LIBRARY
NOV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6
Z6W34
v.4

[redacted]

上元王文烜遂升編輯

文王全旨○此詩首言周家受命之由始于文德繼言子孫保命之道在于法文故惓惓以念祖爲言可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須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分兩截○儀型文王是通詩結穴處而儀型之實不外敬止故穆穆二句最重首章以天字起末章以天字結反覆更亡告戒諄切

首章○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室受命之由以戒成王也曰天下不常者命惟德可以致之王亦知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是以周邦開自后稷國云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日蓋維新也夫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生死有間其神之昭于彼即其德之顯于此有周豈不顯乎於今受命則是天命肇啓曆數方來正應其期也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在上之神一陟一降日在上帝之左右與天爲一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

首二句形容文王鑒臨之神以動成王之聽爲一篇領袖顯德受命詳在下文在上尊之也亦親之也於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是盛德不磨滅耳但此處只就神言勿露出德字周雖二句根上來命維

---

# 詩經卷之六

朱熹集註

## 大雅三 說見小雅

###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

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言。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也。不顯。正是昭。不時。正是新。充滿宇宙貫徹古今故曰顯。撰運肇啓方興未艾故曰時。德顯則取法爲甚近。時命則垂裕于無窮。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說。然亦須贊嘆得神。見文王之神。觀今尚在。是何等昭著。而子孫敬天法祖之意已凛然意外。

亹亹章○夫文王以德集命者不獨今日也。惟此亹亹之文王。其德純一不已。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弥久弥芳而不已也。惟其德之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我周。不特尊榮其身已也。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而曆曆數之傳。支庶百世爲諸侯而享封爵之貴。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不但此也。凡周之臣庶。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之本支相匹休焉。蓋福子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文之敷錫我周如此。

此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聲。獲無窮之休也。亹亹。雖訓勉强。須說得自然。即純亦不已之謂。聆含下緝熙敬止意。令聞根亹亹來。正應首章。新字。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于其孫子也。下又頂孫子句。衍出本支來。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世。皆與亹亹不已相關。此正應首章時字。孫子周士重在孫子。周士不過孫子之輔。百世所指者遠。乃未然事。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之總稱。不顯亦就德言。勿作祿位之顯看。子孫修德。即下永言配命。羣臣修德即下厥猶翼翼。

世之章○自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弥光。其德豈不甚顯矣乎。而其謀猷之獻皆能翼翼然恭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皆生

---

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强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

于今日文王子孫之同其盛如何且國之托重在人文王之國能生此思皇之士則中立維持以資國而以固人心實維周之楨幹翳然則此濟濟然衆多之士與國同休即今日文王在天之靈不有以默慰而安寧乎天眷文王驗之命周之福者如此

此章是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世之不顯承上章而言厥猶翼翼郎緊頂不顯而足之翼翼訓勉敬者言周士謀國不敢怠忽而勉于敬也便與上章亹亹之德下章緝熙之敬相為一脈蓋然有君臣合德之意多士王國俱以今日言生此二句見天意所鍾王化所被國楨是文可經邦武可定國以寧是寧文王之神孟子孫安而文王自無不安以字不空以此周楨寧之也總見周士能與文合德故宜其傳世之顯然何莫非文王之福乎

穆穆章○夫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所以為德之寔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昔之爲於昭之神而垂之爲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爲之也其敬如此其德盛矣是以維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旣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

上三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此穆穆二句方指出一箇實德爲一篇綱領見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本于此穆穆訓深遠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穆穆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其德之寔也緝者續此敬熙者照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耳假哉天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文王時大意已屬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強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聲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

至商孫子服其命方驗耳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集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侵惻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則重在商

侯服章○夫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存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以殷士容儀膚美而才能敏捷者皆執祼將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而其祼將之常服于身者則黼裳在首者則殷冠是天命雖已革而常服猶仍舊矣觸目儆心其機甚可畏也安能無惕于興亡之感乎而王之藎臣受爾祖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爲而于我臣服商之臣胡爲而于我祼將皆爾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

此承上言人心歸周以啓後王法祖也重天命靡常一句此便伏有常念意在膚敏是平日有的但在今日祼將時見耳助周祭服殷冠興亡之機顯然在目故呼王臣而告以念祖言若不念則又將服周服而祭于他人之廟矣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祖且虛說留下章修德說○此與上章一以商之孫子引來照本支百世之業一以殷士祼將引來照昭上傳世之顯把商周一興一亡兩乜相照無非教他鑒殷法此能鑒殷正是念祖緊切處

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音灌**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音許**王之藎**音盡**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六章○然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乎爾祖也然念之豈有他哉亦曰爾祖之德爾所同得者也要必儆以作事而聿修厥德焉然天人理欲之機常乘間而出入又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無不合天理以造于帝匕之緝熙之敬則德修而凝天命固人心盛大之福自我致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德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今日矣今其子孫皆侯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顛覆厥德故也爾宜以殷為鑒而自省焉則知駿命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此言修德凝命正其念祖之切實處上四句勸其法祖下四句戒其鑒殷重法祖上德即是教末言即緝熙此章命字俠天理言顯則章以福祥言者不同自天付之曰命自我得之曰德修德正是配命多福不外維新之命陳錫之休求福即在配命中曰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也喪師以人心言殷之未喪師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見深匕

末章○夫天命雖保殷鑒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天者紂之尤也爾必鑒于商殷無如紂之穢德彰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自爾躬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彼天命之不易保者自爾而歸之可矣且廢興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興者

詩經芸疑

攷序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　)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

**殷之未喪**去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去聲○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

而祈之于天曰殷何爲而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爲而隳此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人之天不祖文王德與天合即天載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可以得其理則義問宣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王者矣人心孚天意自不能外何駿命之難保哉不爾王可深長思矣

此言命之難保而示以保命之道亦重法祖上首句承上起下之詞要見可敬懼意不躬不字直指成王言不修德便自絕于天能修德自然令聞彰著故曰宣昭義問義問者對紂之穢德彰聞言耳殷之有德與無德上此是實理何消去度他乃度其所以興亡所以與天合處此三句只引起下法祖意全重儀刑文王上見得廢興予天而天者不可度惟有法祖乃是保成實著此正戒王喫緊處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便了作字即心悅誠服之謂此即人心即天命也首言文王之神與天陟降此言法文王即所以法天如此則在天之靈可慰而駿常之命可保矣末二句要得懇切丁寧之意○上章由法祖說到鑒殷此章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廻文意也

**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

六明全旨○通詩以明明二句爲一篇宗旨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而詳以殷亡之事爲下文武受命張本二章及三章述文王所由生見能以明德基赫赫之命以小心句爲主重一敬字四章至末章又述武王所由生見能以明德受赫赫之命以燮伐句爲主重一和字但命必至克商而後見故前詳言德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

所作味其辭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藎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藎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有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赫也

首章，此亦周公戒成王陳文武之所以受命也曰天人之理相為流通德命之機相為感應惟夫在下者剛健中正篤寔光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予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為信也君位亦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王無德則亡后我者則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為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所居之位即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樞所傳之嗣則殷適也又非若支庶人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宜其係人心而挾四方乃使之不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

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絶于天者証之明明者明而又明只是一箇純敬也赫赫字應明明字須合得人心集大統說有明明則有赫赫恒相因者夫難二句承上二句來難忱以去留予奪不可依以為據說不易即于難忱中看出維字可味此非王之不易乃明明之不易也末二句舉紂以為証使字重使乃天使之可見無明明之德必無赫赫之命矣與下文武以德受命相反看

摯仲章，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周之業基于文王則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君雖乎其為配也惟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国來嫁于周以作配于王季曰為京室之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惟皆以德而是行明類長君德之行于外者無愧于父道也端莊誠一德之行于内者



章言其命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 **天難忱斯，**音諶 **不易**去聲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 **使不挾**子燮反 **四方。**賦也

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摯**音至 **仲氏任**音壬 **自彼殷**

鍾秀于此[illegible]父而爲聖父母而爲聖母以貞元所會和氣所鍾大任
于焉有身旣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然矣夫豈
偶然之故哉
此是推文王所由生見靈鍾秀之有自也首尾重文王上摯仲
四句一氣說及字與[illegible]維德之行總不外明類長君思齊思媚等
意叙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乃文德之發源也然父母非兩平開說
須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慶也
維此章○夫文王生有所自如此其德之盛何如哉惟此文王斂一敬
于心而不敢以自恣蓋貫動靜徹隱微翼翼然其恭慎者矣以是德而
格天則此心光明眞可以對越上帝精誠上通而多福自此而聿懷矣
以是德感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至誠動物方國于此乎來
受矣德之通于天人何盛乎夫文王德盛如此所以受赫赫之命者肇
基于此矣
此正言德之明也首以小心二句爲主小心非畏慎之謂是心體
斂藏細密處翼翼亦本體如此不若工夫昭事二句得天厥德二句
得人俱從小心來昭事是顧諟明命之意不可說作祭祀受回即
靈府於此之歸不與得天下相同以敬承天則此心光明可對上帝
以敬治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illegible]自我懷之受方國通
在自我受之方與明德受命之基已在于此末四句歸分天人
然終非敬對受方國正上帝之命何多福也
天監章○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實無所自焉彼天之監
照實在于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歷數之傳而天命保集于周矣

商來嫁于周曰嬪（音貧）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尸羊反）生此文王（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天監在下有命旣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illegible]

使不定理而生聖子何以承是命哉故天于文王之初年父母育室之合未與而天已為之默定其配在于洽之陽在于渭之涘所以儲精毓祥而培窈窕之淑者全藉此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求所以君子好逑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此及五章六章皆推言武王所由生也首尾宜專重武王身上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不獨指文王命集何須透末章代商之命講初載非初生乃幼時也天作何最重洽陽渭涘當有錄迪之靈奇祥止是長大可婚之歲不必泥定納采親迎說有子言足以應文之求也○張賓王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既承上文說來言赫赫之命已集于明明之文矣但要生武王以成之耳故遂推本武王之生于文王之娶太姒也

大邦章○旦是大邦之子以其德言之但見幽閒貞靜與天之妹猶不已若同一氣類儼然天為之生而彼為之妹焉其德如是則諒我文王誠無愧矣文王于是卜云其吉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夫以聖人而得聖配則可以承神靈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君子之好逑聘古之奇觀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此言聖配之德盛而大婚之禮隆也重德上天妹尊美之詞天之德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於天與之無間若相為伯仲者然文定何定納采請期婚禮之始親迎何是奠雁御輪婚禮之終造舟以倒敘法也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通往來而親迎耳不必顯其光就以

**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將里反○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于下其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去聲**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

此聖德所以克稱自此顯赫無窮也[illegible]合今
古不世有之靈秀于一家而淡天壤不可無之瑞于萬世者此不顯之光昭也

有命章○然文王既得聖配不由是而生聖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然又以大業非聖子無以承聖子非聖配無以生今此莘國太任之女有莘侁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于斯人有賴矣故天又篤厚我周使繼文王之後而生武王之助保佑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而務文王者又以之命者武王也

首五句是要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重說起蓋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有命是專命文王與天監不同若曰天命文王得聖配篤生武王而命之以伐商也于京就所居之地而命之井謂周京為與王之地也纘女二句與作通下節有太任為之母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纘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故謂之篤保其助命其行命為天子而使之襲伐大商正武王受命上之命也伐即見武王踐天位不于天地之和下二章皆明其伐大商事

殷商章○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于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旅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則之師皆離心以衆寡論之似不可謂不盛矣但彼衆雖多而皆離心離德維予之師同心同德為之勢則然中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未可必命之定于天者不可易今周德方興商命已絕上帝實臨汝矣尚當順天之命率行天討毋以寡衆之故而

王特所製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女維莘長**上聲**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佑**命爾燮伐大商**○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

二其心也夫武王有未決之心而衆又贊其決如此然則牧野之師豈
出于順天應人而非武王之得已也
此與下章皆是了寔伐大商之意殷旅如林畢就紂師說矢于牧野
就商周之師說然此係陳兵非交兵也侯興者以義興師人心共奮
也上帝臨女即天命決人心也二心如顧名畏力之類此二語亦只
設言以見衆心之同也文王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至此則上帝已臨
女矣衆心即是天命武王惟是順天應人而已
牧野章○以伐商之事言之牧野之地洋洋而廣大言其車則檀車煌
煌而鮮明言其馬則駟騵彭彭而強盛師衆之陳于牧野者何其盛也
然師衆之行誰其統之惟有太師而號尚父者奮其鷹揚之勇以
佐助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而將帥之賢允極一時之盛以是將帥之賢
統皮師衆之盛而肆伐大商則一會戰之頃而穢濁之風已除清明之
治立就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其命于始武王以聖
德其命于終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此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
修德以保天命哉
上帝是陳兵時事此章是交兵時事牧野洋洋是會戰之所言非明
權非閒道檀車駟騵煌煌彭彭言旣整且暇所謂堂堂之師
也鷹揚見其義氣奮激直欲決大難以快人心不必自戰武王伐
紂此章中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俱在一時
人心上有出只隨亡叙伐商以象如此宜輕提逝而議重武王肆伐
上肆亦是人心用奮非武王從之也惟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
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會朝言其速也此

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
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
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
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
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一）牧野洋

**洋檀車煌煌駟騵**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讀

師尚父○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
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
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
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
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正武王以□上之□之受命也之□安

附考太任文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能胎教云○王季古公子古公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俱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讓位泰伯不受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事殷爲西方諸侯尊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至武王有天下追公爲王季云○商紂名辛又名受紂之同母三人長微子啟次中衍次紂受母之生啟與衍也尚爲妾已立爲妻而生紂帝乙欲立啟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紂性狀昏智足拒諫言足飾非有群臣以進如己紂愛之使師涓作新聲爲長夜之飲始爲象箸有諫者如己以爲罰輒殺之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周興孕婦斮朝涉之脛醢九侯脯鄂侯及牧野之戰兵敗赴火自焚武王斬之懸其首于太白之旗○尚父姜姓名尚一名牙東海人其先神農裔伯夷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子孫從其封爲姓尚其後也年七十釣于渭濱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果得尚于渭陽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師事之從武王克商號爲尚父封于齊

愾七全旨○此詩歷叙周家創業之難以戒成王使不墜其先業故自祖宗微時稍到日微則王季其詳爲但只首篇稱已何此意可該全篇文章點內助與末章排功四友俱見偶然大關係○集註音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章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緜緜瓜瓞音□民之初生自土沮音□漆音七古公亶音□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

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似太王遷岐事故今詩亦叙太王事獨詳
首章○此亦周公戒成王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
以受天命也曰王業之成有所由始可知周業之所自來彼瓜之爲物
緜緜然引蔓不絕至末而大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瓞而已
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
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上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爲重窰于地上陶
穴爲土室于地中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觀家未開朴陋尚存可謂至
微矣不猶瓜之瓞乎
首句可該全篇比意言瓜之大始于瓞猶周之盛始于微意却重在
先小上說緜緜二字宜玩惟緜緜不絕乃能如是中間不知多少盤
根錯節秋實春華致有此光景初生猶言始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猶民之始生也不窋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也由此而復
振若初生者然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戎狄時說復于土上
上與穴繫地也其狀皆如陶然故曰陶復陶穴未有室家若無室家
也只是不備如下文宗廟門社之制只備耳若君民之業此章古
公自公劉推來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下文始可言古公之事
二章○然是古公亶父也其在邠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謀爲遷邠
之衆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率彼西水之涯直至于岐山
之下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其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
爲一時之創造實非久遠之規乃爰及姜女同來相度宇居察決野之
何生衍地利之攸宜蓋欲求爲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居極之所也
抑亦洪之慮矣遠哉

---

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幽也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

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涯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此言太王避狄以遷都而致孫子始也次節言走馬來朝上王保国安民之心畧治民從之意此是正大之舉不可涉入倉皇意象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宵字似有倉猝間關而一段畧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遷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行宇乜字包下宮室廟社授田居民意在不單指爲君居也。

周原章○逆至相土之時遂得周原之地膴乜而肥美雖堇荼之苦者亦甘而如飴焉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聚大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爲詳也于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于以酌其可否焉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决也于是又契龜而卜之于以察其休咎焉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此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適哉。

此承胥宇來要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應乜言地脈之美即物之苦者亦甘正見地脈美也三爰字具見愼重周詳無輕率苟且之意爰始爰謀便有人允意爰契我龜便有神協意神人協允益見周原之土地可居也而曰字不可忽乃告其民之詞承上節說來築室亦該後四章意行轉上章胥宇句自。

迺慰章○此節既定民事當與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乃慰安之使其勞乃止焉以定其居乃左焉而列之東乃右焉而列之西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備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事也于是乃疆焉而治其田之大界乃理焉而別其田中之條理乃宣焉而散居以便乎田事乃爲之畝而耕作以治其田疇而所以爲養民之計者備矣但見自水滸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謨悲反**爰契**音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已反**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

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也如此。

此見重民之意總上二句。是定居以安民。繼理二句。是授田以養民。末二句總上四句說居食皆民事也乃者繼事之詞八迺字見其勞民經理經營不敢稍暇也左右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耕畝要見傳業雖移而丘甸如故。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爲之謀如此執事執安養之事。重在周字周于未有室家之前尤見一段汲汲爲民之意。下數迺字俱承此遞去。

召司章○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營國邑者司空者也掌徒役者司徒者也於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而陶復陶穴之陋自是而室家立矣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司空司徒承命率作位處當審也則以繩正方面規模之預立既正矣然後版築可施也則束版以築而上下之相承因是宗廟之作翼翼而嚴正所以安神靈崇孝敬者在是其重宗廟也如此。

此命官以營建而即營宗廟之意。○營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令徒以役致衆以備工司徒之職也。故兩召之總只一時事不分先後俱立室家對上未有室家而言凡宗廟堂寢門社皆在其中。此上三句總營作之事。其繩以下方主作廟說繩直如分何處是廟何處是庫廄何處是宮社皆以繩直之而位處之各正使其表端也又束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使其基固也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藏之齊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鬒前堂後寢左昭右穆規制端嚴也。

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捄**音俱**之陾陾。**音仍**度**入聲**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音憑**百堵皆興。鼛**音皐**鼓弗勝。**音升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捄之章○宗廟既成宮室其可以不作乎[illegible]則陾陾其人之衆役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且築之也登登然持之用力而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鼛鼓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競勸如此。

此就縮版以載者而言見非特作廟爲然凡治宮室皆先填築故此章竟從築墻說起陾陾謂盛土之人衆也薨薨謂投土之聲衆登登[illegible]聲相應馮馮謂削之聲堅聚室非一故曰百堵衆役皆起故曰皆興鼛者鼓也蒙鼓戒民勿亟而人心競勸愈作愈疾鼓不勝其聲也。

迺立臯○宮室既建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臯門乃立臯門以肅乎外則伉乎其高大足以聳中外之觀居中應治者爲應門迺立應門以肅乎內則將將乎其嚴正足以嚴居正之度矣內見衆之所以爲除地以爲壇其名曰冢土焉與且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以祈余勝之功也此雖一時草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萃于此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此立門社而其爲尊其用大也三立字是創始有然然所以禮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而後世門制臯郭之門曰臯者取明遠在外之義有伉然可以壯郭[illegible]之內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義將將則可以陳宗[illegible]總社稷本爲土故曰冢社而不居所以通天地之氣而[illegible]戎醜攸行未然事此三立乃不朽大業曰太王創立之而此亦所本有者但不要說是擬王者之制度。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音抗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音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音殞柞棫拔矣音作音域行道兌矣吐外反混夷駾矣混音昆駾音隊維其喙矣音[illegible]○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

混夷章○大太王之遷邠神人協來安撫戮衆室門社文次第而成其功則綿理周悉而內治亦既修矣故雖猶難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然聲聞自昭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喪在己之聲聞焉及其后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於是木拔然而上棫道路之間兌然而疏通昔爲險阻之區今爲文物之地以故混夷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後惟其喙息之狀而已矣暇于我侮哉。

此言能服遠人也從太王遷至文王肆字承上自修遠來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曰不隕厥問柞棫拔行道兌遂七然成天下一大都會矣是混夷狄人畏種太王在邠爲狄人所侵遷岐又爲混夷所攝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駾字從馬謂其奔走不顧而自攝突也喙者氣不得伸也乃奔突竄伏之形狀也維字見不暇他謀也極形容其畏服之狀四矣字見盛德攝人者不期其殄而自殄之意此四句總敘文王中間包承三世蓋總敘周家王業積起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終于文王耳。

末章○夫外夷之遷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來質其訟之成而觀感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于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蹶然動其興起之機昔周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是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后之臣而相道而后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奔奏之臣使德譽不墜于下流而德之



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兌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音厥**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後**去聲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音走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

所施[illegible]以呈言之文[illegible]析斷[illegible]俾之臣使內外特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illegible]矣夫有文王之德爲之本又有四臣爲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歸而[illegible]生之[illegible]所由[illegible]合而觀之太王開于前而王迹以[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於[illegible]而王業以成[illegible]祖[illegible]孫相[illegible]首尾此周之先小后大誠無異于瓜瓞之緜緜[illegible]矣[illegible]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業也哉

此言文王以德受命而推功于所助也[illegible]成[illegible]因不平而來求正以得其平也此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之文的生[illegible]生以興起之勢[illegible]明上[illegible]初生[illegible]最弱至[illegible]是[illegible]然與盛今雖[illegible]而[illegible]王邪[illegible]而命則新非復初生微弱之象矣疏附正[illegible]遠而能使之[illegible]附于上也先以引而後以推此服心之臣輔君德者也[illegible]上之德[illegible]下而布君之[illegible]于民此[illegible]之臣[illegible]君德者也[illegible]折[illegible]千里人無敢侮之[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侮子曰乃擬議之詞言文王得人之盛非[illegible]所能測也須以文德爲主

附考太王古公亶父公劉九世孫公叔祖類子古公居邠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illegible]戴狄人侵之去[illegible]渡[illegible]止于岐山之下邠人從之者三千乘[illegible]亦多歸之[illegible]周古公[illegible]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惟昌乎後文王[illegible]太王○太姜呂氏女太王娶以爲妃[illegible]有過失太姜[illegible]事必[illegible]

允允全[illegible]○[illegible]文王之德[illegible]前三章言德盛而人[illegible]人所以歸由于德之盛只在人心[illegible]而

其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而歸者四十餘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平[illegible]同之[illegible]平陸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生[illegible]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illegible]起也[illegible]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虞芮[illegible]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illegible]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illegible]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治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小想見聖德之盛是說便無味矣

首章○此亦以咏嘆文王之德也曰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之我辟王乎彼芃芃之棫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薪積之以備用矣況濟濟之辟王乎盛德著乎容貌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在左右之即其德者皆趨之于左趨之于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也

以木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歸薪則供其用于今日槱則備其用于異日濟濟是歎詞只就聖德上說而德即在其中左右只是無方不作近臣說言內外遠近在在傾心也奉祭行師二事

濟濟辟王○此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之時固執圭瓚以祼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右者皆奉璋瓚以助亞祼于后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同于趨向之誠此奉璋者峩峩然儀容之壯盛一皆髦士之宜于礼者也所謂左右趨之者不于髦士而一驗乎

此合下章與承左右趨之意發此言人心歸于相觀之時也首句提起濟濟之言勿指祭祀之容祭祀意精在此句之下左右與上不同此單指祭時之左右言奉璋註自明文王未嘗為王無執圭瓚之禮依註特引禮之全文耳峩峩就奉璋時見其衣冠俊偉貌端莊如此惟宜升降進退皆有其度正宜此奉璋之職也講中只就重文王將人上不可遺髦士

淠彼涇舟○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淠然而行之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感戴故從事于征

---



芃芃音蓬棫音域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壁王左右趨叶此苟反之○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趨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叶牛何反○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淠音譬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叶音籍入反○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

伐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固有爭先而恐後者矣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不于行師而驗乎。

此于行師見人心之歸也同舟者必共濟興慕德者必相歸于邁泛言如在國有巡省祭告在外有朝會征伐皆是及之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后如不及之意六師天子所用此曰六師亦極其盛耳○輔慶源云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內或外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倬彼雲章○夫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聽彼雲漢垂倬然之象則所謂文章于天而昭明可觀矣況我周王惟其享有壽考也則聖德之純既有以立教化之本而歷年之多又有以收久道之功將見造道微融大周徧所以盡斯人而鼓舞者亘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此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興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漢之在天似[illegible]故曰雲漢融液乎析木之[illegible]稱昭回乎東井之[illegible]暨乎東方之[illegible]尾沒于南方之天觀此詞爲言也壽考字不可忽久道所以成化也作人自周王振作人言勿就入化說此乃盛德之所[illegible]不待[illegible]而[illegible]士六師皆在中

追琢章○至若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illegible]爲治孰不有紀綱惟夫勉勉我王以純亦不已之心運爲悠久無[illegible]則綱爲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爲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不已至乎大文王能振作綱紀大下[illegible]士六師趨向而追及

無不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倬（音卓）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閒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追（音堆）琢（音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

之豈容已哉此文德所以為盛也
此言文德之純而有以聯屬乎天下也與重至字意以兩項與一項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其德之純亦不已自有以維係總理天下之精神無工夫朱子語錄謂四方皆在術線索内故著箇便動此詩精絶。

旱麓全旨○通詩只是寫旱麓豈弟之妙而福禄特其証佐作人祭祀亦是借來不必為後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添出天字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也總之以歌咏文德為主。

首章○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也曰天人之間惟一理之自相通也瞻彼旱山之麓其地之美也雖無意于榛楛而榛楛之生自濟濟而多蓋其山高大麓之得其氣也深厚則草木茂盛也况我豈弟之君子其德之盛也雖無意于福禄而福禄自歸之蓋天地間種種福禄莫非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温良易直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其干禄以豈弟也皆自然之理如此。

以旱麓之能生物興豈弟之能獲福以自然之理為興也豈弟就心之所有言樂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干禄豈弟言有是豈弟之德而禄自至正與夫子之求之也一樣禄字要講得濶如集天命得人心皆是。

二章○不但是也彼瑟然縝密之玉瓚則雖不期于黄流而黄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必美物以類相從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于福而福禄必下于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類感之理乎

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户**濟濟**上聲。**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禄也豈弟矣干禄豈弟言其干禄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瑟彼玉瓚**才旱反**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叶呼攻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黄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黄流

以[illegible]之必注矣味與[illegible]之必[illegible]黃流主[illegible]玉
瓚不借光于黃流而黃流自注之德以[illegible]玉瓚不重黃
流豈弟似是君子之美德而美德在下故天自降以福祿也夜降自
天而降于其身也註兩必字重看。
三章○自其作人言之彼鳶之飛也則必戾于天矣魚之躍也則必出
于淵矣天壤上下之間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況我豈弟君
子以盛德而鼓舞乎斯民吾知天下自[illegible]于丕變固有日遷善而不知
爲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以鳶飛魚躍[illegible]以狀大躍淵興作人蓋以天地之化與聖人之化。詩
之以[illegible]此作人與前不同前章作人根壽考以久道言此章作
人根豈弟以各得言與飛躍相照自感化言不作用力說鳶飛魚躍
自[illegible]之文王開天下以自有之天機人皆鳶魚人皆飛躍人皆
遊其天淵而不自知矣。
清酒章○又自其祀神言之祭必有酒也而清酒之既載矣祭必有牲
也而騂牡之既備矣我豈弟君子以是酒也以是牡也以享以祀於神
明之前[illegible]非但[illegible]物之備哉[illegible]明德之[illegible]而誠[illegible]之
有[illegible]之福慶有自來矣不有介福乎。
此言祭必受福全本德來特因本文[illegible]注曰承上章言有
一句不[illegible]以享何要然人明德之[illegible]與[illegible]酒[illegible]豈弟[illegible]
相關[illegible]祀但[illegible]福[illegible]不可泥[illegible]以介福也。
瑟彼章○然君子之感神不特祭而[illegible]也[illegible]其生之[illegible]也則
人必[illegible]之以爲燎然之端矣況豈弟君子[illegible]不愧于鬼神則幽明之

詩[illegible]註上[illegible]

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
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鳶**音緣**飛戾**
**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
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
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
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
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
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清酒既載**
叶節力反**騂**[illegible]**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
**景福**叶筆力反○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
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去聲
**矣**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
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莫莫**

文王固撫綏爲之必王者矣不爲神所勞乎。
以物盛必爲民所燎爨與盛德必爲神所慰勞如思彼行葦陰翳
其豈弟之表而安慰恤之也神字兼天地山川社稷此自平素言不
自祭時說亦不就獲福上說。
莫莫章○然君子之獲福非有意而然也莫莫葛藟猶其生之盛也則
自然施于條枚而有相附之勢矣況我豈弟君子則自然以德獲福而
穫安貞之吉矣豈出于回邪者哉文王豈弟之德何其盛也。
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與德盛自致乎福祿此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
意也亦與首章同凡求福者有覬倖之心則爲回今不求之求何回
之有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總是形容文
王之盛德。
思齊全旨○全詩以肅雝章作主重在無斁兩字蓋純亦不已乃文王
之所以爲文者特原其德所由成後則詳其德之盛也
首章○此亦以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
亦有以成而助之者文王之母果何誰乎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
其事周姜也寔能盡媚愛之誠而稱爲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文
王之妃何如彼思齊思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文王之妃太姒則能
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其男有則百之盛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
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王之德信乎其有自矣
文王之德固以純乎天成且助然邈其始故并敘之不可泥定說文王
之德由于有聖母賢妃也齊媚二字照下文和敬字看此四句不
平重思媚一句蓋其能盡婦道正見其爲聖母大姒二句只重一嗣



莫莫葛藟音壘施音異于條枚音梅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音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音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賦也
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宗徽音即大任思齊媚之意不可倚與恐所以男正以驗其賢不
主效說則字驗過上句語氣數之極
二章〇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平日所接言之我周之先公世有令德
而少有所違則不免于怨恫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神明
感格之下先德之克角無有怨恫而痛疾之者於接神不亦得其道乎
且其儀範克端有以刑寡妻而不忒焉由是以至于兄弟于之倫理
之也以御下家邦納之于綏徹之化也接人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
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盛哉
此以接神接人言四下宜玩是文王惠之則之也惠宗公不指祭
時乃平日所行克由其德相與默契也此一句主我感神言佛剛二
句主神歆我言時是也以其顯德有違很為怨以其愚不仿而
痛之爲恫刑訓法匕至美夫婦不加以機則恫勝而恥刑字通管下
文兩人無不化上不重有序自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
故曰至御取相接之意下觀法乎上之儀法與之相接故曰御
三章〇又自其所在言之彼僩僩以和乃上文上之在宮則雝雝然而
極其和之至也宗廟以敬為主文王之在廟則肅肅然而極其敬之至
矣幽隱之地見聞不及所易忽也而心無斁其微亦常若有所臨焉蓋
不顯而視之若顯也所存之德渾然純然者不必加其保守也而心愈
密亦常有所守焉蓋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其德之純亦不已者如此
此兩節其德之純俱在心上說上二句于臨字上見其純下二句于
常字上見其純雝匕肅匕于在字上見其至要有兩在字見將指之
宜世要有兩字所謂純亦不已也不顯以心體之微言無射以心

恫音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叶卜工反〇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
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〇
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
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張子曰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〇**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雝音邕 貌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射叶音妒〇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
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
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〇言文王在閨門之
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
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
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〇**肆戎疾**
**不殄烈假** 上聲 **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〇賦也肆故

体之純，言亦臨亦保，只如其不顯無射之初，若著意矜持，便非文德矣。

四章○文王之德既極其純，則其見于事者又何有不美哉。肆今大難之來，雖不能以殄絕，而光大之德未嘗玷缺，盡[illegible]之變如[illegible]夜相代乎前，而不為之少損者矣。事必前聞而后式也，彼則雖無所前聞而亦無不合于法度。人必待諫而后善也，彼則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于善。蓋自然有成法，而何待于聞；素履皆天則，而何待于諫也。其德之見于事者如此。

此承上德之純來，不作無所說。絕之德妙于純，自然不因思難而有損，亦不待人諫諍而後[illegible]。況不必入事實，烈假言德之光輝盛大無瑕缺，如云[illegible]難而正，志過坎而有學也。非指聲與問聞以已然之法。古式謂所行自合法也。諫以當然之理言，入謂所行自由于聲色外，要有得[illegible]時上有聖王，賢無前聞，下有多士，敢無諫諍。何聞何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兩亦字天然契合，即純亦不已之意。

末章○夫文王之德見于事者既極其盛矣，而天下有不化成乎。故今一時人材皆得成就，以成人則有德焉，德性涵養而大以成大矣；以小子則有造焉，學術進修而小以成小矣。夫是成人小子也，固天下之[illegible]士，而人亦以是[illegible]。豈無自而然哉？蓋由古之人文王之德純亦不已，[illegible]其[illegible]作人者亦勸勉不已，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成人譽以有德顯于天下，小子則以有造與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illegible]其何以致之哉。此則德行所本而極其盛也可知。



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斁音亦。**譽髦斯士。**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此章承上說來言其德化及人也有德是造之已成者有造是幾務進德者造訓為俯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造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即斯士之與譽古人無數重看金追玉琢之章圍四方于綱紀鳶飛魚躍之化庫一世而甄陶是古人之無斁也此正惟人才成就之本見文德所以盛處

皇矣全旨○此詩首言上天立君之意次叙周家受命之由總見得天由于安民安民在于修德故叙三王皆以德爲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章詳其事以足其意

首章○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曰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彼皇矣上帝雖曰高高在上其照臨天下則赫然甚明所以監觀于四方者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固上天之意而擇君寔安民之要維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獲以承天意而爲生民主乃于四方之國爰究爰度于以審其孰爲安民之君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天之擇君如此惟我太王緝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爲上帝所欲致者于是眷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使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而州句言天之意于安民而命太王張本而首眷西顧則申以太宅能安民故也有赫說明威上監說未及福善禍淫意民之莫乃監觀之意雖以民言亦使有立君意了二國只言夏商勿專指桀紂太王時紂尚未生而桀又其往事也不獲謂所行非安民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入聲○**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作之屏之**音丙**其菑**音緇**其翳**音意

之政究者尋究其人度者揆其稱瞭與否正求民之君也爲致也循
取也言有德能安民之君爲上帝所取也增其式廓是增大其致天下
之地俾有可爲之勢也乃眷西顧以大王抱明德于西土上帝之
所眷之者此指岐周之地與之爲宅正增其式廓使弘布安民事業
也眷顧卽所謂究度與宅卽所謂式廓○其曰二國曰四國曰西俱根
四方求曰究曰度曰顧俱根監觀求
二章○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佃是承天命而遷于岐周以治之殆
彼岐周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區也自大王居之但見有作之而拔起
者拔之而除去者其僅立死之翳與其自斃之蘚也有修之而剪其濫
叢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其壅叢生之灌與夫行生之栵也或啓之
闢之而重致其除者則[illegible]之檿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良
材者則曰檿曰柘之美材也夫大王居岐而土地漸以開闢如此則道
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爲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乃上帝以安民責
在明德乃遷此大王明德之君以居之而俾使昆夷遠遁而去矣
天又爲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則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
此其故基矣法太王承命遷岐以致民者如此
此詳言太王開岐立國之緒正善承與宅之命也八句分作兩修平
是去其死而存其生有我培植復遂敵壞剔是去無用以存有用
有刪煩挑簡意大王惟欲闢地安民故其要除如此可想見太
王之明德當是可卽一句在頭與宅一句意但前是欲與之此是果遷
之也串夷遠遁正與上開闢二句緊承相連在此岐而此將定頓其
[illegible]之地林木之不可以拔遷天立分對壽既有明德以治例又有賢



**修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 **啓之辟之、**音闢 **其檉其椐。**音居叶紀庶反 **攘之剔之、**音易 **其檿其柘。**音厭 叶都故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音貫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

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檟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串夷卽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

如以治內謂遷惟弟受命旣匡受此帝耆之命而一代之業以此
其始八百之祚即此衍其終當立配時而西顧之天心已有所屬
也
三章○然纘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視岐山見其柞棫之
木拔然而除松栢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衆矣然西顧之眷固
德之遷帝既作之邦以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其
誰與對也故天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爲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
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太
王王季之時傳世之事雖未讓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繼太王之
緒矣他日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
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
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寔因此心之自然友其兄焉既友其兄且其受
讓之后則益修其德以厚周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寔有以錫之凡
說王季之勤家者皆稱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是故受天祿而不
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此言天命定于王季四言王季之德足以承天命而開王業也首三
句轉乃承上起下之詞重作對上言作之而未已拔道已通則與定
之命已定于周而作邦矣然有邦無君將誰與對故立之君以承當
也自太伯二句粘上作對言初生二賢將而纘太王以當此邦者也
屬之王季矣因心則友四句不可以未讓既讓分始末言王季之德
而爲天作對之意因心則友○因是可日愛兄以兄讓受亦從事於推
言耳篤慶謂太王以德受命而王季益修德以厚之錫光猶跟着篤

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
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
卒成王業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音佩 松栢斯兌。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己反 則友其兄。叶虛王反 則篤其慶。叶祛羊反 載錫之光。叶去聲 受祿無喪。平聲 奄有四方。賦也

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
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
也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
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篤厚
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
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
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
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太

慇衷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愛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爲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受祿無喪是得天命于身奄有四方是衍天命于后此句雖暗指文武言要見王季所貽意四句○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貊之使之遐近洋溢而有以杜夫非聞之言天之默相王季如此是以其德精明理無不達事有是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類焉且勤于敎誨無有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于賞罰無有偏私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群下莫不徧服何克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不時顯示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后久而弥光無一毫之可悔焉凡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貊之所爲也夫惟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既受帝祉而膺作對之命施于子孫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

此言德備于德稱帝度其心二句最重需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凡人心徵于物不能裁諸義者天奪之衷也天奪王季使其心自定衡而制義理之宜明是度其心也即是全德所從出德無玷缺天下自無非間之言而有清靜之音矣莫非天之㡳王季也度心德音不可對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敎言君以政言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未及徵諸庶民故又言下此大邦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意邦字廻顧岐山始曰作邦今曰



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旣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入聲**其心、貊**音麥**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順克比**音比上聲**、比**去聲**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施**音異**于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敎誨不倦也克

大抵蓋由傳而斷其故斷從者[illegible]此言其[illegible]周特為
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可見德能感民處除
悔自指文王玩詩不曰至于文王其德靡悔而曰九無遺恨可
見既受帝祉照王季作對言施于孫子兼照文王以下將武王在
內即已受命意有一意○此詩三王各敘一段惟王季上承太王下
開文武雖曰其勤無績可據詩人須述其德却從大王說到太伯之
讓與上文相聯又插入文王施于孫子以起後二段意見于枯淡處
生波瀾而又血脈聯貫不板亦不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
五章○然惟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詳文王德由天縱天若有
言以謂之曰制害相形人心易于畔援而取所不當取者有矣求其以
道制分而無然舍此而取彼爲情欲相感人心易于歆羨而欲所不當
欲者有矣求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情以徇物焉夫人心有所畔援歆
羨則溺于人情之私而不能以自濟其去道也遠矣求惟無是二者則
心之神明不累自然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小扶弱之命斯勸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司
怒是時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密旅之往共焉所以篤我
蓋以周命之大為周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周相倚而不能則周家之成
業損矣今密旅已遏密制王靈以振周勢以篤乎不自以厚周家之福乎
方伯之節矣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何望孫密
之衆師遏密則暴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
亦因其可怒而怒耳豈有畔援歆羨之私哉
上四句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

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祉而延及于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援音院**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工反**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安**徂旅以篤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

十中第十七知
以私意伐之也天命謂性兩箇帝謂都在文王性中見出帝命來無然二字不着工夫畔援歆羨各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有歆必有羨四字須細看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有對待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動猶屬勉強造到極處方是岸其机甚微故曰先登密文王爲方伯時密敢侵共便是不恭敢距處非周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故整兵以爲之對正文王之見理無私也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遏入彼地而伐之曰侵以篤二二以字正見文王奉若天道處

六節○以伐密之事言之見此文王安然存周之京坐致決勝之師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爲我岡矣高岡之上有陵阿焉今高岡既爲我有無敢陣兵于陵以距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高岡之上有泉池焉今高岡既爲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泉以距我而泉池即我泉池矣夫密人矢服則歸附日衆自非舊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爲新都之遷地以岐山爲鄙而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地以帶河爲險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夫萬邦諸侯素係心于王室者今則萃岐渭之壯麗莫不仰挹邑以趨向矣其爲萬邦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嚮心于王化者今則胥戴夫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爲下民之王乎是文王之伐密作都能總其安民之事矣何莫非天命之所在哉

上七句言伐密成無敵之功下是遷都以攀人心也依字就心上說可怒而怒雖怒亦安正無畔援歆羨處如天雖有疾雷震而清寧依字自是一般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

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詁稱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叶于放反○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

字亦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即若屬之我耳亦以為教之言
遂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其字指密而言
邑在前而岐山在後阻山也將是邑在前而渭水在側帶水也
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擇其形便曰方曰皆自臣民之心
遂很作邑來而文王為萬邦所趨何下民所歸往原不係于邑
但依建極之地則繼綿之思有所係觀民之趨則孔殷之情
有所依總是以對天下意講此二章俱黙認無怨三句意
七章○然天命文王不特此耳帝謂文王示有明德于密者念之善德
之不以聲色之可察示則至德中含號令之不事督怒之不形
也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純者猶有鼎革之可指示則至德淵微
不務乎侈大不事乎紛更也何有夏革之長乎且文不作聰明以循天
理有識而不自用其識有知而不自用其知唯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
此皆示之明德而為予之所眷念者矣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大討之
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僭亂逆天害民乃示之
仇同也示當往正其罪同示兄弟和好之國以示鉤援之具以示臨衝
之車以伐崇墉者是文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
此詩上章曰謂曰密侯上帝設為眷念之詞故曰無然此設為眷念之
詞故下帝懷二字貫下四句明德即在下文所見號令皆是敘
是從大德見則此四句一面說下不大不長乃是詩人
之詩非謂帝有聲色但不大不長也總是不自用其知識而所
知帝之天理故曰順帝之則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方就其得罪于天下為天下之所故代之非報

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援音爰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

[illegible]也[illegible]世[illegible]〇指其罪而訊問之兄弟爲同之助鉤援臨衝
[illegible]之[illegible]崇不可勢以伐崇墉想崇必堅強不服與密不同故聲罪
致討如此夫伐崇伐密雖于私意私倂皆以帝謂提之見其一承于
大而無聲也〇李小文曰不大不長不識不知四不字超至順帝之
則若于[illegible]色[illegible]革矣〇者此意便是任知識便不順帝則不曰帝命
而曰帝則觀下未附懷以仁不附絕以義即此是循則便協于帝
末章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與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
[illegible]閑閑而徐緩崇墉言言而高大執訊連連而相續攸馘安安而不
暴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類禡而告其罪于天以遵法遺于古也則是
致禡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所却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亦
來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致附不殺乃同存之仁
如此也孰敢以忿怯而侮之乎及其終不下也臨衝茀茀而強盛崇墉
仡仡而堅者明是伐焉而肆其衆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
絕焉而覆其宗是忽焉而滅其國若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
討之所以從罪人不可以不得已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
不得已乃在如此也孰敢有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天命以伐
崇如此能然安民之師矣然何前而非大意之所爲哉大伐則之崇
于[illegible]文王之德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爲百年有
道之[illegible]或非偶然矣后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illegible]帝上七句言[illegible]待崇而人無不敬下言義以待崇
[illegible]天下帝命說來閑閑緩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而
[illegible]

大雅之什　卷之十　三十

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以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閑閑**叶胡田反，**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音號**安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音罵，**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音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

怒也討罪出于天故薦之兵法出于古故禡之亦以昭其罪于天神也若崇侯□命而來附者使納欵而附亦不專指崇民言伐声其罪而擬之□兵以攻之絕殄其世忽滅其國四方之與首監觀四方相□□以不殺之仁無拂以不貸之義兩以字宜玩四方無侮帝必謂文王曰無侮四方無拂帝必謂文王曰無拂文王之得人心處即□□天命處所以繼王季太王而奄有四方益增式廓也講此二□□不得不大二句意。

附考泰伯古公長子泰伯欲讓国于季歷因與仲雍托言採藥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古公死太伯還發喪哭于門外示不□秋之人不得入王從季歷謂泰伯長當立泰伯讓至再三仍還荊蠻自號勾吳荊蠻高其義歸之者千有餘家立以爲君泰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

靈臺全旨○此述民樂之詞乃詩人寫民的口氣。所謂民樂者不過隨君所有而喜談樂道也須發出民樂君意方是太和在宇宙□想文王于此登臺而望入囿而遊臨沼而觀辟學而講對時育物並造士作人也蓋天地萬物一體景象前二章爲主而臺之下有囿上之中有沼也後二章以辟廱爲主而鐘鼓則辟廱所陳之器矇瞍則鐘鼓所司之官也

首節○此□□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樂而民樂之曰囿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游觀節勞□□□之始有事于經營之而審其位經之而正其方向但□□始□□民所已效勞于攻治不俟終日之久而臺已告成矣此

郵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 經始靈臺叶田飴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是迎于予將已之命而遽以遂其欲哉。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民心樂之如子趍父事不召自來所以不終日而臺成也然則靈臺之成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此民樂君之所形而敏于趍事如此一氣說下。盖勿亟之戒郎在經營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在勿亟之後也經營只喚起之詞靈臺因速而神其名也攻成是一時事末二句只詠嘆上文而形容民之趍事發于中心而無所強也只歸文王平日能愛民非因一時勿亟之令而遂致此

二章○至若臺之下有囿吾王時乎在靈囿。但見麀鹿安其所而攸伏。且麀鹿既濯濯而肥澤白鳥又翯翯而潔白乎此一觸目焉當必有以遂優游之趣者囿之中有沼吾王時乎在靈沼於昔乎魚之牣也洋洋然而充滿躍而騰也攸然而得所于此一臨視焉當必有以適洋溢之休矣吾王何幸而吾王有是樂哉

此民樂君之所在而物得其所如此。靈囿靈沼俱根上臺來加一靈字亦不可忽兩在字宜運看盖民心樂君之樂見隨在無非樂境也攸伏濯濯翯翯與於物等俱就民羨出來世豈無苑囿之禽鳥獸魚之游哉而獨文王之在囿在沼則禽鳥不驚游魚出躍雖在萬物亦皆若其天而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懷矣

三章○吾王既游沼囿遂于辟廱作樂焉彼虡業鐘磬有具也則直者為虡橫者為業業上餘文樅樅然而懸其上者則賁而大鼓鏞而大鐘焉衆音之紀焉以是鐘鼓而作于辟廱也於哉声音節奏之間條理緻如[illegible]論者其鼓鐘乎以是辟廱而作比鐘鼓也於哉大射行禮之盡

---



之。**經始勿亟。**音棘**庶民子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音擢**白鳥翯翯。**音鶴**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此民樂君之所御而奏得其地如此上二句言奏器之備下二句言奏樂之地即直下二句以見王者之樂以虡業樅三件只一物植木為虡橫者為栒栒上有刻板以飾栒謂之業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然也大鼓為賁列于東序大鐘為鏞列于西序樂器不止此特舉大者統衆音而然耳鐘鼓之聲有倫序而不紊亂曰論以是奏於辟廱之地而和氣宣暢藹然可樂蓋君民共樂自有相關固非樂在音樂亦非言地之可樂

末章○於論哉此鐘鼓也信乎其有倫矣於樂哉此辟廱也信乎其有樂矣然使樂將闕樂亦有窮今吾民得以觀聽者聞其鼓之聲逢逢其和則知矇瞍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支也然則辟廱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有是樂哉夫民欣躍由文王能與民偕樂太和其象不在成周乎由開乎

此章上於論二句離以起下極行而廢不已之意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復奏必自鼓始故聞逢之而知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矇瞍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見幸君心之樂未支意不在民之樂聞上

下武全首○通詩美武王歸重武王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來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不墜蓋繼先因以裕後也前以王配于京為主而孝在世德作求二句

首章○此詩美武王之能纘緒也曰我周之業新于文王成于武王文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音墳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平聲鼓鐘於音烏樂音洛辟音璧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音駝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

于武王寔造周也然遡而上之前乎文王有其勤王家之王季前乎王季有若大王王迹之大王蓋世有哲王先緒所從來久矣迨武王時三后雖既沒其神常在天惟武王能盡纘述之責大一統之業祖創而得孫承父作而得子述有以配三后于鎬京中而緒益光矣

此下三章引子重武王上下字照註作文字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内已含世德意在天如於昭于天配京不止繼位要見益大其纘意三后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居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匕相當無忝之謂此句且虛渾說王業說下方言下所以配者由于德也

二章○夫武王能配于鎬京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靜必與理相涵動必與理相循蓋長言合矣之命矣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為孝而為作孚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亦不足以成其信矣

首句只講說世德就德之見諸行事者說三后之所以造周者也作求是所求之有務經權通常變方求合之意求德與配命非兩層在人曰德在天曰命配命乃作求實處世德原是天理但據理去求合于理即合于德所謂求言者只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耳求言配命此即成孚之要成王字者總由人同此理一合于理有何可疑成字在武王身上說謂武王能成信也

三章○大信之所在法之所在也武王之孝既有以成王者之孚而下上之人莫不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体諸身而不息是以其孝為



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首句轉只重式字承言二句正指式之由式本信來自人取法于我曰式自我可爲人法曰則七即是式孝思即是求世德之思求即配命之求但配命以理言孝思純就心上說大意謂孝以思而知變凡三后之[illegible]其后[illegible]家中曲揣之屬乘無非三后而命永配其純則重武王孝可爲則上道理到極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

四章○夫武王之孝足以爲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無有不應焉然所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下也故天下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是武王眞能長言孝思當久不替而其嗣先王之事夫固光于天下顯于四方而昭然其明矣此所以宅鎬京而對三后乎

此章緊承上三句總配于京之意媚茲承上孝式意媚即應也上文求德配命乃所以應之者蓋孝是順德人心所同[illegible]即可無遺于民志人知夫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爲其思武[illegible]是不知其所以順之者一[illegible]以人心之順德上以孝感下以孝應也永言孝思是申贊語昭哉嗣服說[illegible]上說言加百姓刑四海而光于前光而向之事甚勤家[illegible]自我益明而繼先之孝[illegible]月令光矣

五章○夫武王能繼先續緒其道已昭明矣然創守一道武之所以創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能繼其孝思之迹而所以求世德永配命者由乎武王焉吾知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殆將于萬斯年受天之祜矣天不以命武王者命我乎



**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與下章文言武王之道足以𦙍後世者如此但從武王身上昭茲二字寔後二章之血脈結到有佐尚不說昭茲譜意萬世子孫所以得天人者只取之武王之嗣服而足但在能繩之耳武者孝思順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天祐只是長守富貴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到人歸上

末章○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與信也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而所以媚茲順德者由乎武王為吾知萬年此人心稱年此佐助遐不于萬斯年大艱難之助乎人亦以信武王者信民矣夫繩祖武可以凝天命係人心則武王繼先即以裕後斯違孝也後上當繼思矣

上章以得天言此章以得人言緊根繩祖武來受天之祜語聯下文仍王後世子孫言四方來賀指諸侯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來王也來賀其有佐相歷諸侯皆朝則百辟群后皆為我用所謂燕翼于媚茲之世矣此與上章總見武王配天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全首○此詩只重安民而興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須以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二句為主四章分上言文王作豐而克君下言武王遷鎬而克君各就本章說來

首章○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也曰人君代天以理民當存安民之心吾觀文王遷都而知其心切于為民矣以文王言之彼人以有聲為譽以冠大勞難我文王之有聲也[illegible]可其有聲也然[illegible]有心于下與哉[illegible]由之而出聲由功而著[illegible]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築城伊淢**

曰大也夫君道要于安民文王心存于民如此則君道允稱而無忝矣
信乎其克君也哉
此推遷豐之由寔包下三章之意有辟二句甚虛適求二句串說主
文王之心言上句重求字下句重觀字成即求寧之成功此有辟之
本也求寧者求民之寧而觀成則欲觀見安民之功也
一章○夫文王志在安民則徙都以居民者其務已乎惟我文王受命
承伐崇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于崇則人歸日衆又非作邑
新都曷若于是作邑于豐以爲安民之地使民有所歸往而得安其居
是文王作豐所以永久而安民者其君道何如哉
此言文王伐崇因以作豐蓋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徵本
其受命四句串看武功專指伐崇說即肆伐安撫之功克者說遷都
安民言
一章○此言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雖因舊溝以爲
此乃不過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爲度而不復大異非取便于狹小
○言何以成己之欲蓋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特
是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安
民也其爲君道何如哉
此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常制如此下
是說規模狹小匪棘二句表其心來孝謂先世以來相承之孝即其
安民之心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王季之嗣此家法相承文王
紹而述之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君就繼先以安民說克崇作豐而王

淢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叶許六反

**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城城閒有洫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 叶袁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叶胡田反 **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

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四章○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著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后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矣夫豐垣既築則有以維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罔不樂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爲楨榦而藉之以安豈至是則適觀厥成之功以就適求厥寧之心以慰安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此言豐功之著而人心歸往豐句最重功就民已安說四方二句一串說正是功之伊濯處四方攸同只就民心說不可入諸侯方與適求二句相合維翰四方時以爲依如墻賴幹以立也此于功著民歸上見其克君。

五章○夫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由東而注于海者維禹平治之績致四方諸侯得以循豐水而來同凡政教號令莫不欽承皆以皇王鎬若矣夫武王居豐而人心大同如此非盡君道者不能致此何如其克君哉、

此言武王居豐而得人心以爲遷鎬張本周都豐水西鎬京又在豐水東四方雖諸侯自姓言攸同與上異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已同其政教之統維辟只作輔意此維辟則莫[illegible]心上看出來克君本攸同說要王后言[illegible]武王[illegible]就天下[illegible]

又大也、

六章○夫人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勢已不[illegible]建[illegible]鎬京以示四[illegible]



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鎬京辟廱自西**

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 **皇王烝哉**。賦也

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 **維龜正**叶諸盈反 **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考稽宅居也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豐水**

考過乎作[illegible]之地[illegible]自鎬而西而東[illegible]
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向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夫武王遷鎬而
人心悅服則君師之責無忝矣至于其克君也哉
此言武王遷鎬而先教化天下自服也以鎬京作主辟廱是遷鎬第
一件緊要事故首言之四句字與根鎬京說無思不服以心悅誠服
言此克君則本遷鎬建學而民心服說
七章○此是鎬京之遷也夫豈術一己之見哉彼卜所以決疑也維王
當稽七之初則考之于卜以審其宅鎬之吉凶維龜正之而一得其吉
矣武王遂從而成之而邑宅之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苟以爲安民
計不[illegible]
此言遷都之初[illegible]其[illegible]重是遷都以前事非學校既作而居下之
也上二句作十以作下二句例一以戒居者卜維王不是倒裝句
十筮之道以先内[illegible]王心曰維王則下志先定矣正以終者卜之意
成以終之[illegible]之義[illegible]雍社廟朝市井辟雍俱在内兒君說遷都
借言見之亦要歸到安民上
末章○大抵鎬京之作豈特爲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
武王之爲君也而豈無所事乎蓋其建都立學將以爲久安長治之基
其所以貽孫謀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illegible]之子可以[illegible]享致治而嗣
幾不勞于締造矣此非其所有事者乎夫武王遷鎬而處事深遠如此
則親賢樂利及于無窮而保于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其盡君道何如
哉夫有文王遷豐一代之王業以肇武王遷鎬一代之王業以成世德
之條于此見矣

詩[illegible]卷[illegible]註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illegible]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有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八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

此章言武王勝殷之事，蓋造福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二句不專章上句，貽謀以遷鎬，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然不專指康王敦孝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克君雖主則其之遠澤亦終入於到以及上句。黃幼玄曰：文王自遷酆邑以伐于崇，而武王既徙大統為同宗，制營邑又似窄小，其勢不得不遷鎬以久駐於此。鎬居其以德化冥四方之心服，久本其考上而成矣，世其為貽謀於萬世，正見武王之遷鎬，豈亦求寧天下以追來孝之心，非有他也。故然此詩但得其言語意外存。

生民全詩以后稷為主，天與其生，天啟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能以配天。全詩一六也，有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首章○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也。曰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真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是維何？節之女曰姜嫄。爲生民之事何如？蓋姜嫄為高辛世妃，高禖言以孝祀郊禖之神，于以祓無子而求有子。由是上帝臨其精誠，從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為所止之地，既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肅居側室，乃載生載育焉后稷焉。此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受孕之祥蓋如此。此言受孕之異，天意為之也。厥初生民，註不曰后稷而曰周人，以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但慢露出后稷來只……時生我周人者是姜嫄也。生民如何，是發問之詞，正與……禋祀串說，言精意以祀郊禖也。郊禖求子之所……履以承上帝，履帝武敏歆，乃出于……之迹，然非心有所及上帝所……

四句。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叶音原。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逸織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叶諸市反。載震載夙，叶息六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

氣化而生[illegible]
紓驥可止之處以安息之齋非是郊禖之也震是懷姙而震動夙是
屆期必居側室以自敕飭生是初生育是養育因是而生育出來乃
是后稷也雖有后稷始有周人非生民而何正應生民如何句
附考后稷名棄帝嚳子其母有邰氏之子姜嫄為帝嚳妃未孕出游
于野見大人迹踐之身動若為人所感後好娠生子怪而棄之不死
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曰棄字曰度辰為兒時好種植百穀各得
其理堯舉棄為司農封之邰號為后稷姓姬納姞氏生子不窋至
武王伐殷而有天下

二章○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姜嫄終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
易無有坼副之虞無有災害之苦是天欲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
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禋祀之祭上帝豈不無然無恫
而寧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唯其寧我康我是以使我無人道

高辛之世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禖也
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
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
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
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
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
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
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
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
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
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
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
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
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
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
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
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

而徒然生是子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而何其異之若是耶。。。。。。。。。
此言降生之異天顯其靈也五句分說無何根上震風來不坼副便是無災害因此見其如達也以赫句只就上二句言之上帝三句與首章克禋祀弗無子相照寧是照其道情是慕其祭意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祀耳然此見追遠之詞非義媒情得過也
三章○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于是從而棄之其始也置之隘巷以為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反腓而字之是固異也猶以為出于偶也既而置之平林以為必不免于荒蕪之中而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異矣猶以為遂其遇也既而置之寒冰以為無復有生理矣然卯鳥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聲聞載路是故之久而其聲實然而長訏然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天與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姜嫄始收養之其見棄之神如此。。
此言后稷見棄之特顯見其異蓋天所命也此三段有次序。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到而寒冰之地必人所不到者也寘之者欲其踐踏死也不則以其飢而死也不則以其凍而死也乃牛羊見稷以是腓庇之既而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而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覆是護寒氣之下覆翼是防寒氣之上逼鳥乃去矣未必非天欲顯其靈也覃訏載路見得声音洪亮有異于人是於是始收而養之補足本文實啼度下章妙甚



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音闥）**不坼**（音拆）**不副**（音劈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音）**居然生子**（叶獎里反）○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誕寘之隘巷牛羊腓**（音肥）**字之**（叶）**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誕寘章○然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乎人誕實匍匐之時已有岐嶷之狀而觀此狀貌之不凡亦見知覺性之不凡矣及其稍長而就口食也遂有種植之志其于荏菽禾役麻麥瓜瓞也必取而樹藝之荏菽則旆旆然禾役則穟穟然成列而美好麻麥則幪幪然茂盛瓜瓞則唪唪然而多實是雖孩提之習特以適其戲玩之情而栽培之道自有以奪其化工之速者孰是即幼而見之不亦有大異于人耶

此敘其幼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也夫以童稚之年做藝之事時雖未為農師而有樹藝之道已胚胎于此矣匍匐歲時也克岐者形狀魁梧克嶷者神采俊發總見靈秀所鍾異于常兒處以就口食在匍匐后六七歲時候就之食下四句不單指荏菽荏菽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之草萊中稷兒時嬉戲而能闢而植之自有天啟其聰者而況植之盡美非天授而何集註堯舉以為農師又湛下妙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叶攻乎反）**實覃實訏**（叶音吁）**厥聲載路**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値也値人伐平林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誕實匍匐**（音蒲音蔔）**克岐克嶷**（魚力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菽**（音壬音叔）**荏菽旆旆**（音佩叶蒲寐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叶莫反）**瓜瓞唪唪**（音蚌）○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游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

五章○夫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于耕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焉后稷之穡非徒委之于天時藉之于地利也而所以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者蓋其有相之道但見豐草害苗也則茀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擇而種之方其始之方也[illegible]種也甲拆而可為種也且漸漸長既受氣而發發且皆秀矣而始穟而不秀者無有矣既發氣足而實堅矣且形味之甚好而垂穎矣不秕而無有也夫后稷之穡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明其有功于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之于邰使即有邰家室以主姜嫄之祀焉周之有國實自此始矣

此以其力穡之功而得有邰之封也蓋民之粒皆稷所為故曰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分明是替天地之化育此句最重自茀厥至堅栗正見有相之道也一節一節[illegible]自茀說起實方為天下盡為此章之時自稷而除之庶其地有可耕也自苗而穟自秀而堅此雖由於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助使然于寔皆有力存所謂有相之道也稷之有功于民且此一章有邰所就封民之所世祀姜嫄意只帶言下章復說降穡則為肇祀章本也其言[illegible]嫄之祀又渡下如

六章○夫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降之則維秬維秠[illegible]歸是果何所用哉蓋有邰之國自后稷而始封則有邰之祀亦自后稷始[illegible]



及為成人遂好耕農[illegible]以為農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種音腫，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息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實栗，即有邰音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漸大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垂穎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堅栗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家室而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誕降嘉種，維

不雨而且收矣
此言農事之利以開有邰之祭也上章已是敎民稼穡此特因欲
祭祀而更端言之乃封國後樹藝之事秬秠可以釀酒穈芑和粢盛
穈芑可以供粢盛而是遍種即在畝茂中擇其可供祭祀者故又曰
穫畝任負皆民爲之以供后稷之祀也非常禮所謂不止姜
嫄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如稷皆主之而有邰之祀寔自
此始矣因說后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歟初生民夫豈偶哉
誕我祀○誕我后稷之祀如何彼秬秠穈芑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舂
焉或揄焉而取米出臼或簸焉而揚其糠粃或蹂焉而取穀以
繼釋之于水也則淅之烝之而熟焉叟叟其聲浮浮之下釜也則水火相濟而
浮浮其氣爲之事備矣載謀焉而卜日擇士之但有戒惟焉而齋戒
其修之必潔言齋之事備矣取彼蕭脂合而燔之以祭宗廟之神取彼
羝羊從而殺之以祭行道之神而求福之事備矣宗廟與軷皆有尸也
皆有羞載燔焉以備庶羞載烈焉以爲俎豆而獻尸之儀備矣若此者
皆從今歲之祀也我蓋以今歲之祀未興則來歲之祀必繼故祭祀
之祀無不周者正欲與來歲以繼往歲使有周之祀自此而不絕焉耳
此詩言祀事而因以行祀典于無窮但重御始終或舂四句爲舂事
載謀載惟言齋事取蕭二句求神事載燔載烈獻尸事故註曰四名
皆祭祀之事舂其穀而出之于臼簸其糠而取其穀即上秬秠穈芑
釋以淘之于水而聲叟叟蒸以熟之于火而氣浮浮也謀是諏日擇士

秬音巨維秠音丕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音亘之秬秠是
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
歸肇祀叶養里反○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秬黑
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
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
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
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
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音由或
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音低以軷音鈸叶蒲昧反載燔載
烈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

惟是齋戒滌濯取蕭祭脂既灌之後取蕭合膟膋之脂爇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墻屋所以求神于陽姜嫄在其中矣取羝以軷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群神在其中矣燔以備炰烈以是爲豆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以醆與來嗣往不乎事與來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爲往矣與字嗣字有無窮意

末章○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因其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我也盛菹醢于豆盛大羹于登但見馨香之氣烝然而始生而上帝之神已居然而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始封肇祀以來其稼穡粒民之功有以參贊化育庶無罪悔于天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賴之也是豈祭祀馨香德惟馨今日於歆之速乃后稷格天有素者致之豈真芳臭之薦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矣其郊配稷也誰曰不宜

此言今日南郊之祭尊稷配天已即言之速者止以后稷有耕之功所爲格天者素也非自今日奉祭者言始始升九獻猶未終也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不待后稷此言事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亦要與天俱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羝，牡羊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卬**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音訖**于今。**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

而庶無一毫罪悔所從來久矣此見得後之格天有祭則今日之祭而歆之速者不在于苾芬之薦而在于祖德之馨也

行葦全篇○此祭畢之燕念一本親乜之意重戚乜二句。首章言所以設燕之由二章言備燕燕飲之禮三章言射勸飲之樂末章言既飲頌禱之情總以見殷勤篤厚之意不可脫却祭字

首章○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也曰王者有祭以格天下之幽所以孝祖考也行燕以通天下之情所以仁宗族也今茲祭祀既畢而燕同氣設乎彼敦然勿遠之行葦本有生乜之机也然必保全之勿爲牛羊所踐履則方苞方体維葉泥乜而柔嫩可觀矣况乎戚乜之兄弟其情本至厚也必猜忌不形勿使之相遠而常使之相近焉則合族以燕歡于是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所以相燕樂相親愛者有不容已矣此其關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愛之意見于言語之外者如此

此言燕飲之由也以植物之所以遂其生與至親之所以洽其情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勿字方字相承勿得如彼方得如此也說者生意凝結聚而未散戚乜各大親一体情不可解兄弟起㒷穆兄弟非必定是王者一班尊卑遠其外一正一反只就無猜忌說猜忌則疎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燕之由正在于此肆筵是行燕

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聲叶路音韻諧協呼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敦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音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

使賓有所登授几是優[illegible]使老有所憑皆言情[illegible]如此尚未暇燕飲
之或字便知開燕之初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宜席上[illegible]
來下方是燕飲也
二章○以今日之燕言之凡此兄弟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以使之
有所藉既授之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不暫闕其使令侍御何其盛
也于是或主人獻賓或賓酢主人主人乃更洗爵以酬賓已乃奠于席
前而不舉焉○酬何其盛也至其品物則醓醢以薦而或燔肉炙肝之
皆備且其殽之甘脆而旨者為脾為臄無不具陳飲食極其盛矣又或
比于琴瑟而歌聲之可聽或徒擊乎鼓而咢聲之可聞合衆音以助其
歡樂極其盛矣是方燕時而嚮之燕之禮如此
此章方燕備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極其盛正隨事鋪敘極形其燕
遠其邇之情所謂禮有盡而意無窮也總四平看方作二句承上者而
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又有加而無已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下席
上是以遠于身近于身者分別言之非重疊鋪設之謂○鋪陳者品
物蹈藉則身所及也緝御是相續代侍如觀鹽在前[illegible]在後御禮
所謂退僕也主獻賓已酢主已洗爵[illegible]酬等禮之次也洗爵以小不
變奠斝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方文[illegible]計爲臨少汁為
醓脾臄是殽中所有者以別餘非凡歌必和以絲以[illegible]之故曰比
于琴瑟凡合也擊鼓以立節[illegible]咢亦是[illegible]一音以該衆[illegible]此上
都要點祭餘嘗侍御同此[illegible]燕之人惟所用向詩以酬之祀飲侍
即向者恐其之所載曾同向者俱祭之如[illegible]者忠在向[illegible]祭無私
[illegible]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叶才各反。**洗爵奠斝**。音假，叶古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卽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音毗**臄**，其略反。**或歌或咢**。五各反。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

以美嘏之以爲樂也宗子□盡其情者也○此八大云此者宜以緝御一段單提而以歌醉二句作行酒以醓醢二句作進殽而歌琴句又以言德見天人醉飽之說也

二章○未言射筭使不行射以爲樂尤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禮行焉以敦弓既堅而付相强勁矣以四鍭則既均而未知孰爲賢時也然鍭之在而舍矢皆中發而中有多寡則序賓以多者爲賢而寡者在所罰矣是非以藝之不賢也特假此以勸飲而賢固厚飲者亦樂矣不特此也以敦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鍭既挾而偏釋矣斯時也四鍭如樹固已貫革而堅正然勝者且驕則序賓以不侮爲德而侮者在所罰矣是其以德不德也特假此以勸飲而不侮者固樂飲者亦樂矣念親之之仁不其溢于几筵之間乎

此章射以樂行故兼德不過爲勸飲而然耳諸臣不必說以大子宗射故以天子之弓言之曰既者射上故序之初言其燕飲而后射也四鍭既均是言射者而中有多寡則因之而序賓四鍭如樹是言勝者而有儆意則因之而序不侮然非多則就精而不賢者飲罰爵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爲賢多中則以不侮爲德皆是一時事此章重燕上非如大射賓射主觀德者德也○孔疏搢三挾一搢者插也射用四矢插三于帶間乃挾一以扣絃而射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遂以其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

末章○夫既行射以爲樂矣而吾之情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致祝

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

**敦**音堆**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音劬**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弓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傲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曾

爲彼興是賦者父兄耆老也而王是燕者是維曾孫焉燕必有酒也酒醴則維醹矣酌必有器也大斗則所以酌之而可以介之耆老求此台背以斯引發天和滋培元氣而徵于壽徵于面而耆者夫黃耈者也而背有台文焉則難得之壽也此其祥矣然祥而國維而有德以享壽尤難也又願父兄耆老以壽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吉相翼使不忘于所從則年愈高德愈邵而有是黃耈台背之壽者也乃其壽之至者矣夫壽者福之首也既得壽則益大之福可此而爲凡禮樂之盛行則之祭將勿替引之矣不有介其福乎夫既備燕飲之隆而復致頌禱之意情在可知何謂殷勤篤厚有加無已矣

此飲酒祝壽願其修德以享之也首二句輙淵上說到頌禱處曾孫曰王對上兩節賓七字說然只同姓酒醴維醹是陳之酒正真之恩入酒味皆醇厚卽向之獻祖考者今以享父兄也酌以三句正承酒醴來黃耈台背分三項皆是壽徵而台背爲尤老蓋肉消皮縐故其文如此則是末然事乃是祝之如此耳引翼從父兄說益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引之開其迷啓其惑使智慮之益精也年衰其氣易惰則以行翼之作其勤懲其惰使鼓舞之不倦也壽祺卽上黃耈句言以德享壽卽爲吉也景福卽于壽祺見之謂福以壽爲先是也○張瑟鄉曰以祈黃耈二句是王者能以是之也以引以翼則願父兄自以之也亦願父兄合以之也末以介景福則上以引以翼以字言之

既醉全旨○祝願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徵諸尸告其實父兄意也景福昭明中正令終卽永錫祚胤也無闕曾

首章○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也因人君固有錫類之恩臣子尤有無已

**曾孫維主**叶當口反 **酒醴維醹**音乳叶奴口反 **酌以大斗**叶腫庾反 **以祈黃耈**叶果五反 **黃耈台背**叶必墨反 **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音其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耈老人之稱以祈黃耈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欵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辭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

又惟[illegible]
矣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爲報乎惟盛大之福吾君已醉之厚也
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福而景福攸同恭有與天地
同爲悠久者矣
二章○不特此也若爵尊爲尔酒則既醉矣嘉殽爲尔殽則既將矣
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爲報乎惟昭明之福吾君已集之休也其
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昭明之福而光明終始益必與日月同
其久照者矣
此二章皆見感君恩之厚而祝其久于後福也醉酒飽德則行葦所
謂侍御獻酬飲食[illegible]之盛[illegible]言德者[illegible]德
則可該之四[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書說此二字[illegible]主人所自[illegible]年[illegible]福[illegible]下
章[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光大
曰昭明昭明即景福之氣象介尔與以介與以介致之自我介尔錫
之自天也
三章○昭明之介何如盖明而未融非盛也融而未至于高朗非極也
吾君之昭明則明之盛而有融焉明之極而高朗焉此豈特一時已哉
所稱有融而朗者且垂之于萬年而令終者也夫令終固終後日之事
而善始寔爲善終之占今雖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即是始之善也不
可以占終之善哉此非予之私言也向者公尸當祭祀之時已傳神意
而以令終告矣今日臣子之所願望何者非昔日神明之所昭告哉
此祝君福之全而徵之嘏詞也昭明承上說來有融高朗亦只自其

所興者誤今正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

昭明者而極言之耳何明也公尸為告而嗣始至於今日為善始進之
永久節終也終公尸嘉告見其已之善矣也行將顯榮聯之漸故即
舉近事以勉之

四章○公尸之告維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爾之籩豆其設之也靜潔且潔也其為之也嘉新美而時也然不但主祭之敬已也且
與祭之朋友各自收斂以相佐助而少斂佐以威儀之舉無不齊整臣
飭者為所謂攝其物而相以人者咸當乎神意也
此以下皆是述嘏詞而此與下節則先言錫類之由也首句是引入
之詞該下五節[illegible]
攝威儀以佐助事祭止說朋友說合之見君臣一德[illegible]
身上

五章○不但朋友之威儀已也維將主祭者之威儀先後以孝恐知其
節而甚得矣然不特君子之孝已也而君子又有孝子行舉奠之禮孝
子既盡其敬不竭當旅酬[illegible]成之後不少衰子視祭迎尸之始神之
格之永錫以孝[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始之不能始將衍之無窮矣
此承上言朋友如此則主祭者見首句言主人之敬善可威儀君子
三句言嗣子之敬皆由于衷而事神之誠即是神之休也威儀不疎
不數不過不懈故曰孔時其孝由性生出之不窮故曰不匱永子含
下萬年意類字與下三節即是

六章○然祚錫之類維何則深居室家之壼是君子鍾靈發祥之地既
已實爲君子宜有四海之國有是祚矣始必於萬斯年永錫以祚胤
[illegible]

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悃叶苦本反[illegible]

此下皆錫類之寔正令終之事有何提起下二節之詞室家之壼言
錫類之祥不遠只在室家間也使壼含亂嗣意祚指賚貽胤指子孫
祚胤亦已然事祇在永錫高朗令終
七章○其胤維何亦曰子孫之所賴者福祿也使錫以胤而不先之以
祚則無以爲承繼之資而其胤也徒焉耳故神于吾君將使有子孫
矣必先使不破夫祿之全而於萬斯年長錫天命之所附屬也則胤不
徒胤而有祚以厚其承則祚爲餘慶矣而胤不衰有永錫祚
自其胤之所錫而觀則下文曰其胤之依附而言則曰僕天祿就爲
天子說徒令有僕正是說天祿
末節○其僕維何亦同此所祝者子孫也使錫以祚而不繼之以
祚則無附託之地而其祚也徒焉耳故神于吾君既使有福祿矣又
必繼示以士行之女也上之賢從而生貴子孫也則祚不徒祚而有胤
以享其祚則胤爲益長矣而祚不衰有所附託哉神之所錫如此言公
尸之嘏告者也我之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亦本于此而已豈無
徵之言哉
女士孫子重孫子上蓋釐女士正爲子孫計孫子有子而又子孫而
又孫意重嫡爲天子上方與景命有僕相應祚胤便是景命便昭明
令終之福
鳧鷖全旨○古者祭畢尸不與燕蓋不欲以象神者而雜處之昆弟中
以褻神也故于次日奏其祭物以燕之夏曰復胙殷曰彤周曰繹亡
者尋繹前祭也以賓禮燕尸故稱賓尸此詩舖敘意無淺深不過兩

**永錫祚胤** 音孕○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其胤維何天被**音備**爾祿君子萬**嘆大如此**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君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其僕維何釐**音離**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扶**鷖**音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

三歌頌以見燕尸之誠敬公尸之悅豫耳

首章○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尸以象神而賓以燕尸國家重典也今之繹而賓尸也何如哉彼鳧鷖在涇固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象神之勞而享燕賓之遊則有以安其体而來寧矣惟酒與殽所以成燕也不酒則既清矣不殽則既馨矣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禮數之隆而受君恩之渥福祿不成于其時乎

此以鳧鷖在涇之適興公尸在燕之寧匕以心之安言酒何日爲尸必有燕樂而不安者而今則安矣隨宜訓釋並下並同爾酒爾殽卿祭祀之物福祿只承燕飲不是[illegible]福祿自來成就于已也

二章○彼鳧鷖在沙水之旁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也之而[illegible]則有以[illegible]燕而來宜矣且酒與殽所以燕者也不有則何以不殽則[illegible]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禮[illegible]而得扶持安全之七[illegible]不[illegible]乎

此以水旁[illegible]公尸宜于賓[illegible]有克稱其位意爲宜而以一人而承天子之休福祿來扶持輔翊之也

三章○彼鳧鷖在水中之渚則有以適其情矣公尸之來燕也登延依九則有以安其身而來處矣酒與殽所以燕也不酒則[illegible]酒于[illegible]脯今日公尸之燕飲則蒙休遇而能[illegible]降[illegible]矣福祿不求下[illegible]

此以水渚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安其位處有安[illegible]日[illegible]誓言福自上而降其躬可仰承之也

四章○彼鳧鷖則在眾水[illegible]會之[illegible]矣此公尸來燕則[illegible]以崇[illegible]

---

大雅之什 卷之六 [illegible]

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胡何反○興也爲猶助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上聲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鳧鷖在潀音叢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工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興也潀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鳧鷖在

[illegible]降矣今公尸燕飲于祭畢之后則降于昔者復降于今福祿不積而尚
人乎

此以水鳥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所尊來宗者言尊以賓祀極一時
之尊榮也于宗於宗廟中爲尸也福祿攸降既前日祭祀言來
崇從攸降來祭既受福而燕又受福則福祿積而高大矣

來賓○彼鳧鷖則在水流峽中之亹矣公尸來燕則心曠神怡而熏熏
而和樂于是燕禮之行旨酒欣欣然而可樂燔炙芬芬然而馨香矣
公尸燕飲于此九重殊禮有加無已則福于前者又更于后而有于后
親來燕飲之頃可見聞于得賓之隆矣

此以水鳥之得其所容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熏熏旨酒主禱適而
適不拘非特則賓尸之時殺殽而成也欣欣芬芬美而可樂芬芬香
而可常無後艱只就得時言時節以因後德指上文成變

下崇四章

假樂君子○此詩但作稱頌之詞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也一篇之
大旨於此見矣篇終推說下言子孫之賢且所以申之也備中不愆不忘
無怨無惡不嫌于位但是頌中之意各要尋其意

首章○此公尸所以宜慶也曰人君以[illegible]時而統天下國家必有格
天之德而后荷天之眷佑之子孫世世無替也惟我可嘉之君子
克勤克儉而光明顯著之顯顯令德矣以見德而持得聲則足以
宜民也以見德而臨官則足以宜人也宜民宜人是以為天眷命
斯受富貴之祿于天矣然天之于王尤眷之無已也既保之右助

---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匀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嘉樂音洛君子叶獎里反顯顯叶音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并反之自天申之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illegible]也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反覆眷顧而不厭…之德
之所致哉
假樂是嘆美之詞德以光明爲義故令德顯顯宣民照下爛然四方者謂政教…衆措得也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
二章○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以言…無心于祿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干祿而祿自至…彼干者之祿莫大于子孫之蕃則子孫千億…大賢丼所以爲全福也必爲子孫者何…美而氣質之純粹爲其本原者以是德而宜其…以是德而宜其子世稱明聖也是敬美之德敷之政教無自作聰明之過有不忘繹述之心凡先王禮樂刑政天子守此以治天下諸侯守此以治其國
惟德之厚本子孫多而賢顯孰大于是哉
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于字從上受字生百福本受祿于天言句說下而正所謂百福也穆穆溫恭也皇皇純粹也庶爲君嫡爲王言宜字根穆穆皇皇是德足以稱其位也
二不字作用力說不愆者不作聰明不忘者能紹述不忘不…自能率由矣一直卷下皆率由先王之禮樂刑政也
三章○夫子孫多賢固可以爲天下之…願君之嫡嗣如此哉彼威儀…則秩秩而有常…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獎里反不解于位民之攸墍音戲○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墍息也○言

[illegible]君德[illegible]
[illegible]紀綱而四方之大統網舉而為之綱焉
上節子孫以下皆兼媚茲此節以下則專以媚天子者言之也威
儀德音俱本德來威儀德之隅也令德之輝也抑上者隱顯一致
秩七者始終不論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怨作其原出于私意
無是二者廓然大虛卻有人不知有己群賢滿朝無所顧忌皆得展
布四體各營其職各行其志國家何得不受其福群匹是已在位者
分之為百辟卿士職之為朋友者也受福無疆言以下緊連下
句看凡人主之福全在維繫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
勿看作兩柄
末章○然者君媚綱既能為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防
閑曲成而附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以安民為職者亦得
從容効忠優游盡職絕無[illegible]時頡忘不有以燕及朋友乎夫君既
有以安于臣已自有以媚于君但見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朋友之儔
[illegible]之者也莫不致忠愛之情而媚于天子焉媚之云何亦曰一人之勤
念天下之休戚在焉惟願吾君修德任賢在位無斁衎不必懈焉無網
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賴之以休息矣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
子之致媚于君如此○固媚綱宜王之道延國家有道之長者也上天
甫重寄天下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之綱本上來之紀固綱而臣之要藉入安民惟民安故輔君以安民
者亦旋故因燕及朋友媚字空講不解二句正媚之實是不解以是修
德可以善始終一說使綱紀常張常理之意役卿所民之勞逸觀乎君

人君能網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由百辟
卿士媚而愛之惟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
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
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
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
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
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
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亦迺疆、迺積迺倉。迺
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音託于囊。音郎思輯音集用光。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賦也篤厚也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埸疆
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

上位之不解是民所由息也勿作已然此特稱願耳此與上章只完得宜王二字。

公劉全旨○通詩以厚民爲主總得註中戒以民事節五章分上言至豳經營區理之事末章總敍其始終而言其寓居之效也細玩首將首句提起篤字意各就本章見出而匪居匪康思輯用光二句尤爲六章統領周之有公劉言其時則甚微言其事則甚艱稱之甚微以戒其盈稱其甚艱以戒其怠此名公志也

首章○昔稱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陳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國以民爲本治國以厚民爲先昔主撫有天下亦知祖宗公劉之厚民乎厚哉公劉之于民矣其在西戎念人民之未安慨國勢之不振不以所居而居不以所安爲安務耕種行地宜乃畫以理田之小界乃劃以理田之大界乃其收成乃積以聚之乃倉以藏之既富且強而國本固矣于是乃裹其餘糧之于橐于囊之中以爲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焉蓋自先世失國竄居戎狄則人民未輯而國運因以不光皆公劉所不忍而思所以振之者也故當餱糧既裹之餘然後張弓矢備干戈戚揚始啓行而往遷于豳焉所以和人民光國家者在此舉矣夫公劉遷豳志在民生國家如此其厚于民何如哉

此言足國因以光國也匪居匪康以不宜失國公劉爲身在戎狄邪豳人民不和國家未光故不敢安寧耳題及二句正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此乃王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爲遷者計也乃裹二句方遷豳之都之備韓講使備言光對解興言思字不可忽所謂圖大猷也思輯

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叶他涓反**陟則在巘**魚蹇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遙反**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布孔反**容刀**叶徒招反○賦也胥相也庶眾謂居之者眾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

一句言遷之意八句二句正遷之事先方時具可以見不如此當居必不敢輕行也此始遷計為民可謂厚矣

一章八厚哉公劉之於民也方遷于豳則相土而居于斯邠之原雖但見從遷之民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安所止乃宣暢而無永嘆之偏有得所之樂而無憂歎之嘆驗之民情而皆順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陟則在巘以察其地勢之所宜復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之間而其身之所佩者維何乃有維玉及瑤之飾而以象文德也鞞琫容刀之具可以象武功也以如是之珮服親如是之勞苦其篤愛於民者厚所遍云者何其篤于民哉

此章言相邠而相土以居也前句分重言原師是始至邠時欲相土以居原勢之從遷而居者衆順宜安心而無思之歎備乃皆[illegible]而即與其順宜之無永嘆以歸者如苦遷者歡欣而忘其勞也蓋衍行入而依附之間所有者大懷其因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所感者深[illegible]二句[illegible]見[illegible]之德言其發展之動則守復守[illegible]離[illegible]不借之意來二句不過備對其相土時所佩服者乃[illegible]文事武備而不[illegible]只爾躬親此勞之勞以見其厚民意

三章厚哉公劉之於民也當相土既定之餘為營度邑居之所以在下之形勢在原固已觀矣又往彼百泉以望彼廣原溥原然也必周流而後可備觀之以相其包絡在上之形勢在巘固已觀矣乃又陟南岡以觀于高丘焉京惟高故必登其高而後可遠觀之以濟其見峰也因見北京師之野山川盤結風氣所鍾是可都會之一宜居之

居而帶此劒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音[illegible]

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叶[illegible]

賦也溥廣也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濟濟蹌七羊反濟上聲俾筵俾几既登

作，不容君之而他適也。于是爲之居處，則依路依處在其中矣；于是爲之處旅，則送往迎來有其所矣；于是言其所言，以施教令于此；語于是語其所語，以議政事于此焉。夫豈非居而振緒理之周如此哉！非篤思于民，即其計何其切于民哉。

此言相土居營邑居也。迺彼四方，是度宅之法，詳而上者分，是營邑之制，備迺陟則陟降有相，上是則之勢以定都居民。此則詳察其可以自爲宮室者，從廣則在自泉之側，故從下測流以適觀其包絡之形與方面之正向；在百泉之下，故從上遠覽以審其環拱之勢與向背之宜。但見其三相與兩相爲之會，京師之野承上起下，言前山前案爲亦是風氣所聚，而邑居不外于是，四時方正。指京師之一野言，是以安寧此處旅以樂道也。言又溥大號也。語上而觀天之形地利，以周觀之宜與隱也。

四章○篤公劉，一于民也何也？相土營度，今則宮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落成之節，斯時群臣一聽燕者，蹌蹌濟濟而威儀可觀，俾人設之筵，俾人設之几，而燕饗乃登乃依斯几矣。燕必有殽，乃造其曹，執豕于牢以儉也；燕必有爵也，惟用匏示其質也。斯時也，以是殽而食之，以是爵而飲之，所以勞群臣者，其恩固已渥矣。然恩勝而流，而必統之以義，有異姓之在燕者，則爲之君以臨之；有同姓之在燕者，則爲之宗以示之。上下之分截然其不紊。夫燕勞之際，有恩以洽人心，有義以定衆志，恩義兼用，亦之經緯可見矣，何周于民哉！

此燕落成之燕，而言恩義兼而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在室既成，則公劉之心安，而群臣之心亦安矣，民之心亦安民而皆……

乃依。乃造音糙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庖 食音嗣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群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群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 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賦也。溥，廣也。言

[illegible]

叙群臣就燕光景燕燕定乃納賓是執豕在賓登席之前此既登筵乃依几而始得執豕于牢者言此時之殺乃造曹所執之豕也以豕為殺見尚儉意用匏為爵見尚質意君宗即燕飲中事公劉自為之君宗也君之使也姓者有所統宗之使同姓者有所統四之字指群臣言既洽情而又辨分無非立國示民之意故為厚于民

五章○厚哉公劉之于民也既定宅于京師遂疆理其田也當其度遐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矣夫由是考日景以正田之四方登高岡以望田之形勢相其陰陽以察向背寒煖之宜觀其流泉以審水泉灌溉之利有田必有賦也則寓兵于農計井出兵而三單之法立矣有田必有稅也則度其隰與原徹田為糧而九一之制行矣然斯制之田不足以供所徙之民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授之土宜無不辨也賦稅無不定也但見無一而非所授之田亦無一而非所居之處而豳人之居於是乎益大矣夫公劉之辨土授民無不周如此其悉經用先之心可謂勤矣其厚于民何如哉

此言疆理田野之事五句分既溥且長是表遐闢之后說既景三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承與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稅法所以足食皆蒙土田說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允荒緊承上言民之歸者眾則地之溥者益溥長者益長也夫辨土授民事無不周如此可見厚民之意○說通云其軍三單當是重本恤民正立三軍

其九 按此章辨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 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章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 **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叶羽已反 **夾其皇澗、遡其過**平 **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眾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

是三單從之單也立三軍也蓋初遷人少不起家之副下羨卒也
末章○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槩言之以見公劉之于民
也當自戎遷豳而館于豳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涉渭取材而
濟以舟楫之利以宮室必資于礪鍛也則取厲取鍛以成乎宮室之用
但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得其所安矣遂經理其田野之有定賦稅所
以登民又無不周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衆非復疇昔既
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衆有所積非復乃積乃倉之舊也然其衆庶之民
非京師之野無所容有夾其皇澗環水而居者有遡其過澗向水而居
焉而其止之旅日以益密又非皇過二澗所能容乃復有就水
水外而居[illegible]地日益繁[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即此可見其益[illegible]其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總叙安民之事而實之效也其節是初至豳所當于此上句即第
二章相土等涉渭爲亂爲舟以取材也厲是礪鍛斧斤之石鍛是成斧
斤之類此二句即相土之後營度邑居將事止基不惟君有所都而
民亦有所安即落成時舉遷理不惟定國而且以裨其即辨土宜定
賦稅之事愛衆是安民之效愛有是富民之效夾皇澗遡過澗即帶
愛衆愛有說來二句再推廣一層乃寄衆生齒歸附之意此二句即
豳允荒時事故曰總叙其始終言也

附考公劉后稷之孫不窋之子不窋末年夏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
其官而奔戎狄居于慶陽石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雖在戎狄務耕種
復修后稷之業民賴以長遂邑于豳周室之興自此始

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泂酌全旨○此詩是欲王盡君道以得民心只不過要之而已意自在

首章○此亦召康公戒成王曰天之立君固畀以父母之責而為萬民所歸依者也吾王今夫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孚其心乎彼泂酌彼行潦之水本非有源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餴饎之用矣況我豈弟君子其好生之心備易簡之德其于民也豈以强教之体其好善惡乜之心悌以悦安之遂其好逸惡苦之願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向非豈弟惡在其為民父母耶。

以無源之水猶貧民也豈有德之君不為民依此興意也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資賤相食之意挹彼注茲彼茲二字直看君民不通只就所以聯絡兆中此心体彼心則呼吸相通体戚與共豈不為民父母以取君子是民之父母不直民戴之為父母上

二章○泂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尚可以為濯罍之用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吾知出其豈弟以怙冒其民則民皆依之以為歸適于其教也就于茲養也寔為民之攸歸耳苟非其德民孰攸歸哉

三章○泂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尚可以為濯溉之用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吾知出其豈弟以奠定斯民則民皆賴之以為安若其性也各遂其生也寔為民之攸塈矣苟無其德民孰汝塈哉夫父母攸歸攸塈皆于豈弟頼此盡君道者所以得民心也

罍是器溉即濯不指物無物不可濯之意歸非歸往乃寄托之意塈謂民賴之以安息也二攸字當玩攸訓所有所歸便有所不歸有所也

之所惡惡之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于

之謂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于下

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興也濯滌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蓋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戲○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飄風自南叶泥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

豈弟有所不能君子可以思矣

卷阿全旨○此詩是因遊歌以致戒當以矢音二字爲主首章發戒王之端二三四章歛之以福祿之盛五章以後至且馳遂是欲其任賢以輔德備物以祀賢末二句則自表其矢音之意以申首章應也

首章○召康公從成王游于卷阿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也曰後總必本于先盛保治當剛于先事爾今豈弟君子然而曲之後阿適飄風自南而徐來其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既爲爾游之暇來遊于此而來歌以適志者也以師保之職明誠之陳使誠歡不厭其所以矢其音于是因王歌亦陳其音爲康召保泰之一助云不寧敢然乜耶

卷阿之風物乎是遊于卷阿而適飄風自南來總見地勝時和意思弟君子只稱呼說如云豈弟君子之類當從中說章歌上矢音矢字內來章矢字固蓋包括一篇之意或歌陳以興或諷咏以引喻皆然之深而見之詞

二章○所矢之音何如彼來游來歌固所以爲游也然乘康寧之暇而無凡務之累伴奐爾之游來游來歌固所以爲休也然際太平之盛而無所事之累優游爾之休矣吾見王在今日固善其始也而豈直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其必感通行道使爾終其壽而似先公之善始而尤善終焉則所謂伴奐優游者有永享于無窮矣

伴奐優游承上游歌說伴奐是逍遙閑暇意優游是從容閑暇意游休不乖休非休息也此二句一聯下總是形容太平無事一段自然

[illegible]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酋音囚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爾土宇昄章 昄符版反 亦孔之厚矣 叶狠口下主二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主叶當口主二反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 茀音弗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有

[illegible]得其元[illegible]至此[illegible]
[illegible]道便要王思其所以酉遊
三章○且以土宇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誰是我周之天下萬邦一統而版章昭然其甚明何版章也且基圖之廣如此西封之廣屹然無與亦孔之厚矣是在于今周為百神之主也欲俾今日已成就者於其必嚴通有[illegible]使不終其壽命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焉所謂版章孔固者蓋有引之于不替矣
版章謂其幅員要荒偉然其大明也對後疆界說孔厚則承此宇下言東周樂治其圖其不拔也對後強弱形勢言主宗祭之謂乃天地承鑒臨之山川承懷柔之意天地山川即百神也
四章○且尔以幼冲踐位實為天子受命則既長矣運無盈成當有四海茀祿則既康矣是殊位漢遠今周有是純嘏也而我猶今日恭哉豈弟君子其必感[illegible]有循[illegible]不終其受命常享純嘏之全[illegible]所謂受命長茀祿康者延于無窮矣
幼冲踐祚為數久在其弱受命長也但稽[illegible]之隆生享太平之盛茀祿康也二句是今日之純嘏下則常保其命與祿耳只重常字○按上章與優游由言其[illegible]之福三章土宇版章則言其章全盛之福此章純嘏爾常也欲其悠久無疆也歌動鼓舞[illegible]步[illegible]步
五章○夫壽考福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而已彼我周賢才輩出有足以托重待力謂之馮者有足以左右承弼謂之翼者有孝道于親而以孝稱者有行道于己而以德著者凡此馮翼孝德之人皆爾豈弟君子之賢王誠以之為引使其輔于前

**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顒顒**魚容反**卬卬**五綱反**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為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鳳凰于飛翽翽**音歲**其羽**

詩經[illegible]疑　大雅生民　卷二　[illegible]章　三[illegible]

后而啓我之知以之為璵使與道下左右而胡我之行則賢人輔而君德日修人極于我建矣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為則乎吾知德修于己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儀刑之思矣

此下詳告以用賢益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與彌性之意也馮翼孝德是未用之賢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四有字見無所不備是以待用意根貞元鍾毓祖宗培養來着力在二以字常中備修德且勿言所以修下節顒卬乃備道之目四方爲則自在四方則我上合下章爲則是師道爲綱是君道

六章○君德之修何如語其德容則顒顒卬卬何尊嚴也語其德性則如圭如璋何純潔也發之爲令聞則声名之洋溢焉望之爲令望則威儀可觀法焉如是則德日盛而人心于我乎係矣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綱乎吾知君德所聯屬而四方之大咸歸于統馭之內矣夫得馮翼孝德之助而能爲則爲綱如此則致壽考福祿有由矣用賢不大有益乎

顒卬三句承上馮翼孝德之助來見得賢之益顒卬德形于外而圭璋德醇于內者令聞德音也令望德容也此皆君德之純全而人皆頼之以維持總括者也四方爲綱是四方以君子爲綱與四方之綱不同

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不足有效用之忠彼鳳凰于飛則亦羽競德輝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况夫馮翼孝德之賢藹藹爲吉士之吉士也特萬爲之使由維君子誠使之任朝則隨王使而爲上爲德治忠[illegible]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興也

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音琫萋萋音妻雝雝喈喈叶居奚反○比

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

[illegible]大矣況朝廷[illegible]已效其[illegible]者王之吉人也特資為之命耳惟君子誠命之在位則君子之所命而為下而為民皆惠愛于庶人矣[illegible]

此二章見賢者用而有忠君愛民之心所以致王之用之也鳳凰[illegible]世之休徵[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其用則天下治矣故以為[illegible]諸吉士[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吉士即上[illegible]以能[illegible]故[illegible]賢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故曰吉也王多吉即上四有字[illegible]使臣命亦[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九章[illegible]夫賢才[illegible]梧桐[illegible]各有所在[illegible]其七[illegible]有以[illegible]之地[illegible]若以[illegible]天下之和[illegible]盛世之賢者[illegible]治世之[illegible]鳴之梧桐也使朝陽其盛極[illegible]有和鳴[illegible]君王信不可不重[illegible]賢之典也

此詩以梧桐[illegible]二四句[illegible]下二句[illegible]而[illegible]下陳鳳凰高岡比賢才生于治朝梧桐生朝陽比明君出于盛世然必梧桐蓁蓁而盛然后鳳凰雝喈而和以比賢才非明君不就必人君能虛己而后賢士願出正意總補在末

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

末章○大率七發七則離七情七危此君子之中則亂無日多何處而之不充也君子之馬既樹且馳何備馬之不足也尚從以供人之服乘則為興之外皆虛器矣王而不知所以用之乎夫賞者臣同遊之曰正言語相謂之時賴我言之所在詞不足以盡之矣苟辭不多也亦惟以卷阿之遊王載歌於我繼王之聲而遂為之歌陳詩之懸以竊比于明良賡起之歌也若王當自得于言意之外可矣此老成為臣其忠愛惓惓如此哉

承上章之興說來車馬之盛本然之以此待賢則又不肯與作其日待燕遊而在不獨可與從遊焉則而地不獨可以備夫然下此宜行以行之令不明言其事而遵之于矢詩欲其自得于言外也詩以全詩言不多字維言最堪味見中心所欲言止作言之所能盡也

民勞全篇大旨在安民吃緊在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語人抵無良之人其貌搗于君則順隨作人于民則殘虐其言則詭蔽其意則陶極其狀則雖讒其用心則總之以遂人情適害民而已然終來小人未有上不得王而不能其術者同戒必以即以規王也

首章○此詩同列相戒之辭也因民以民為本而求治者必以安民為先以今日觀之京中外之民其勞甚矣今誰不能遂隨十歲之城阻幾若可以小康之中國者四方之極也必先惠此中國以固其根本然后綏乎四方使之亦皆咸寧之謂可也然惠綏之道豈有他哉亦去其害民者亦詭隨之人無良之人也不當是其惟縱詭之權以縱其于民其于天之明命皆不知畏者也故必于詭隨之人謹而嚴遏之使無良之人有所儆而知畏寇虐無良之人有所懲而小人



者以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僭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惛音昏怓尼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

國四方皆受其庇矣王室不自此而定乎

此言遏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勞困于虐之政兼中國四方言小人害民者不以民為勞者亦宜王視其字俗為曰可見非此時尚可遏此則不及於日汔日小皆不敢過望之詞惠中國以綏四方者措為治漸次人之無只則賞罰權民不得明縱是一個詭隨無縱者可以斷之斷以絕之見必遏去必謹有使之檢束自嚴遏是有使之退縮自止意只是一個無縱而已此四句一氣說下乃安民之本柔遠能邇四方能近惠中國皆由去小人來定王只不同耳安定

二章○民亦勞止汔可以少休必先惠此中國以恭民心之逆可也然民之所以致有不惟詭隨之人蠧蝕害之所為寇虐故不始必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人其遏寇虐之患無俾斯民之有發憂夫去小人以安民未即[illegible]之事然後當如始無棄爾勞則民安而國安是即王之休矣

非小職所當究心

此言遏小人者當無棄勞以成王休也民勞何使有民心不一逆小休以民之休息為王休以王之休美為休訓休美[illegible]之心向一之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惛怓訓諠譁調[illegible]所也無棄爾勞只是欲其爲求盡職遏小人以安民[illegible]如此當時在位者安能有這大功於王者以安民為休故曰以為王休

三章○民亦勞止汔可少息必先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衆可也然民之所由以思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為民故其始必

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異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賣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賦也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繾綣小人之固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毋無俾之作惡以害民焉然終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消其邪謀而服其心志矣欲近賢者而威儀先不敬謹則驕淫傲惰侮老成達者而賢者將望匕然去矣其敬慎爾之威儀先修爾身以親近有德則同心共濟之儀無一非安民之首矣非求之所當自勉者乎

此言過失必謹君子也罔極有僭慝不悛意作用涵淫于求也字直爲其隱慝徵慎二句所以禁姦之本也不悛姦以後事小人非可徑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然爾則君子在故須敬威儀近有德而後民之譽攝窺覦消

四章○民亦勞止汔可小愒矣必先惠此中國仰民得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有惡以小人之敗正道爲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式遏其寇虐之惡無俾紀綱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則民得是而可去矣然不無以汝爲小而忽之也我雖小子而禁姦安民之事皆汝所能爲者其所爲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哉

此言惡小人以全正道與勉之以任人也○字最重蓋恐民不釋此輩而因循持不亟去也不知指去中國之害正道不外紀綱法正敗小人用事紀綱法度將阽壞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係天下安危關生民休戚而言此二句正以禁姦之廉授之使不得諉也

末章○民亦勞止汔可小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中國無有殘傷之患可也然國之有殘以小人之反道爲之耳故當無縱詭隨以謹其繾綣之私而式遏其寇虐之斷無使紀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是而可去矣若此者皆我之好爲諫言以濟汝之聽哉益王也以汝爲

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亶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而辭

王而覺寤之[illegible]
之意作為民勞之詩以大諫止于汝汝之去奸安民以附于心之學
汝縱不為我念獨不念王念民乎此忠君愛國之心憂時憫事之意
俱見于言外矣
此詩譏小人以保止遊而托王意以諫之也國無有德須補天下之
之意謹慎之人能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故但以繼緒上正服猶未易
反反以則綱紀決然無不倒壞亂反于正矣且女何不敢輕視小用意
大諫亦總括通篇之意而云托王意欲其聽之也
板全篇○此詩為刺責僚友之詩而實是于戒于安民是[illegible]意天須
言天下大[illegible]也出語[illegible]然皆安民切務而尤以慎從為本
首章○此亦同刻相戒之詞以啟大動民為治之要然勤民實乃所以
敬天也今何時而可忽哉天之生民本欲其安此當道也今乃反其常
道而使民罹於患病是必有以致之皆汝宜知戒而修德以回天變可
也今汝曾不憂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辭甚不稽其所徵而無久遠之規
其心以為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己妄行謂天下莫以淺見自用而無所依
據于古道且矯誣作僞又不實之於誠信豈非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
有深謀遠慮當不至如此之妄也故我為國家計是用大諫于汝使汝
知所以回板亡之天而靖卒癉之民也
此章從天變說到人事為全篇綱括通詩大旨下皆根此發大人
意不不猶言天變甚矣而人事乃如此天以安民為常今民病是天
變其常故曰板出話四句只歷數人為不藏之處出話不然[illegible]
理為謀不遠猶謀近小靡聖管管心無所倚而自恣妄作不定乎聖心

耳○天之方難（叶泥沿反）無然憲憲（許建反）天之方蹶（音厥）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側立反）矣民之洽（叶胡甲反）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究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音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音饒）○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寮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寮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

虛偽而不可方物猶之未遠承上四句言惟其不遠故今出此上猶之未
終是言下猶字是深慮之大諫者未嘗不以此冀其悔悟以下
皆大諫之詞
二章○遠之何如今天運方艱難乃不可憂之時汝當深加恩慮無然
憲憲而自以為適可將天在當憂敬乃不可安之日汝何無謹詳也無
然泄泄而不以為事可將然天之所聽何也民上之辭謀猷深使出
其辭協天理順人情輯而解於懌則大可以為一心而愿治
辭洽民有不治乎出其辭暴而於悖必將民悖離而有悉定以
慰天下之心而亂者定矣民有不寧乎夫民治則方將嚬者悅
此正詩所言天之方亦將何反也
此欲其辭之以安民難辨中傳包得總意天方難將求不已也憲已
泄也一則辭的自持一則或辭不振本上出言求合謂非謂號令
乃朝命所謂謀閑切謂謨曰訓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辭之和懌皆是治
辭令謀猷切有民不知有已故民懌者合德者定也四安字貫下
直接上兩辭欲諧言脈蓋謂當此天難天蹶時只有此一着尚可回天
也
三章○我之諫汝如此汝可不聽我之言乎我于汝職雖有不同然以
王臣視之則猶同僚之好自有相戒之義故凡天難天蹶之臘民治民
莫之計皆就汝謀之與汝必吾所告然也顧乃藐已然自得視之而不肯受
亦獨何哉吾言以為吾迂不足所取則不知吾之言深係安危切中利
害特今日之急務非獨乖情而不足用也汝當勿以為笑而所言可戲且
古人尚詢芻蕘先民之有言不以為戲而



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音冒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叶多將熇熇許各反不可救藥賦也謔戲侮也老大夫詩人自稱灌灌欵欵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

○天之方懠音劑叶箋西反無為夸音誇毗叶頻彌反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音則莫我敢葵喪去聲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

此以上二章反覆者僚友不受善言分明面出非聖賢也不足于豈情狀此章為之以昭言爾我雖異事上同何輕我即爾謀與為猶不遠相應不然不遠之誡蹶蹶之泄泄作此一謀于中我言維服猶言是以謬民痛何大變正道哭流涕之言為笑聽藐藐何先民二句是欲其詢明道

四章○日言同僚此亦有不可以不所於今大之小人其虐方甚天下之變與天下此必愈熾無諱已然以為何時而敢了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其謔之可撥灌已然甚欲誠以告之奈何爾小子以言為不足信反如彼驕已而驕甚是非有意之老果不知所施寔不安猶利安以為樂為戲而不知所謂夫變未至而救之猶可為倘使其為勢如火之熾也將不復救藥矣深可憫也

此是總之以不可弗之言結此上章又緊一步重多將熇熇二似上八句小輕灌已謂欲灌輸其誠心即是我即爾謀也以驕已當灌灌將者成深遠何之流水即伏下文藏其之案驕已又深已見驕傲之態熇熇火熾之喻思害熾盛也

五章○然所謂不可救藥者何耶今夫天之示人方降威怒可畏矣女無得為大言以夸人或諂言以說人使終日所行之威儀甚蹐蹐亂回惑而變國之善人或束手旁觀或屏跡困處何如尸處而神位而不得有為也且民當此時方愁苦呻吟自受其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暴虐作威使人心畏懼則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喪亂減亡嗟嘆不已曾莫能惠我師衆而頻其安義之望也事勢如此尚可救藥

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天之牖民，如壎**（音塤）**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去聲，叶夷益反）**民之多辟，**（音僻）**無自立辟。**

同上。○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

哉

此戒其舉動當慎勿妨賢以害民至于喪亡也自矜以陵人曰夸雷同以附和曰毗大言夸人必有譸張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蘧篨戚施之狀故曰威儀卒迷斯時小人之氣張善人之氣縮卽欲出一言而何能與不然之話抗卽欲出一猷而何能與不遠之猷爭則惟有臧尸而已殿屎據言今日之民已如此喪亂蔑資是計其後日必如此也

六章○此戒民困窮急而導民亦所當謹也言觀之天下天之牖民也與之以本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牖之而民受之如壎唱箎和不求而應也如璋判圭合不偏而爭也如行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心手相順也夫攜之卽從無所費于己以益之天之牖民孔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導之以善則感民易亦猶是矣可不慎其機乎今民之至辟無不治不貽陷已多邪僻矣可由此若不然為納不遂而自立其邪僻以導之也為人上者誠不可不審矣

此下三章皆所相戒之事總欲王之修此承上民之感應而言陸化民甚易在慎其身之存德天之牖民以仰書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行言辭善懸諭噓盛前夫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三章喻天人之相合不以形隔也取其喻大人之相授受不須待也勝無自然言上取之卽得只取其自已之物也牖民孔易總承壎篪等以立辟卽不知行以懲戒

七章○夫導民之機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因致咎於德而小人皆卽晉且之勢舊世而不知大德之人起以可招而等倚固維[illegible]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 無獨斯畏。叶紆胃於非二反○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 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 昊天曰旦。叶得絹反 及爾游衍。叶怡戰反○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泄也，憯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

諸[illegible]衛國則維垣[illegible]人皆知屏翰之為[illegible]
不知大邦之強國足以禦難而敵[illegible]則維屏也大宗之宗族足以聯族
而合衆則維翰也四海與京[illegible]非國之寧惟君人懷德而自修則維持不
特而無土崩之患斯維寧也百維言已非國之城維宗祖合族以懷親
則分猷共念而有夾輔之功斯維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
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而城壞城壞則藩
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必輔君以修德也安可
坐視而不恤哉
此歷指君之所恃者歸重于德之一節也○百[illegible]人在大邦是自外說
及內自大宗至宗子是自疏說及親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子於
之故例維城于後所以起無俾城壞句無俾全本懷德來二無字
極有力見必有德以聯宗子斯得垣屏翰皆得其助慎毋使德薄親
離致五者俱變而獨居以成可畏之勢也可畏只在獨字見之斯于
有悔之已晚意
末章○欲安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斯可以安民誠以板蕩之難也蹶泄
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爾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可也敬天之渝
莫敢馳驅可也所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耳彼昊天雖高而臨下
則赫然其瞻明是爾之出往必及也昊天雖遠而監觀則照然其甚明
是爾之游衍必及也天之聰明無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況
今當變怒可以戲豫馳驅哉誠能敬之則出話為猷導民致君皆持以
敬心庶天變可回癉民可瘳矣爾同列念之
此諫同列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敬天即所以安民也

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敬字及上意甚謔等字春天變甚于悠板上難斂虐慢纏是怒而變戲豫心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驕閑之意皆戒于敢也與上管上憲屬等相應兩無敢神是敬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舉出往言者舉其出以該其入也以游衍言者我即有寬而天實緊也兩及字要看明常覽就是了更無迴避處故不可不敬

莫敢馳驅[illegible]

[illegible]

未遂○[illegible]

有衛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



三百

嘗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

凡八篇五十八章

[illegible]

蕩蕩全篇。厲王之世有挾任小人廢典刑湎酒熾烋而其本皆根于任小人故各章要[illegible]歸到這詩咨嗟之神結在殷鑒不遠二句而歎咨[illegible]王[illegible]則亦不明[illegible]德盡之託爲文王非止不敢斥言亦以決祖之意勸之也

首章。此詩人動厲王之將亡也曰天下之亂不自作必有所以致之者。蕩蕩上帝其蕩蕩之量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既爲君以主乎民宜其畀之以善矣今此疾威上帝其命之賦予人者多邪僻而不正如此豈在其爲下民之君耶天生下民本皆有善而無惡今其命多僻而不可信者當其初則凜然誠爲稟命之初厥賦惟均初固靡有不善矣但有生之後氣拘物蔽故淫僻匪諶遂失其賦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致此大亂使天命多僻者乃人所爲也豈可歸咎于天哉

此總是無所歸而爲怨天之詞蕩上四句雖說天即是說王民僻見得王栽培傾覆之權宜命之以理之正意疾威二字酷肖掊克彊禦包然之狀多僻即指疾威是言天道之反常也就亂世上見之兩命字俱以所賦之理言烝民四句總是解上之而天生二句又是興起下交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諶也暗指厲王而託之烝民亦回護乎王之詞也。鄒虎臣曰靡不有初二句乃一章大旨後所說天不湎爾說匪上帝不時皆靡不有初之意所說惰德保然沉湎棄旧等事皆鮮克有終之意

二章。夫人爲不善如此則其責有所歸不觀文王之所以嘆紂者乎

詩經上卷

# 詩經卷之七

朱熹集傳

##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叶[illegible]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叶音僻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諶音忱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僻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嗟爾殷商彼強禦之臣暴虐以殘民命掊克之臣聚歛以傷民財此皆害民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曾是在位矣以之任公卿百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強禦掊克者皆所謂慆德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慆德以害民耳然雖其自爲之乃亦尊崇委任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貪虐之毒也是可以爲紂咎矣哉。

此章設爲嘆紂之詞不得明言厲王四曾字是怜嘆之詞上二句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言何乃用是人也強禦是有強力足以禦眾暴臣也掊克掊擊民而勝之取其財以自肥也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掊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與在服即當任事意不平說以貪暴之臣而使任事即此便見慆德慆德即指強禦掊克友與是力者好暴多欲貪爲此紂之倡也

三章。夫用此慆德之臣能不致怨于民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當秉用善類以恤民生可也乃舍之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此人惡嬖及己流謗譎詐採取流言之言以應對于上惑亂其聰明而自掩其惡爾不察而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者皆引之爲心膂之託而用事于內吾見君以是人而縱惡于民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詛之或從而祝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蒙利而君子受謗亦何益之有。

此言任用非人以致民之怨已也義類是善類斯民之臣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專言強禦者以強其行指克亦在其中矣強禦之臣多取怨于人故曰多懟若謂此人本身多怨未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音抔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音滔德女興是力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女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歛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歛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音隊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音詛侯祝音咒靡屆靡究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

[illegible]
日不去則怨[illegible]日不止故[illegible]

四章。夫用人而反以致怨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乞尔殷商，小人逞其氣勢，恣其威虐，專肆行乎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斂而爲之，方且不以爲怨而反以爲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君自明德，則能知人任使矣。今不明尔德，故賢否莫辨，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側也。尔德不明，故邪正混淆，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商之行政用人何顚倒錯亂如此哉。

此因用人之失而推本于君德，言以不明二字爲主。與其怨張依之祇極其暴虐之威，此指王說，恐卽上詞說，而反以爲德，此便是不明了，故下隨以不明言之。四句只一意，總承不明德上，非真無人，不稱其職，則無人也。集傳前後指背字，左右指側字，陪是三公副貳于卿，是六卿三公之臣也。

五章。汝君德不明，特在于縱欲而怠惰耳。文王曰咨乞尔殷商，天未嘗使尔沉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尔自喪其德而之耳。是以既愆尔止，而威儀之失無有于明晦之間也；式號式呼，而言語之喧譁不知有晝夜之節也。至于自夜以爲晝，棄國事于不恤，商之荒亂何其至此極哉。

此甚言飲酒之害，正尔德不明之事也。湎酒上不義，指上惡小人之惡，乃惡類之反。愆止卽靡明靡晦，以飲酒喪儀也；號呼而俾晝作夜，以飲酒喪言也。言動皆亂于沈湎，正由小人安仰處如此。使其暴義類，則飲不至湎，卽湎亦醒明晦晝夜，一意總極言其樂酒無厭不恤。

[illegible]以居內矣是以致怨[illegible]也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炰音庖，烋音休）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illegible]）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裴）無卿。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叶羊茹反）。賦也。湎，飲酒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〇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

文事分變將失事。、、、。

六章。夫紂身既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情洶洶如蜩螗之鳴而不止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近於亡喪矣亦不自恐懼修省悉于政亂何也尚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強禦掊克之臣所為者皆沈湎包然之事而不知變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蓄怨而覃及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而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何得乎。

此嘆其遭亂而不知戒以致遠近之怨也重人尚由行句如蜩二句就世亂上說大小句就國危上說蜩螗形容怨謗沸羹形容民情騷動蕩小大指國言人字指當王與用事之臣言由行如強禦掊克之是用包休沈湎之交為也末二句又緊一句中上文以明必衰亡之意。

七章。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于天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當今天下怨亂此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紂殷不用先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猶法皆所恃以為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以圖先王之舊政然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猶不可為法守之資乎。惟其人與法皆莫之所用乃用此小人而行惡政焉是以大命傾覆將歸于不可救矣豈可諉于上帝之不時耶。

此言殷之所以致禍由殷不用舊而不用舊以不時指亂字言玩匪字特提起下句見言致亂由于不用舊上字兼舊臣舊法言雖字尚字要與此二句低銜其詞以折之蓋時世亂必有以無老成人為辭者故設為此言見既使無舊臣而猶尚有先王之法可為據藉猶人

---

如蜩如螗。蜩音條 如沸如羹。叶盧當反 小大近喪。去聲叶平聲 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 內奰于中國。奰音避 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 殷不用舊。叶巨已反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

[illegible]
所賴以維持者也竟遂湮而莫之聽用此天命之所以傾也此命字與首節不同首節賦性之命也此處是存亡之命也
八章○夫不能用舊而天命之將傾如此尔所不知所鑒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本乃相隨而顛仆耳今殷商之雖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恙也而其爲君者乃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不可救止何以異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商鼎者後車之鑑殷之鑑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其爲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周殷先王所同以喪命者誠殷之所當鑑也尚不以我爲鑑亦不以桀之鑑而已夫鑒殷鑑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矣詩人亦言之意正在此也何獨於王之不知所鑒哉
承上天命所由傾而君其宜深鑒也正意只補在八亦有言之上有言四句只在木上影正顛沛之揭猶國家將覆也枝葉未有害猶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實先撥猶人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好戎德不用舊之類是也本實先撥則大木之顛沛隨之矣人君不義自絕于天則國家之傾覆隨之矣末言紂當以夏桀爲鑒見紂當以紂爲鑒也
抑　抑全旨○此詩前八章俱是設爲人命己修德之言但恐自己把作空言故通篇後四章又反覆在德言上提醒首以威儀爲德隅終以不愆于儀爲威儀則慎儀尤德之實可感也通詩修德中雖有修己治人二項然不必拘七對偶分析
首章○衞武公作此以自儆也曰人君位臣民之上四方觀化而取則



之揭紀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叶暇憩二反本實先撥音跋叶方吠反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反私列二反○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耳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若徒是已尔知德當修乎德之修恒自謹儀於彼人于威儀之間抑抑然德密而無粗疏暴慢之失者以德之嚴正而廉隅之外見也夫威儀為德之隅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威儀矣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哲人之威儀則是無其德而非哲人也乃愚也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夫衆人之愚乃其賦禀之偏宜有是疾不足怪乃若哲人之愚則是得氣禀之正亦負□□之常反戾其常矣如戾常之愚可怪人不當儀以修德可乎。

此個抑抑□柤符而深以戾常致懲也抑抑者抑而又抑使有撙節退遜之不放肆之意此是內然縝密非至下文有丁夫門則有謂其可見可致如宮室之有□也哲愚則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而能慎儀者少皆非聰明之人抑是衛武然此非無威儀正是無德雖是哲人亦假愚人耳人亦有言兩句未必真有此言只是預設其無儀而設為之詞耳疾字戾字俱下得刻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怪歎之以發自儆之端見君子當慎儀以復其常也。

一節○德之當修何如試言其應而彼得于天而具于人者謂之人道能盡乎人道而自然執加則表儀于是立而四方其訓之矣行道而有得于身者謂之德行能全其德行而堅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其順之矣此盛德自然之效而君道之標格也至于政令者道德所寓必訏其謨焉不為一身謀而通天下以為謀其頒之命令者又一定而不易也遠其猷焉不為一時計而兼萬世以為圖因形諸播告者又以時而不爽道德之修於治人者如此威儀者道德之著必敬慎其威而儀之□□然示人以可□也敬慎其儀而□之端□然示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其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而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訏音許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布告

之儆然於此勉之明命入道矣德行可至[illegible]不顧而然[illegible]
節段言德行修之成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修其德[illegible]
人君當知此承說武公身上[illegible]
已而自然其尚於[illegible]修德日[illegible]大本自修之
訓即訓我之言[illegible]順我之德[illegible]原其[illegible]而由之即道
也[illegible]猶俱本道德敎命然乃所以行此治天下之[illegible]可治
道之大端[illegible]之以戒愼威儀[illegible]嚴行訊遵循終以修身立本者
民從好不從今也民則違威儀[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此其身在[illegible]則天有不然者汝荷迷亂于政
其與[illegible]歎[illegible]今之言[illegible]又且顛覆厥德[illegible]
矣至于酒[illegible]汝[illegible]而[illegible]沉湎[illegible]而忘返[illegible]汝雖湛樂
之是從[illegible]不念汝所承之緒乃受之於天之先君而不可失墜者[illegible]
先王修己治人之道正明法之所在爾所當[illegible]執守者也顧乃罔
敷求先王之道共執明法[illegible]而迷亂顛覆之自如
焉亦獨何哉

此章以下述武公自言此乃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其省身克己之
[illegible]行此[illegible]
此一[illegible]三句一氣直下迷亂于政[illegible]顛覆厥德正與上文訏謨
二句相反荒湛于酒即迷亂顛覆之病根也汝雖湛樂從叶起弗念
厥紹罔敷求先王政不求先王明法以[illegible]之正弗念厥紹也先王之
道即是明刑必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紹弗念罔敷皆從上句一直遞

[illegible]

○其在于今叶音經 興迷亂于政叶音征 顛覆厥德 荒湛于酒叶子小反 女雖湛樂從 弗念厥紹 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叶胡光反○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之今日也。[illegible]所為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湛樂之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 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亡 夙興夜寐 洒埽廷內 維民之章 脩爾車馬弓

下蓋責之切而不覓氣之急也求者考究詢問之義共者執守奉行之義、、、、、、、

四章〇今之所為顛覆迷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厭棄之毋乃如流泉之易而淪陷相胥以至于亡乎天所不尚其可以罔天哉故君之爽動民之觀効所關必夙夜之間洒埽廷除之內而洒埽必飭使其無惰而動可觀法有以為斯民之表儀於是凡人君所所係又必于車馬弓矢之間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而求其精好用以備戎兵之意起用以逷蠻方之遠是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豫之周備之飭如此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天弗棄而免淪亡之患矣

此言天道可持而可求以人事可修也持守承上將迷亂狠來如彼二句以國勢言此三句皆危言以動其修德之念夙興七句是不迷迷不忘迷之意此上所謂訏謨遠猶形與洒掃有一段勤勵精神貫徹其中崇功懋業皆其于此維民之章重在我為法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宗廟用戒一句用承戒之即所以逷之也此章夙興以下俱是訓其必當如此來是實事

五章〇繼治國之意益惟是哉彼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以教修之以在定之以書一之法則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王章而不忽繁成憲而不愆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猶未也又當慨爾出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皆和順而合乎道凡行動皆和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何也然言之所當謹可[illegible]

矢戎兵叶晡王反用戒戎作用逷音剔蠻方賦也弗尚厥棄之淪陷背相趨淩戒備戎兵作逷遠也〇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〇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音點尚可磨也叶眉禾反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叶吾禾反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〇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此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

戾其宗社亦必不復將非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言之所當謹也
此又嚴治己之要與上章各開說質兼成與定成卽所以定進其事
不離脩脩候度制自王朝者凡兵乘征伐朝會貢賦皆是然之謹之
倒從自己身上做出戒不虞當防其躁暴所免于禍謹之意慎出話
敬威儀正所謂由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愿偏生修己
說來者相服之反覆者諄諄之反復本言與儀說自末到行又特抽
出謹言一節以申戒之謹言非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者能慎不
可彼乃不可復救之意
無易由言謹言者何如必出于言存以敬愼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毋曰
欲言則言而可苟焉而已哉蓋言出于舌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言語
由己易至差失尚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
之善而不答無有德之厚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乎卿
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國有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
是矣將見以是傳垂後之嗣訓爾言之子孫法之是訓是行繩繩然相
繼于無窮矣以是爲令上之詔訓爾言之萬民法之近悅遠懷欣欣然
遵承而不悖矣言慊于一身之微而効徵于國家之大如此尔可不知
所謹歟
此正詳愼爾出話之事無易無苟正是愼之意莫捫二句正是愼處
逝者一去不返卽上章所謂出也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
下四句言德俱就好邊說惠字二句正是謹言惠字貫下二句言而
曰惠之順也正柔嘉則友羣臣也小子九後生子弟言民也繩繩
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奉之爲聖謨敬之爲成憲也自白圭

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〇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奬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叶音懲〇賦也易輕捫持逝去也讎答承奉也〇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

亡叶系猶止去矣。

至此正終愼爾出話之意。

視爾意言矣言固謹矣而愼獨之功亦不可不密也我觀爾友于君子之時師保所臨箴規所及和柔爾之顏色固無有過矣而其戒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是其修于顯者固如此又必觀爾獨居于室之時雖不覩不聞亦常以敬自持庶幾不愧于屋漏斯可耳毋曰屋漏非明顯之處人莫予覯而可以厭射也豈知鬼神之妙無物不体其來至以鑒吾所爲有不可測度者雖不顯亦臨尤恐瞬息或忽況其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之敬也。

此言愼修之功兼內其密者動者而德其有于靜也友君子。是接賢士大夫之時觀人覯之也揖柔何與成儀一端言不遐何指一身威儀言輯柔已自不愆了。又曰不遐有愆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爾儀曰相視相之乎人莫覯也神格之也屋漏不愧正是戒愼恐懼工夫尚字是自己期勉之意與上不遐有愆同意明曰二句是又起下之詞凡心上見爲不顯莫惟抑未絶生厭射所愧于屋漏矣神之二句即神鑒以發明不可測之意非懼鬼神而僅求其不愧也

辟爾章。○然能修德者大豈無其惟求君子之爲德也誠能內外兼修。動靜交養。俾吾之道德造于無競有覺之地而極其純粹至善之懿無一毫不臧無一毫不嘉焉以容止則淑愼使可觀可度而不愆于威儀之則焉既不踰乎理而有所傷也又不害乎理而有所賊也是則君德修矣將見表正之極端而則效之化自神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是矣[illegible]



度入聲思叶矧可射思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輯和也遐何也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輯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上聲不爲則

以其不同而彼……則汝必不能以德
以服人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猶羊子之童而反求其角焉亦徒潰亂
小子之聽而已豈有是理哉汝宜知所以然。
此又詳修德爲觀以終前段辟爾爲德律字略訝伊公有三失滅跡
總是要精至密處要盡矣之處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雖大分別不
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愆矣僭是只是德未至容未中禮賊
害則如漢之類至於害則繼矣不僭不賊根上戒慎不愆來僭賊
以下皆勸衛修德之詞至辭不爲斷絕收什爲德愆氣脈正遞第
二章維民之則何也……何也三者然之理後第二段人言以
此抑言之上以言……
使其至之大修德之無傳必先………言修德之要飢人君所不可
怨也故柔木木其材可以爲弓幹者也則言彼之綸而爲弓
矣對此溫溫之恭人惟聽之惟明能受無考之益而積德以爲大進
寔惟德之基矣何也蓋溫溫之恭人乃哲人也其爲哲人卑明而見頗
心虛而善太尚以古之善言告之彼必知吾言爲可信順其德而行之
凡爲修己治人惟吾言而莫不遵惟每非爲德之行反此而謂之愚
人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言爲不信而不能其德矣此民心不同
與愚智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去愚就智以聽言乎
以木雖柔荏可爲弓之材與人惟溫恭可爲進德之基溫恭謙冲
之謂心德是虛說修進德之基其惟哲人之何則言其所以能進
德者以其能聽言也話言古之善言兼修己治人說話言之謂使是
德順其善者行之無違逆也此正見能基德處愚人反看與謂我僭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叶音……彼童而角，實虹音紅小子。叶獎里反。○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荏音染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叶新齊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絃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

以我為不信也民各有心正而嘆愚人之遠于哲人不是推原其心
之相遠此與下章反覆言修德在于聽言以終靡哲不愚之意
於乎章○夫修德患于不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愚尚昧修治之方而未
知臧否之所在其去哲人遠矣我也慨其愚而誨之非徒指示其
進德之方而已也[illegible]不能究其意而言示以己之事以
[illegible]果[illegible]其所攜[illegible]其徒視[illegible]其從之[illegible]面以命
之[illegible]之不能久也而欲提其耳以告之臧否必從者必遵當
懇己乎其所聽[illegible]之然詳且切則小子于臧否之故宜有知矣借曰未
有知[illegible]而[illegible]則小子既長大而抱子可無遲非不多矣何為而不
知予所以然者[illegible]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告戒則以虛受益君
臧否[illegible]眾人[illegible]之早矣知之既中必擇其臧者行之否者令之而
成德[illegible]其從者小子當知所判勉矣○
此[illegible]一段之要[illegible]受益言二句承[illegible]說來與上反覆于攜四句
總是喻之詳切處則告以臧否者要不外上治人修己事也借曰
未知四句不受言而言不循臧否論靡盈即上章溫溫恭人而可入德者
皆把此心蘊藏知此臧否也莫成即根此看成謂成德也民字泛言
其實指武公也
昊天章○夫受言之益有如此而爾則不能豈[illegible]求知天之可畏乎
彼昊天甚明禍淫福善理將暴顯而爾于此世豈但[illegible]使爾
知從善而去惡則吾將得而擇焉今爾不[illegible]而未[illegible]天之禍
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憂之而[illegible]以我言之未可
[illegible]然我之誨[illegible]者[illegible]而[illegible]

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指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我心慘慘。音懆，叶七各反。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音邈。匪用為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於乎

[illegible]則不亦聿既耄矣閱歷世故不爲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甚

此與下章一以天艱難之一以大亂喪之無非欲其聽言以修德也

孔昭指鑒別善惡不僭言夢夢謂未知臧否慘慘憂懼藐藐忽略

聽諄諄即上手攜四語視之爲虐即上覆謂我僭既耄閱歷多通比

上抱子意但切

未豈○示之不聽言也抑未知夫禍之可懼乎於乎小子吾教爾以修已治人之道皆備言之所在爾肯聽用我謀則自可寡過天而非淪胥之變庶幾大悔可免矣今天運方此艱難必有敗亡之漸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論事取譬天豈遠哉視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矣今爾不能聽我謀乃回遹其德使民至于困極則爲天所厭禍必隨矣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悔哉邦喪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可武公自儆之意至深切矣

此章總用一句告舊止即先王明刑等事我謀即告爾舊止也聽用有身體力行之意即敷求克共也大悔即下喪國且虐七說終篇辟也非取譬喻取譬即昊天句使是回遹其德即絕滅忽略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與迷顛覆意俾民大棘則喪厥國而大悔矣夫以武公之賢何至有喪亡之禍而乃以喪亡爲言者憂勤惕厲之至也

**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illegible]**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叶于[illegible]**取譬不遠昊天不忒**[illegible]**回遹其德俾民大棘**[illegible]

假式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語

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illegible]

桑柔全旨○此詩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之一句四章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禍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

首章○此芮伯刺厲王用小人以致亂也曰王業盛時生民之休戚係于我周者時盛衰而就知今日之甚呼彼菀然茂盛之桑柔其未采也其下之陰無所不徧及其將采之也枝葉忽然而稀則民之失其蔭而受其病者固有如此哀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而之而不絕于心悲憫之甚而至于甚病也寧不游于大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病轉危而措之安乎

此通首而傷富盛之病憫今而哀欲人之情桃以桑柔之喻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將采之病比厲王之虐我自此此章四句乃完桑柔二字最好廟家以最其所謂以桑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照之當是征討不息于四方而師旅勞民相與愛養土地故曰其下侯旬將采其劉分明指小人貪財斂民之事及使民其生而妻子斬且瘵矣故曰爰此下民不四句承上而致憂怨號大之詞已說此意不殄心憂所謂爰從中來不可斷絕也下塡字意即從不殄生來集非前一說訓久者蓋亦悲憫積滿固結不散之意寧不我矜非但望其矜已冀欲其憫民病也

附考○芮伯姬姓字良夫伯爵國名周畿內周厲王時芮伯爲王卿士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旣執政小臣咸有厭辭作芮良夫解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音留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音況塡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叶居陵反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悶之意也塡未詳舊說古與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

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騤騤而壯盛旟旐則有翩而飛揚東征西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無時夷平而四方之國靡有不泯滅者矣且凡四方之民靡有黎首之存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屏翰無資民燼則守國無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于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上章言民病莫拯此下三章皆言所以苦之事供用征役者曰氣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玁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虢公征之不克徵發數地民不堪命此詩所言蓋為此也推四牡二句總見征役不息民皆厭苦之意亂生不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靡國不泯說犬勢言之民靡有黎則又指其貧窮無告孤寡之處說見和生不夷也燼謂民皆遭刑而殺亡如火滅而為燼也末二句總承亂生以下言國步以王國之氣運言

三章○夫征役不息以致國運將蹙嗟哉其可悲也天誠厭棄斯世而不我養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圖安則所過皆窮而居無有定也欲有所往而避患則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爭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故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實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乎要之禍有根原其所從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此承上言禍亂之極而歸咎致亂之人也蔑資將滅而可咨嗟也國危則民受禍故曰天不我將居無所定去無所往正是天不我將意

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然殘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憫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叶毗賓反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音屹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叶居良反

君子之指在位欲安民者言是維在維國之心常時有亂自
君子者矣此擬去一[illegible]言與君子無乎正呼起誰生厲階指[illegible]
王用小人以釀亂而曰誰者不直斥也曰至今者追其始而今之甚
憂心章○夫國之危亂也如此是以我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懷歸之
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適當此不辰之時適逢天之僤怒是以
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illegible]
[illegible]之見病乎[illegible]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
至此極也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亂而民病從可知矣
此言征役之困以念我土宇[illegible]憂心慇慇[illegible]來土宇謂家
[illegible]凡人情[illegible]則思內地之家念旅商之勞則有故鄉之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illegible]夫國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illegible]
現王之所爲[illegible]
適所以長亂而自[illegible]
賢之道[illegible]
誰能已亂而不以賢[illegible]
哉但相與以入于[illegible]



首驗叶古黨反○賦也蔑滅資咨將[illegible]也
贈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illegible]
怨[illegible]痻病也○言國將危亡下不我養居無所
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
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illegible]
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憂心慇慇念**
**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音但**怒**叶暖五反**自西徂**
**東**[illegible]**靡所定處**[illegible]**多我覯痻**音民**孔棘我圉**也賦
[illegible]
[illegible]我之見病也[illegible]我之在邊
[illegible]○**爲謀爲毖**叶音必**亂況斯削**
[illegible]
**告爾憂恤**[illegible]**誨爾序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叶[illegible]反○賦也[illegible]

不察國步斯頻□□□□□□□□□□□之得其道處誰
能□何一正一反總是□□不可□□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
以見不能□□之意

如彼遡○言□□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爲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能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憂亂之極而不覺其抑詩之甚□□時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汝之欲進何爲哉爲君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然勞于其前而可無慮于其後是仕進非寶稼穡誠維寶矣代食雖勞然勞于其身而可無憂于其心是祿食非好代食誠維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何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與共理哉

此言王不用賢上者亦不樂爲用也如彼遡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民有肅心在野者言肅字猶俾子荓之荓字言欲以整肅此亂也荓字即使予荓蜂荓字言並也並相使也不逮言世亂難能爲也維寶以其得自重也維好以其得自適也此皆自世亂上形容出來耳之意云然耳

天降喪○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偷安也然田野亦不能以自存矣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計又無以自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有可安之處若深于荒而無復可食之養是以流□飢荒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illegible]以長亂而自御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我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音烹**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天降喪**去聲**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

此言天禍降而已困危也○曾王未滅而曰滅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
也此二句特以引起下降此蟊賊一句哀恫以下俱本蟊賊來稼穡
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且字卒字只見其饑饉無有地可以安
卒荒則無復有食得以自給靡有一句不是付之無可奈何言天禍
爲卒痒有許多氣力念得他也總是傷其危困之極意

維此惠○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
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
所以爲民所尊仰者爲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
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群情胥服而爲民所瞻仰
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獨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肺腸行心所欲
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爲民之具瞻哉
此映上宰相之說前四句正謀與蓋之得其道者也見賢者用人之
公下言衞君從事之弊上段只爲引起下段亦兼心二句正民人之
所瞻仰的故秉持公心以周徧謀度正所以爲其相考有辨之明下
意倘用之亂象照下所謂考衆謀而遍衆智也獨字釋與[illegible]
言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下不順與之自字最不好自獨俾臧自濟
其見不考衆謀之可否是不歸於人意自自用偶自私其臟不通衆
志之從違是不肯用人意與上惠君相反民心思其樂生之心者
勃然發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以瞻仰相反所以不能孚治使君子
不敢進也

聽彼一章○大上既無明、猶以擇相、委由是在位者、[illegible]

---



**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
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
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
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周已滅我所立之王
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
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
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
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其共和之後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側姜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去聲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
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
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
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
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意而

鹿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甚乎○當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為讒
諂所害而不可復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讒言之漸其將而不敢
去是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窮一至于
此蓋其甚之不幸致之哉
此章總言之○興而下文多從以此之相從起友之相譖
貌近明友在位者朋友之譖相詈怨不考相與治於不以公心
而人在位者以私心相讒讒至相譖之進退皆窮也見得所不馳然
谷窮崎嶇前期事幽谷
錯此身近臣亦聖人遠近之禍亦近而易見耳惟此聖人明炳幾
身百里之外而須言之蓋明見於百里之外而
無遺人愚者惟此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令世
之用事者蓋此人也我雖非聖亦不甘為愚人也豈不能盡言以相正
哉但不敢指言為其謗讟猶恐得罪以及我雖欲有言其如此
畏忌何哉所以不敢諫也
此言聖人已落而往則聖人非之而即未嘗無為者而宜
為行但聞也聖愚不平即愚人以見愚人且曰言即言上即云行而
見而言有忠言真見之遠不指他說知禍幾之未形也言即安危
利災樂不急聽言與聽言相應末句胡字故為問詞之語而主暴虐
不敢諫之旨隱然言外
良人章○大旨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惟此良
人國之楨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乃弗求而進用之而良人日疏矣惟

不遂其身得此○瞻彼中林甡甡其
眩式於狂亂也
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興也甡甡眾多也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
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維此聖
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賦也聖人明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
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
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
不敢諫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音伏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迪進也忍殘忍

詩經卷七 十 三經

彼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斥而遠之也乃顧復而眷念之而小人日親
矣夫善人之素厭棄以致民之效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用是
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背叛不為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是豈
民之樂為哉
此指王不能序爵而謂不順而俾民卒狂者也荼毒貪亂上見善
人棄而無以致民安忍心用適所以重民害盡適于危國之道不獨
已而然且不必皆為荼毒哉
大風當其大用於生長以夜亂如此以故君子小人之雖辨矣彼大風
之行必有其道蓋多出于空谷之中君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
之道不各以異乎維此良人君子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為善以身于高明
之域律已于高潔之歸其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也則所行
者以中垢為人了隱暗而不明偷于汚賤而可恥在小人之道又如此
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王何為棄君子而獨用小人哉
此節風行有道與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則君子小人易辨而爵
易見也王用人之當盡也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心作字對征
字與行中字式穀并占高而行獨爲中垢即下文貪忍的地
善也不曰行而曰征有相逐之意
貪人尊心夫小人不可用而于王之君子不為之而彼大風之有隧
有道矣王使貪人為政則嗜利害民敗壞善類其無所不至矣故我
于王以其或能聽我言而對之于以使貪人勿用而亦或可有改然
以邪從邪敵嫺已深良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誦言而中心如醉

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叶）**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叶居六反○賦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汚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叶）**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

類反○賦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又使我至此悖也

以大風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旣非君子路上人安得不敗善類但善人雖敢言貪人王實有以使之耳聽言則對乃悲憤之詞中心如醉即是他聽旣匪用其良是迴遹要語也上箇不序對寫此下二章皆托爲告朋友之詩亦其見用者所用者之矣耳見

至不宜○然亦不見聽于君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進而妄作此詩予蓋于處之中不無一得如彼飛蟲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人而獲之者焉君旣無益于朋友以我之故是言而告汝者幾汝反乃反來赫我以爲陰禍所以陰探于汝也亦非惟不以爲得而反如赫然之怒于我也安望其有所言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

此言已言之可哀而莫聽也朋友即貪人也不知亂之所由也不知以與亡敗亂之理吾言之有時中猶飛蟲之時亦弋獲也二何正見非妄言而可聽也今女旣改惡爲善乃反赫我切直也

罔極○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而民心之亂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爲之也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寔工反覆之行以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爲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此反覆言斯民爲非皆由小人也職字貫下四句名爲直諒而寔皆

貞夫曰王室其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厲伯之憂非一日矣○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陌反旣之陰女音蔭反予來赫叶黑各反○賦也飛蟲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陰往落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音佩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賦也職專也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爲得之善者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

變詐無常也爲民二句指貪人之殘虐不已也固遂之言職競用力如中垢之爲有以導民于邪僻者也○此與下章皆係責小人以明致亂之由玩三職字則厲階信生自小人與君子無干矣

末章○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賊恣行暴虐而爲之寇故耳且是盜也外爲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非色厲而內荏眞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爲文飾以爲善言以言非于言也益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惘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爲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叶君子自省甚愛君愛國之至矣

此是形容小人明心之險本反有騷動不寧意即上文所云居無定所無往也職涼爲寇以心之幽暗言涼曰二句是假爲直諒之言亦以小人爲害國及其反背又惡言以詈君子亦謂君子爲貪亂爲戕賊也匪予雖指覆背句言作歌單指涼曰二句詞雖責小人意實歸重王上

雲漢全旨○此詩以憂民籲天爲主首章何辜今之人句是一篇大旨昊惠其寧正就民安說鼎轉何辜意篇中凡訴天處俱要仍此時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不可竟作怨懟語

首章○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也因災異之來乃天心仁愛人君惟爲君者能遇災而懼由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前而見之

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眞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乎**音烏 音呼**何**

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福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處而異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禮神如此是宜天之鑒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所而旱之卒不見聽哉

沈雲漢昭回須提出一箇旱的景象為各章旱既大甚張本首二句乃詩人之語王曰而貫到末皆述王訴天之詞雖以雲漢而曰何辜今之天便見一念為民意何辜今之人見詩中側何引辜于己而悲民無罪乃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所以求回天意凡應祀皆舉不專于常祀言牲無所愛則曰靡愛玉有盡則曰既卒寧莫我聽非謂神之不所聽而人不以其祀神而所之也即不降雨之謂後不克不臨不助意示之意並同味○寧字有呼號憾恨之意故下文疑寧字皆本此意

附考仍叔周大夫也仍氏叔字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

二章○旱既太甚則蘊蓄之熱氣盛然蟲蟲以病民矣我也為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因方祭而奠其幣或祭畢而瘞以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崇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宜不當不吾旱也而乃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臨如是則禍降之早終不可弭矣夫食為民天民為邦本旱不生穀耗司知矣民無所食敗且見矣此耗斁之禍實是不先不後而適當我身時意

辜今之人天降喪去聲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平聲○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

者良有所以致之也
每章必曰旱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一不在念頭上纔降雖七言
蘊結蘊隆之熱氣積而不解也曰郊三句正見不殄禋祀郊而以天
地宗廟言上下以天地言所謂郊神不宗也奠瘞言所謂埋之禮奉
是玉帛祀册之類瘞而埋也上帝當郊祀故曰帝此是大祀故曰宗
后稷降親而功力有所不逮故曰不克上帝尊而感格為甚難故
曰不臨言后稷上帝不及他鬼神者尊親以該卑之我就是自
當自責之詞亦非為萬民乞命

三章○旱既太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也我也遇此之災兢
兢乎其甚恐業乎其甚危有如雷如霆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
也所以然者盖我周當大亂後人民凋耗無復存孑身之遺其禍固已
慘矣今昊天上帝又降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
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盖身非吾身乃宗祀係屬之身吾身不見
遺則先祖之祀自此滅矣使我如何而不畏哉
不可推𤼵不祀而修而無一毫懈怠來惟不可推是以兢業危懼如
此如霆如雷是形容兢業之狀周餘二句言宣王之民此時所遺是
起下不我遺胡不相畏只本上不我遺而以割不在上下念民而
至先祖于摧在兢業之宗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而亦一體
身既滅祖安得復祀有相關處在

四章○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而炎非早
炎炎焉而莫非熱氣蹤云我之一身日無所容而大命近止死期已將



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亭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遺叶夷回反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摧音催○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生殺而通乎一氣之感者亦胡寧忍予遺禍而不見救也哉
不可沮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三句一直說去我無所卽上下我
遺遺大命近止死大宗漢合天下人之命言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
之意此句只宜虛說以起下下皆承此說去羣公二句抓搗父母
一邊群公先正與我疏正是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曰忍胡寧恰然
親亦棄之者然有責躬望意非怨詠也
五章○旱既大甚在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而無水矣且
旱魃之神方肆爲虐而燄燄之勢如惔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
暑憂之于心有如火之燻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吾常有以
告之固欲彼之吾聞今則告之而不我助若罔聞焉昊天上帝乃司過
遯之權者也又何爲不使我逃遁而去以一人而貽害百姓哉
此極言旱之甚況而呼號于天也山川滌滌二句如洗也惔焚熏皆
以火喻惟旱之如惔如焚故憂之如熏寧俾我遯乃自歉不德而居
位上違天心思遜去也然焉有人主遇災而思遜去之理故下遂爭
之以黽勉畏去
六章○旱既大甚吾非不欲去而避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比無
所之故黽勉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病我以旱而至
于此哉反而求之曾不知其故焉嘗以我祈年不早歟我則于農之
始耕也先祈穀于上帝祿之方納也預祈來年于天宗祈年亦孔夙矣
以爲方社或莫歟我則于稼之方登也卽登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
農之始畢也卽祭土神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夫我之自反

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叶樞倫反旱魃爲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勻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illegible]云矣。初無致災之失。而昊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哉。使我事神不當。則恨怒于我者宜也。如我之恭敬明神。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病我以旱。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illegible]是自反語。黽勉承上我遡來正言欲遯不得。黽勉以圖救弭。憯不知故。自詰之詞。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報。但常祭有先後之戒。故曰孔夙。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一祈一報。無不盡此。即是恭敬。不虞。不虞已者祭之心。明神即上所祭者。悔怒猶昊天。就天言。無字正打[illegible]得。不知其故。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是歸咎自家。不是咎天。

〇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七章[illegible]上既大甚[illegible]抱以憂旱廢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統紀之存者。彼庶正者。衆官之長。吾所賴以佐九牧而撫兆民者。今則奔走于禱除之[illegible]而疚[illegible]亦甚矣。趣馬無正乎。冢宰衆長之長。吾所賴以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今則勞于雲漢之瞻而[illegible]亦甚矣。疚哉我冢宰。趣馬師氏之為[illegible]。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今則或廢而不秣。或弛而不陳。亦不能安其職矣。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今則或散而不繫。或布而不修。不能安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至左右。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者。夫在廷之臣。皆為旱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曾不為我一人憐。獨不為我諸臣憐乎。何為使我憂之然。無所仰賴若此。

此備道群臣救旱之心。而致望于天。無紀只以因旱而勉職。不能如常統紀。必即小註不秣弛兵等事也。[illegible]



胡寧瘨音顛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〇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illegible]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膳夫。掌[illegible]

何求於我之禱神領也○自祈年今下不能止齋以君憂民之憂臣恐君之憂在說

六章○夫群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者尤求已也盖彼昊天以掌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復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也將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與盡人事以待天也然此豈但為我之一身已哉盖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心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祈年之計者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完爾之衆正云耳故臣可不勉其誠而勉以成功也瞻彼昊天以其民為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旱暵無虐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悪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則昊天悲人而撥乱反正有檢爰王化所以復行與

此以回天勉人而終望惠于天有嘒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昭格只是祈求誠禱無饑是不遺餘力意猶上鞠哉等項雖死亡將近無如之何當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前勞庶正要本民安說未有民不寧而庶正能安定者曷惠其寧暗指雨說有不容絕望之不敢期必者此正與何辜何應結得絕妙

[illegible]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者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卬首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嘒音慧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格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

崧高全篇○通詩以世胙其功為主維周之翰三句正申伯之功末章言志且並及其尊功之本蓋閒視建侯猶為士者之私恩以觀堂能亦非申伯之休美故詩特鋪張其蕃屏之績備述之誠而光寵之親只千載蒙之是錫之遣之儀之以是其存者非止為外戚之榮而已當時宣王之尉申伯封謝君臣[illegible]命[illegible]今申伯封謝教將何以贈之乎後學當[illegible]在于天嵩山高明其神必露奏維申[illegible]之神一降而生甫侯于前降而生申伯于後維此申伯及後甫侯其身也[illegible]有四方之美[illegible]之翰垂以之藩衞諸侯[illegible]之宣平以之經營四方[illegible]行德意昭然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四方不[illegible]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甫侯並著如此是分封之典所由起於

此推申伯受封之由也上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不重重在下功業上詩言申而兼甫者其先世俱出于四嶽言其世裔之貴其遠耳兩及字有讚美之意重申上翰以夾輔王室照七章貞翰看于蕃在總領諸侯上說于宣在經營四方上說即維翰中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此其已然之功舉而言之為封謝張本○孔疏甫侯穆王耄荒車行刑罰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即今尚書呂刑篇是也書作呂此作甫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



言而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音嵩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

[illegible]
爲人之表式蓋欲王乃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作邑于謝俾南國諸侯在
總領中者皆以爲式也然既欲以封之不須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
伯課督經營定申伯之宅其意蓋欲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之子孫世世
執夫屏翰蕃宣之功有不必紀之太常勒之鼎彝自可以垂不朽矣王之
于申伯委之重期之遠如此。
此對分封之意說上忠勤不倦要入翰蕃宣屏盡職匪懈意王
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纘于邑于謝置邑于
謝也是式乘在申伯爲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登不平定以經營言
登以成就言其功即蕃宣屏翰之功也此皆詩人述其事而推其意
此王命之詞
三章○夫王命申伯惟欲其式是南邦也故因謝人之衆可爲南邦之
垣墉乃役鄉于是而建城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既欲封之
矣然土田不徹則無以爲祿食之供王乃命召伯定土田之經界以正
其賦稅而經國之需自是有所出矣私人不遷則無以遂燕居之樂王
又命申伯之傳御遷其私人而室家之歡自是安然享之矣王于申伯
其委之重而待之厚又如此
此亦述王分封之意王以式南邦而作之邑表裏江漢控帶荊徐眩
然爲一方重鎮作庸重建國句只就作城說徹土田乃王者之大法故
以命大臣遷私人乃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祿食有所需室家無相
遠總以休恤之周意此與上章皆反覆相足之詞但上章纘事世功
爲述王之意此章經野遷居則述王之命耳然大段亦約擬王言而

等之嶽也此詩推本申伯之所
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亹亹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illegible]反 王命召伯。
叶逋莫反 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 登是南邦。叶卜工反 世執
其功。賦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
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
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
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世執其功言使申
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
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王命申伯。式是
南邦。叶卜功反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叶他因反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賦也庸城也言
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
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傳御

爲之非必截然兩項也。

四章○夫定宅之命王固命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孰非召伯之所營乎。城郭所以衛民則其功始作矣若後寢前廟則先居宅而建而既成矣既成而藐藐焉有深廣之美是皆召伯之功之所在也夫營謝之功既成則申伯歸謝之行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則蹻蹻而壯盛有鉤膺以飾馬也則濯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采彰其寵遇之隆如何耶

此言封國既成而錫以就封之儀功乃營謝之功下文城廟便是就已成言以申伯旨者爲所封之人也謝無城而今創立曰有俶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既成正應有俶字此總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意四牡以駕鉤膺以飾馬言此乃將遣時而先錫以車馬不俟餞而行故下文即接王遣申伯云云可見。

五章○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有路車焉有乘馬焉而就國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汝者而必于謝者推我圖爾居終得一善服之美莫如南土之地闢而民聚也故分封于此錫爾介圭使爾執是以爲守國之瑞而傳世于無窮焉往哉南土其近王舅此行尙其念修爾之爾而將蕃宜之祀于以保茲南土乎無廢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寵任之重又如此

此言遣之就行○以分封之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謂以地美人衆行前令于擇取地意



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音畜)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去聲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餞音賤郿音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叶……)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止)其粻(音長)

地王易是保可也保字中有捍扞屏蔽意者宜以式南邦意非徒
守國而巳

六章○夫申伯既承王命之遄逝爲信邁之行王乃篤親匕之典而餞
之于郿之地既餞之行矣由是申伯指南國以言旋還謝邑而誠歸焉
嚮向之殷殷而不果矣然使委積之不備亦何以速其行哉殊不知王
于召伯營謝之時已命之彼申伯土疆徹其賦稅積其餱糧使彼市皆
有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遄其行而無留滯也此其餞送之誠
而供億之備如此

此章方行餞送之禮在途行供億之備總見王於申伯無所不用
其情不惟申伯行日速上信遄歸對上數留行宿徹十賦與上土
田不同十是井其田以授民爲貢額此則取什一之賦爲餱糧以供
一時之用蓋自召伯營謝時已預爲餞送非俟後王始命之遄行
無滯留意其遄行也○上文南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
行節匕有次序

七章○維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膺藩屏之寄既入于謝徒御
嘽嘽而衆盛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國咸喜而相謂曰我周所以保南爲藩
離今申伯封謝則外有重鎮而內賴以安汝今有良翰矣豈不偉哉此
申伯也爲王元舅而才兼文武凡文武之士莫不服之以爲法矣是其
德望之隆如此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所謂式南邦南土是保者可
無負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哉

上五章皆王之事申伯處此則申伯入謝而慰人心見其不負王命

行叶戶郎反○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時積糧以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

也然是於送行而備道其事如此上三句輕叠已見精神皆風爲工振飭之意入謝後此而入彼非已到謝也有艮翰以平日蕃宣維翰卜之也不顧何乃呼詞末句重望上見文武全才爲人所法正爲良翰處。

末章乃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不雖柔惠而休柔德之美又且直焉備剛德之用誠天下之令德也以是德施之于治則揉此萬邦而撫綏制馭之有道以是德播之爲譽則聞于四方仁聲令聞之昭宣矣有此德業聞望之隆而所以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作崧高之誦光降生之異德業之盛際遇之隆備叙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爲風一唱三嘆意味深長能感人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贈申伯彼無愧色我無諛詞誠足壽其行於味德業並茂亦封建之盛事哉。

此美其德業隆以表已贈言之意也柔惠句宜玩。乃字凡柔順者多忠諒而惟直則剛柔相濟者庶幾之使調劑也强則治以濟弱則撫以柔開者懷惠而須各條五而須義也柔德本亦大驗是其爲鄉土時封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孔碩誦據之大肆好意味敷氣之美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詩其能詩也

烝民全旨。此詩前六章敍其降生之異與德業之隆末二章則述其誠齊之役與贈言之意備中雖德與職並言然終以能教其[illegible]爲主蓋盡職亦其德中事也

首章○言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送之[illegible]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誦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

以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於性既善則所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之。○天生民其善猶此況賢人之生不尤異于人乎。蓋上天臨視有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于下是以爲之申保佑天子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者爲之輔焉是山甫之生天爲翼天子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生其美德也豈特如凡民哉

此詠降生之與先言民之生民者引起天生賢佐之尤者也。天生四句轉重下四句。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行者即懿德民之秉彝二句只作民說爲直截天監二句即連說此保茲一句之申而生仲山甫正見保茲也保即保佑之意生字須在懿彝性成物則天全上發意方起下文有力

二章○夫天保天子而生山甫其德識之全果何如哉以山甫之德言心柔而過其則者非柔也彼則雖順自持有剛克之英無過則之德非德之柔嘉乎儀色者德之符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見於外爲其柔嘉矣敬者德之聚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爲其柔嘉矣。所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致于古訓以爲行事之楷勉于威儀而約之規矩之中其學問進修也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彼則保獻之贊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敷有以宣布乎天下其發而措之事業也如此。七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也

此備舉山甫之德首句提起貫下下分三段俱要點物則意正見其異于烝民處柔嘉維則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爲美此句正貫令儀二句然下皆柔嘉之德致然儀以形于身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

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至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是式以爲行事之法是力不過以忘職
氣以御駁官而已若皆是積歷漢祖宗上意不是用道以得君使字依
若字來亦非天子使之言山甫之德能使王命之賦布然鋪加於四方所喻
德皆與樹此四句從德衍說到業上總上保茲天子生下仲山甫來
三章○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矣以山甫之職言之但是王命仲山甫
使之居冢宰之位而爲百辟之儀刑是總領諸侯之事精之致使之纘
戎祖考之官而惟王躬之是保是輔養君德之事備之久且王之明命
賴以出納是爲王之喉舌與入則與司乎政本王之德政賴以敷布而
使判於四方之不遵其出則經營四方是仲山甫之職事行一之不備職
此宜節山甫之職本德業來首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平看此節
就王所命而言求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是百
辟謂發之是內後而可爲諸侯之楷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
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納是既承而復命于王喉舌只是樞要之
經賦政巡行侯國之事與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此則王命之如
此也四方爰發四方皆發以應之盡王之期望如此不可使作
人應說過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
四章○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彼赫赫然尊嚴之
王命於是將也仲山甫則奉行唯謹而不孤一人之托焉能有以將之
邦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識別能精而不淆是非之辨焉
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其理又必以慎其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而不
持邀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怠則夙夜匪懈以事其天子



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纘戎祖考王
德
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爰發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
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
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
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
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
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
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以事一人○賦也肅
肅嚴也
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

以守己忠以事君備也付託以解責以必察之意將之苟富貴
聚家行之餘存也此是將帥謀而敎攻亦在其中與治同道
爲若與亂同事爲吾弱之不止分別就行勸戒意在明哲理說德
說察于事就纖悉上說保身只全此物則之理便是保身亦謂之盡
職者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其履滿之有道也事
一人該學[illegible]上
五章○然仲山甫之德不止此也自其待人言之常人有言柔者易制
人則容易而茹之剛者難犯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
甫于柔者則撫之以仁不以其柔而茹之于剛者則制之以義不以其
剛而吐之惟不茹故柔者蒙其恩而皆在撫恤之中未嘗侮而欺之
也惟不吐剛故其剛者強禦而皆歸于節制之下未嘗畏而避之也剛
柔合德中正不偏仲山甫之柔嘉豈人所能及哉
此章下章俱以人言起者見常情如此而仲山甫不然正見其異于烝民
以終首章之意此章是就待之柔嘉則處德出言之節叶借用字
而剛柔是以人言不茹不吐兩不失正根明哲來大臣持衡天下其
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矜有撫綏氣象不畏有
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證其不茹不吐乎上二句
六章○又不特此也人亦有言德爲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
舉也特凡人不免溺于物蔽鮮有能舉之者我謀度其能舉者惟仲山
甫獨得天性之厚而不蔽其民彝物則之靈惟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
遺也我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不待于吾之助而

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叶魚巨反賦也人亦有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人亦有言德輶音酉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床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

亦無所容其勁矣至于人主一身萬幾攸萃袞職之缺不終無也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彌縫至誠以感動自有以補其缺而復無過之地豈非天生人而畀予哉

此中其能舉德以輔君德也亦見其異于烝民處德輶如毛二句是人言下我字作輕对上人言舉措以身体之物具而則自全也愛莫助句輕特以見山甫之獨能舉德也補袞職全根舉德來袞職有闕不可作過失看只是一日萬幾或有缺略未周處也補之即上夙夜中事謂能彌縫匡救有以潛消其亢而預防其侮正所謂保王躬事一人也。

七章○夫山甫能舉德輔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怨之乎惟仲山甫當出行之時祖道之際以觀乘之四牡則業業而健矣以從行之征夫則捷捷而疾矣是時山甫恐付托之甚重慢才力之弗勝瞿然有靡及之懷然所以懷者何也蓋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也乃王命仲山甫與築以城東方而式民固國在此役焉其任甚重是則安能以不懷哉

此及下章四牡八鸞凡三言之不過党言以成章耳不是始行在途至齊之別毋惧駭及恐付托不效也此句且含蓄只敘其心耶此下城彼東方乃舉其事言之城非城守之城爲齊築新城○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

末章○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騤騤矣以八鸞則喈喈矣仲山甫與此以往齊宿必有竣事而式遄其歸以副夫子凝注之心

[illegible]

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繼仲山甫獨能補之蓋唯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叶極業反 **四牡彭彭** 叶鋪郎反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四牡騤騤** 音葵 **八鸞喈喈** 音皆叶[illegible]反 **仲山甫**

[illegible]
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固以此誦告
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爲者而聞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
何靡及之足懷哉夫君臣朋友相與有成中興之盛非偶然矣
四牡二句與上四牡一章式遄其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不可久虛意
作誦總全詩言穆如清風言其意味深長足以動人就山甫所能見
之非自誇其詩之美求懷即上靡及之懷以慰其心述其德業之隆
見城齊乃所優爲而以自慰也
附考仲山甫姬姓虞仲之後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氏焉晉語云王
賜之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
至之師旅樊仲之官守樊仲即仲山甫也封于樊故謂之樊侯
韓奕全首○通篇以王親命之六句爲主首章是命其纘世業以修職
業受命之事也二三章是王命錫贄之事四五章既覲而遂成婚姻
之樂末章言興世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勉之也王命二
字重
首章○韓侯初立來覲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曰諸侯繼世
而立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
彼奕然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倬然之大
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焉王乃重其繼體之
初而親命之以爲列爵諸侯而北守藩服爾祖之舊也爾其纘爾祖考
之舊服無廢棄我之命當汝能夙夜匪懈敬謹以供其職則朕之命于
女者山河帶礪國以永存終不至于改易也且爾既總領爲諸侯則不

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illegible]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係城彼東方其心不懷豈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音幹不庭方以佐戎

來庭之國正汝所當榦者也不必布德宣威以榦正之乎以佐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之勢焉如是則職業以脩而世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事如此

首四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處下因其受命戒其修職業以繼世業也厲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停處亦見中興氣象受命要點士服入見是無敢尊覲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纘戎祖考只命之繼世為諸侯無廢朕命七之修職業也修職業即纘世業意不承以庭斷王應其選不易合有戒意此正與無廢句相應榦不庭方又是虞其位中抽出第一義以戒之榦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備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戒辟汝君也王自謂倖戒辟敵王所愾以佐中興意

二章○夫王既命之矣必無以錫之乎舍是韓侯之始至也觀彼四牡則奕奕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以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也蓋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交龍之淑旂有淫旂之綏章所以表其侯者已至而飾之乎車者則有方文之竹簟以為蔽有錯衡之輿衡以為路車之飾何美耶有玄袞而畫以袞龍赤舃而加以金飾者何其盛者至矣而飾之乎馬則額下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之金有不特飾而當中有纓鉤之金馬之飾何美耶車之飾不惟簟茀錯衡已也有去毛之鞹以持式中使其間而不壞有虎豹之淺以覆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飾于是乎備矣馬之飾不惟鉤膺鏤鍚已也且以皮為鞗而繫之下垂以尚其容焉以金為環而纓於轡首以尚其文

辟音壁○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辭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倣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戶郎反**玄袞赤舃鉤膺鏤鍚**音羊**鞹**音廓**鞃**音弘**淺幭**音蔑**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

執而見之以合瑞也王錫之句皆下六句殊所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七之類皆色者也淑即交龍旂章所建與旂共一等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簟笰者所謂鉤膺之類盡在樹服之上故金路有鉤無錫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其錫鉤者盖特賜之總之天子錫命之寵光也以所以下賤一等爲物類

韓侯受命之大既覲而錫之矣遂出而還國以韓侯受命之事但見韓侯之歸與其所往而祖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亦是類又承王者之命而送之故其餞送必有酒也則有清酒有百壺之多餞必有殽也其殽則何所有乎炰鱉鮮魚也其蔌菜何所有乎惟筍及蒲以贈之其贈則何所有乎乘馬也有路車也所以贈行者有節如門之外又通其刻有楚之受而侯氏歡燕父諸侯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寵餞送之厚如此

此敘其發行之事以見王朝寵遇之隆也顯父之餞承王命來方見其寵餞于出宿之下則餞亦必于屠矣酒殽俱出大府清酒百壺言其多殽蔌何所殽蔌俱美也路車乘馬亦非臣下相贈之物盖皆錫之于王侯有贈行之儀命顯父因餞以致之亦殊典也所重在餞故以盛其終之寵待言韓侯備此寵之容光也所以指上

娶妻章○且韓侯于是觀也婚禮亦以娶妻爲則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爲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爲蹶父之子則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而衆盛以八鸞則鏘鏘而和鳴儀衛備而物采章甚不顯然其有光乎而親迎之祉極其盛

旂旂竿之首爲表者也錫馬當盧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幭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紐擊轡首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音庖**鼈鮮魚**上音**。其蔌**音速**維何？維筍**音笋**及蒲。其贈維何？乘**去聲**馬路車。籩豆有且**音疽**，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韓侯取**去聲**妻，汾**音焚**王之甥，蹶**音媿**父**音甫**之子，**

美蹶父以諸侯之媵而從之以諸娣之衆其動容則祁祁而徐靚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顧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之大下之盛儀多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何如哉

此因覲迎而叙蹶父之賢以及婚姻之盛也○親迎事與時皆取妻當在昏行而當決反後者此詩因以之各歸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叙之此也汾王二句叙其親迎之五句叙其親迎之禮韓其盛與顯彼蹶父之光諸娣四句是來嫁之禮叙其盛迎百兩郡君禮從諸娣大夫送[illegible]止從容謂從[illegible]推蹶父為卿士其卑必在京師韓侯朝覲京師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侯之門

士文之夫韓侯婚亦之盛却出於所以傳蹶[illegible]者豈徒天作之合已哉蓋有蹶父之為[illegible]以取武勇之才俯使臣之命歷聘侯國靡所不到皆有以量之殷因為韓姞擇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孔樂哉韓土也流而為川瀦而為澤訏然甚大矣且所産之物魴鱮則甫甫而大麀鹿則噳噳而衆群戲熊羆貓虎無不有也韓土可樂如此而蹶父相攸之下既樂其有此令居矣然則韓姞之居寧不燕然而安樂之意適其婦樂之情乎

此因上韓侯取妻之事以叙其得配之由也蹶父韓侯[illegible]上[illegible]不到寫卿士而使侯國也故所歷多而因為韓姞相攸耳孔樂韓土下五句見之川澤句土地之美也魴鱮四句物產之繁也[illegible]正以見其土地美且盛[illegible]相攸時未何方就韓姞歸[illegible]者矣蓋所以為之地學者適其所處之[illegible]韓姞歸韓之[illegible]

[illegible]

韓侯迎（去聲）止（叶奬里反），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音弟）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衆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去聲）韓姞相（去聲）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音許），魴鱮甫甫，麀鹿噳噳（音語）。有熊有羆，有貓（音苗）有虎（叶[illegible]）。慶既令居（叶斤御反），韓姞燕譽。

討之始乃召公率燕師以完之其立國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蓋以蠻之先祖嘗受命于我先王而為百蠻之長則夫守籓服而因統蠻方者乃韓舊職也故今錫韓侯以追貊之北國使之奄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王固命爾以繼其世業之爾將何以修其職業以副王命乎彼城也以國所當修也必寔墉而增其所未高寔壑而浚其所未深畝籍以定民所當衛也汝必寔畝而治其田疇寔籍而正其稅法至于歲事來庭方物所當貢也必獻其貔皮赤豹黃羆以貢所有于王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纘戎祖考朕命之不易者此矣汝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于終亦勉戒之意也

首二句原建韓國之由幹不庭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纘戎祖考之意墉四句是命以修職業以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六句意因時百蠻因字是因其倔強難服不可無長先王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故今王錫以追貊而使韓侯悉長之追貊乃百蠻中之大者正是北國也寔墉四句皆蒙王錫說來墉壑以固國畝籍以足食是乜經國之務修城池非新築新鑿但舊有者修之而已獻所有以得用修貢上之儀也總是備言慶位中事。此章與首章雖互發但上是王言此是詩人申廣其意以見必如此而後王命不易耳

附考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乜為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是也平王時為晉所滅

叶羊如羊諸二反○取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平聲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陌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賦也

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江漢全旨○此詩作于成功之後有君臣交美之意前三章追叙其經營綱理之功四章以下皆述其寵賞策命之事也篇終要歸于文德不矜已功惟導君以善可見古大臣忠愛深心

首章○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曰我穆公以王朝重臣膺平淮重寄其行也何如但見所涉之江漢則浮浮而甚盛矣所率之武夫則滔滔而順流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無敢有安逸而遊荒者蓋曰淮夷倡亂已法所不赦故我之來也必兩此異域惟淮夷之是求耳且車所以載旅則既出我車旟所以統衆則既設我旟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遊徐者蓋曰淮夷弗順乃天討所必加故我之來必陳此王師惟淮夷之是伐以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此總敘伐淮之功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首以江漢爲言滔滔武夫行貌順流言順東而下也匪游匪舒莫敢安舒自是人心競勸如此無徹戒可譽意求來求鋪是聲其罪而討之有淮人必得意求者以淮夷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巢穴鋪者以淮夷竊據諸處故欲陳師以誅討

二章○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洸洸而威矣召伯率此師衆以經營淮夷之四方凡發謀出慮以爲蕩平之策者罔不盡也但見一指顧而淮夷底服則南征之功以成捷馳檄以告成于王矣夫四方有亂則王國不安今四方之既平而王國庶乎其得定矣人心多懷則王心不安今時靡有其爭而王心則以之寧經營至寧成功如此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江漢湯湯（音傷）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陘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召穆公名）式辟（音闢）四方徹

居其力能是四方即在淮夷也自後延言總之四方平告成即奏捷馳驛露布馳告非召伯自歸也四方平而王國定外輯故內寧也時際爭而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真是相承不須歸重王心

三章○江漢既平而成功矣召伯猶在江漢之滸王又以疆理之責命之以爲淮夷倡亂四方之地不免侵奪至是畫界其闢四方之侵地徹我疆土以復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畫疆理遂行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盡什一而賦我制以中正之法而爲四方之極皆令淮夷所侵亂較徹溝洫而治之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遵行什一之法而已故召虎承命遂往而經之以遂大界理之以別溝涂直至南海之濱而後止焉其成疆理之功又如此

戎功告成召公尚在江漢故敕書再命之六句分式闢四句王述三命之詞辟開擴其侵地也非徒治荒蕪已也地爲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闢土而隨布以徹法也于疆于理正徹田事疚不恤民疾棘更張太驟求極則指徹法言末二句另說只直至南海蓋又極言其疆理之廣耳

四章○夫經營雖兩盡其功則召虎之功懋矣王者何無以勸之乎蓋向也淮夷倡亂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當勸之曰昔我祖文武受命之時寔賴爾祖召公爲之楨幹凡大驗政而辟國者其功至今在也今爾任旬宣之寄毋曰以予小子之故而勤勞王家也當念先人世功不可泯沒其所以立功報王者但自爲嗣爾召公之事耳誠能肇敏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則我用錫

**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

不祉亦無異于文武之報康公矣夫王命召虎其激勸之意如此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此述王委任責成之意以起下報功之典也六句分卻謂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述之為下文張本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以為文武楨幹而此績亦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以纘先勳之事敏謂曰爾圖之戎功即經營疆理末句以報功歆之也

五章○夫既有是戎功矣而王之用錫不祉者何如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矣從受之于此亦未足以見寵異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武之所以昭代周之有世臣而不替之有賢臣世君恩之厚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享福祿無窮焉此之至為臣足以盡報答之萬一也

承上錫祉來虎功在宗社報之者當推恩故有圭瓚秬鬯以祀先祖虎功在疆圉報之者當加地故有山川土田以廣封邑首六句大都以策命之[illegible]語成文圭瓚秬鬯[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之錫山川土田授之先祖非[illegible]所[illegible]故[illegible]于[illegible]而錫之子周蓋岐周為文王興王之地亦康公受命之所使[illegible]受命于[illegible]我周有世臣下得[illegible]之所不[illegible]召公之功[illegible]

公之事耳能開徹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音離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音暢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他因反于周受命叶滿并反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賦也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辭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illegible]叶虛[illegible]入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illegible]

圭爲之故謂之圭瓚秬鬯不同鬱鬯鬱金香艸者以和酒者未
和鬱鬯謂秬鬯其曰一卣者孔當祭之時始入堂和鬱鬯以灌鬯而
陳之一卣也當在淸身詩未發故曰盛之

六章○夫召虎既拜賜于周文遂奉策書以告廟虎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祈勒之辭又祝天子以萬壽之策名與銘器同其不朽而稱顯之私與斷其相爲終久矣不特此也又謂我明明天子內修外攘令聞於此今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後於永圖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綏天下要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敷陳其文德流造化之施陶於洽于四國之間然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令聞可垂于有永矣此非臣子之所深願乎大君隆錫予之恩臣盡忠愛之誠君臣交盡其道於此可究

此章俱是報答意但首四句是報稱下爲勸勉也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對者不隳君命揚者不隱君賜作召公考謂作廟器以勒策命于上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飴考王命之成萬壽亦是勒于策命之後者明七句只呼遐重不已上連下二句作一串看盛矢文德以治四國乃功之所以不已也令聞凡內修外攘皆是句專說平淮言矢文德要補出武功來以不徒尚武文陳德教是報謝無窮意

常武全有○此詩作于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之功須以末章王猷允塞四句爲主五章以上是詳兵威下是歸其王道懷遠之功當王本

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邾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邾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

以兵威服淮夷而以王道歸美之者見美不忘規之意○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者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

首章○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曰吾王憤淮夷倡亂爲自將之行當將命以蓋乎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其盛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南仲爲太祖官太師字皇父者整我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違律而雜齊修我戎兵使器械之堅好不至朽鈍而雜用夫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特此而不敬戒未必有成功也又必敬戒以臨之而無使傷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深者蓋以淮夷倡亂而南國受之不寧故入之治軍戎而存敬戒者正欲除淮北之患惠我南方之國使斯民獲安措之休也是視命大師以重其軍事者如此

此是親命三公以治軍事也赫赫言威儀之尊嚴明明言號令之光顯非昔之委靡闒弱矣就命上見要得中興意位居卿士祖爲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而三銜曰南仲太祖稱其世公以見韜略之素閑曰太師皇父敘其位字以見威令之下當整是比什伍之部分以兵器言也修是選車馬備器械以兵政言也玩以字亦不必板對既者謂其如此之意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懼不輕敵也四有嚴有翼言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夷在淮北南侵則諸國爲之不安故云然

二章○大是行也既有太師以重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之尹氏將王命于程伯休父以命司馬使之左右陳行



叶訖力反 **惠此南國**叶越逼反○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序○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

[illegible]

伐之士察其為亂首者執之以伐之可也然前之所以訓練生聚使人之子政則環不得以就擒矣故强人既得仰當振旅而歸不留不處于其處徐土之三農得以就緒而無從時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勵軍事者如此

此節命六鄉事首二句是詩人敘師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左右陳行謂結陣而行部伍之整齊也戒我師旅即陳師鞠旅意紀律之嚴明也率省是一時事淮浦即是徐土以淮浦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首者伐之不欲濫及無辜也留處宿兵以鎮之處是遷延不還之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皆指淮浦之農言上章誓將而臨敵則曰既敬既戒此章誓師老而旋歸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之師〻此見誓師以誅罪者伐罪之義遣師以耕田者愛民之仁

附考程伯休父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火正重黎之後宣王後失其官守而為司馬

三章〇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〻乎其顯明氣勢之張業〻乎其盛大蓋天子自將而聲武昭然其可畏有如此矣故王師之始出也舒徐而安行匪紹為而失之糾緊匪遊為而失之遨漫特遵其常度而已然先聲所至自足以寒敵人之膽而徐方之人皆繹然騷動以震驚乎徐方真有如雷霆之作于上而徐方之人不勝其震驚之甚者矣是王師在道而威之可畏如此

此王師在道時事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

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軍制之耳〇**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〇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〇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〇**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音喊**如虓**音哮**虎鋪**平聲**敦淮濆**音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〇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

心赫[illegible]二句重天子自將上見威靈光顯氣勢昌盛自與命將出師者不同徐方畏服皆本于此王舒六句[illegible]下[illegible]部[illegible]雖言行師有常節行止各亦有儀[illegible]自見如此[illegible]徐方就我[illegible]徐方震驚[illegible]徐方[illegible]末四句反覆形容[illegible]其[illegible]之狀

四章[illegible]徐也天子[illegible]威武有如雷霆之震驚而懍然天威之不可犯[illegible]將士之心自倍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激烈[illegible]陳于淮濆也有就而執其[illegible]

此[illegible]陳兵徐土[illegible]守皆以王之武[illegible]臣[illegible]出于忠憤[illegible]其[illegible]勝[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勞餘力赫然不可[illegible]截彼二句[illegible]六師四句意在[illegible]以王師之無敵[illegible]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爲之張皇以師旅則嘽嘽而衆盛[illegible]如飛如翰何疾如之[illegible]如江如漢何衆如之[illegible]則如山之苞不可動其動而[illegible]如川之流而不可[illegible]伍之連[illegible]而絕之也翼翼行列之整[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不可測而測之也其鋒之鋭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而克矣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此是征伐[illegible]如[illegible]字[illegible]形容[illegible]如飛如[illegible]

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音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

然臨之而不驚也如川之流渾渾而來雖衆而有紀律當之而不悍也緜已言部伍聯屬首尾相顧非衝擊之所能離翼已言行陳整齊左右齊一非掩襲之所能潰也不測言奇正互發離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言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所角其力也濯訓大是辨通其行洗濯震蕩成與維新意

六章○此上之服遠也恃兵威之盛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大猷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致允焉而信塞焉而是以而服徐方之有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矣不但來而已也至于上下內外咸歸而無二徐方旣同則由王猶允塞以罪其獲中故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非天子之功而誰功乎且四方或因一方之亂而併一方或乘四方之亂而發難相因也今四方而旣平故徐方稍頑而不庭者不但來庭而已也至於中心誠服永服而無攜徐方旣不不回則南國已服而自將已成吾于此又見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豈又處于是哉夫不服以威而服以道此帝王師也詩人所以美之

此收功而班師事也歸功于王獻上王猶允塞日內修外攘言允信而塞實此中興之本也來者歸附同者集合就心服上說皆信塞之猷乎之使然故曰天子之功四方三句只就天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下截來庭稽首而稱臣也不回革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就徐夷說王曰還歸即日班師見昔之親征非得已意正應前南國三覆之命

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湯大願之兆衛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音占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債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辭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西山二音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瞻卬全旨○此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亂耳以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爲主見得女禍盛故寺人親婦寺近而正人遠女戎盛則外戎乘此定勢也以明首章非天降亂意而末訓欲其法祖以救亂也

首章○此刺幽王寵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也曰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者予觀今日而知禍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爲德者也瞻仰昊天則不我惠而已使我甚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焉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小人爲之蟊賊其爲害也靡有平夷居止之期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爲之網罟其爲害也靡有平夷瘳愈之日則士民之病也將何時而止哉

此章總言禍亂下章方指禍亂之原瞻仰二字還是望惠于天惠是惠顧之惠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以國論國政言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者無所歸咎之詞蟊賊虛指其人罪罟是指其事此四句說盡幽王亂象任用非人刑罰不當無有平夷極止平夷瘳愈民之所以病也

二章○而蟊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土田人民各有分守也惟有此蟊賊之害是以人有土田女反取之以爲己有人有人民女反奪之以爲[illegible]利則所蟊賊乎人者無所不至矣刑罰之施宜[illegible]其平也惟有此罪罟之害是以此宜無罪女反收之而加刑焉宜有罪女覆說之而[illegible]則所以網罟乎人者無所措手足矣又何爲如此大亂使庶民之[illegible]一至是哉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殖西、殖由二反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音脫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以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illegible]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其

詩刺小人正所以刺王也
三章○陵其所以致亂者非無由也彼君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宜哲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啓釁而覆國而已故此詩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梟為鴟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豈以婦有長舌能致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旅者豈由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若君子之言非教誨則規道當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亂而為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此以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二句為主始借哲夫以形哲婦之好終兼奄人以甚哲婦之惡無非見亂之生自婦人哲夫只引起詞首一何尚大業說疑似成語懿厥哲婦一厥字方指褒姒傾城依集傳單以覆國渾說勿言及疑政撓權侵下婦無公事二句意懿即根上哲言撫其外非不懿美究其心反為梟鴟耳以其多言能階亂故也總是欲惡之如此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匪自天降究未兼婦寺者與婦人相倚為好者也為諸為懿豈惑君心

小人得志而刑罰不中皆由于此婦為之主寺帶說

四章○然婦寺之惡可勝道哉蓋其外貌智辨之巧以窮人之言內蠍忮害之心変詐無常每以譖妄倡始于前終或不驗于後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假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為慝乎婦寺之敢于為惡其情狀蓋如此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



言婦人之所以兼以奄人為言者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鞫人忮音志忒音特譖僭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叶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叶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也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六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所宜與也今賈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婦寺所當然[illegible]
然則婦人雖有內才[illegible]本無朝廷之事也乃舍其蠶織[illegible]豈不宜
家之政乎則亂矣哉覩此而天下之亂信由婦人寺人
此極言婦寺之惡而終又深咎婦人干政之非[illegible]
也朝如鞫獄之[illegible]推勘到底使人不得[illegible]
言婦寺所以[illegible]其心技害而變詐無常[illegible]
使不可測[illegible]
口過之[illegible]
四句言婦人預政之非如賈二句承起下二句以君子而忘義至利
以婦人而舍內事外言其所宜

五章○夫婦人之亂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為天之子天宜有以眷王矣今何為責王而降此大厲之疫乎吾王為神之主神宜有以福王矣今何為不富王而有此國邪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有內戎者必有外戎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且天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逆亂[illegible]自修于己至于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illegible]則國必危吾見其日殄瘁也宜矣安能回天神之[illegible]此窮其亂本由于婦人而歸咎于王也何[illegible]王自忌不必指出其故見時大戎之[illegible]人狄人[illegible]類也中國有婦人干政[illegible]入中國之[illegible]

[illegible]

何以刺。叶音砌 何神不富。叶方味反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而重言之以[illegible]

○觱音必 沸音弗 檻[illegible]音[illegible]

節不容緩殆如救焚如拯溺

六章○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寧能恝然于懷乎彼天之降禍殆無寧曰不可爲不多矣所望者尤賴吾國之仁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爲孔促不可爲不近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此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殺其侵亂之多有紛至薦臻意雖其幾衰亂之近有殺彰禍迫意而言降罔只是疊上語不甚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心之憂以救亂之無人也

末章○夫天之降禍固爲可悲矣獨不可以諭禍焉耳乎彼泉水瀰湧上出其源深矣況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憂之矣然而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益已無可爲者然豈無可救哉誠以藐藐昊天雖若無意於物其功用神明不測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人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諂而遠色無忝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圖回天變豈但爾之身可延不絕之緒哉雖子孫亦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吾不知其終也吁此知君子忠厚愛國致天恤民意矣

此以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二句爲主首言泉之發必有其源興嗟之生必有自始寧自今矣言自哲婦入宮之初即已憂之君子明見幾先大率如此但宜含蓄不得明言不自我先二句益怨詞也天之克鞏要在禍亂中見出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撥亂而使之固蓋不復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水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叶桑郎反**瘨**音顛**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音語**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

相承勢所必至皇祖文武也無忝皇祖以親賢遠色爲式故不後指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言及于此深欲幽王徵悟猛省使邪正人用則邪人決退可見周家之天下不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窈窕之淑女無所事哲故城成今日以梟鴟之哲婦無所事哲故城傾婦德之係于天下豈淺淺哉

召旻全旨○上篇言內寵于褒姒此詩言外寵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此意全然在篇末

首章○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也曰夫人君操賞罰以進退天下用舍不可不審也今王深有可傷矣彼忌其不仁服慴下者也今乃疾威無道降我亂之禍而病我以饑饉之災使其民盡至于流亡內而中國外而疆境盡皆荒虛而無人也天之虐人何其慘哉

此言天降此災致民困危也○晦說下流是流徙壯者散而之四方亡是死亡卽老稚轉乎溝壑因而土地皆荒虛勿文對說

二章○言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耳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爲斯民之害而使之流亡者豈天變爲之哉蓋以蟊賊之人能內潰人之心腹昏椓之人不肯供其職業此二者皆潰亂邪僻之徒窩深惡而痛絕者也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乎我邦則豈不至于荒亂乎是以上干天怒而致此網罟之亂也

此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爲致亂之由天降罪罟貫下說卽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皆羅織者良使乎見無指羈罪罟也本由下用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曰蟊賊曰昏椓門潰七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牙什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音紅 昏椓 音卓 靡共 音恭 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叶十工反○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乎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皋皋訿訿 音紫 曾不知其玷 音店 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玷缺也塡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黜陟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七如反 我相 去聲 此邦[illegible]

[illegible]
□同心共濟亂極矣不思共其誠意同據指鉏戕害稼之行矯與俾子
其之道同莫與亂生不敢鉗制矣何之可味想見當時信任小人
之專不復可動搖矣
三章○見此小人在位卑濁肆其頑慢而不修誠匕然務為毀謗以
相傾由明者觀之玷缺本不可用也主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于競匕
然匕甚久不寧無一時之承安者以乎久于其位也而重見貶黜不得
以居其位焉用者不貸匕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固欲無亂得
乎
此言亂臣不知而姦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小人卑濁正與君
子兢業相反我位卽指兢業之人言非詩人自我也曾不知孔昭帰
重咎主上
四章○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国脉日蹙無有生意如彼
歲旱之時草枯槁而不能遂茂如彼棲苴之木而不濡其澤斯民無生
意如此則國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此非小人
之所致哉
此承上說來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
悴兩如字乃形容之詞非喻也雖謂昏椓者涸其治脈卑濁玷缺
者涸其治源故民憔悴王澤枯槁如歲旱之草不潰茂如棲苴之形
無潤澤民生有此等景象邦家之殄瘁必矣此皆任用小人所致焉
有不亂者
五章○夫國主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能自已乎思昔先王之時夫

潰止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也○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也潰亂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粺音敗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疏糲也時是疚病也粺則
精矣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
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
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
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勞為此故
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
烖我躬叶姑弘反○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
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
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

下殺蠹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疚者也而今世之疚雖不可與先王之世例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此道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稗其分審矣揭不自省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復覩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以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憂之深而不能已也

此章傷國蹙之甚而嘆小人之可憂也首四句承我相此邦說來通說下竟下二句說下上臨降死亡說此不言更甚一層所以至是者以君子竄屈而小人用事故下遂言小人之不避君子而發之彼字指小人小人贊亂邦國猶疏米之比也斯字指君子君子純粹精是猶精米之可比也胡不自替以避賢乃君子如此斯其職轉一語王已不知則必無替之者此以相推其自替且益恨極無聊之想慨嘆憂亂而無情緒意

六節乃夫小人不替而君子甚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曰此之禍亂不由外之不入內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為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為致亂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遂其罔極之好而肆其蔽塞之害矣是以我心專為此憂至于愴悅日益弘大而憂之可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免乎憂不可得矣

此言小人誤國亂之本也上四句是借字發意兩自字言小人明明啗亂而人曾不識此首是泄竭由外不入而今不云自頻泉竭由

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音蹴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闢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蹙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其四

卒章○夫感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昔之盛其用人爲何如耶昔我先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廣南國成而來天下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也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蟊賊昏椓之人是以犬戎內侵諸侯外叛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衰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日今不可復見矣吁于嗟惻之中寓思望之意可謂忠愛者矣嗚呼終不知政周安得不衰哉

此正言今日致使傷之事而追古傷今豁深嘆士之不用舊也但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語意分而不發到末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辟國百里就開拓說如嘆內修成而歸周者絡繹非辟而何于驪山見西戎之侵于織錦見諸侯之叛非蹙而何只從日蹙與言其有百里亦以意會之也當時去宣王中興不遠其老成碩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薛方山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此篇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召之盛以寓亂極思治之意猶下泉之終變風也

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 詩經去疑

上元王文烜遂升編輯

三頌大意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其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言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序以衰亂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魏仲初曰周頌嚴正魯頌誇張商頌簡古其體亦自有辨。

周頌大意

孔氏疏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嘉也蓋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

清廟全旨○此要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當以不顯二句為主總是贊文德在人心上首六句分上言奉祭者體文德下嘆文德之感人深也。

清廟章○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曰有廟之假詩思孝亦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不可以觀文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者也當夫祭禮方行辟后咸集尊而助祭



# 詩經卷之八

##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頌附焉凡五卷

##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去聲）濟濟（上聲）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於人斯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

者有顯相也則肅雝乃而顯祖之德皆文王和敬之德矣卑而與祭者有濟濟多士也則文德是秉多士之德皆文王和敬之德矣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越之若與在天者相感孚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合在廟之人皆體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如此是文王之德不但顯于昔而亦顯于今觀夫西土之昌之日猶夜也豈不顯乎不惟承于前而亦承于後觀乎左右奉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乎[illegible]于德之至[illegible]有以使當人心而無有厭斁于人世此文王之德所以為周人世祀而[illegible]歌之不忘哉

於穆[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有[illegible]廟[illegible]新[illegible]樂[illegible]見文王穆[illegible]之神凝聚于斯何等深遠而清廟將將凡在廟者亦皆愀然得以復見文王矣豈可[illegible]肅雝中是文德秉文德而秉此肅雝顯相是尊而主尸獻者多士畢而奔駿事者皆諸侯來朝于新邑者因相祀文王也對越[illegible]昭[illegible]如將見之意駿奔有周旋[illegible]如將弗及意然對越[illegible]于[illegible]在天之靈[illegible]于在廟之主也駿訓大而疾大是從容而寬大疾是敏疾而不遑總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以上見在廟之人皆體文之德以奉文王之祭正是聖德在人心處不必重人心之誠上不顯二句是承上總言德之昭則不厭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無斁承顯承句來是[illegible]久[illegible]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不專指在廟者但舉廟中以見天下也斯字不可略為咏嘆之詞。

周公之什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文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詩見有不名□□之□□□□□□人所當繼述以承其傳

也○下節註中一道字不必泥道即德見于事也

維天章○此亦祭文王之詩曰聖人與天同一道也善觀聖德者求諸天而已是故維天之命於乎其深遠哉運而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於乎不已則天之所以為天者于此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如純之德純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者于此矣夫天道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此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擬天也言天命是提出文德之源頭來總是贊文德之盛處天與文其是一箇誠寔流行于太虛為命降命于聖心為德於穆不顯是贊歎詞只重不已與純上是論丟程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也純是即說不雜者之明著也

二節○夫文德之盛如此正我後人所當嗣守而不替者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如恤我而啟發我之思輔翼我之行乎幸而見恤于神靈也我當心領神會以受之而大順文王之道凡所以修已治人者務遵行而不悖焉然豈惟我所當順哉繼我而曾孫者又當篤厚之而順此道于不忘也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世與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乎

此承上文德之純來首句提起下三句串看假以溢勿作疑詞恤我不專就祭祀時言凡平日所啟發輔翼者皆是收承受之謂是服膺勿失意大順有變通廓大意世世大順便謂之篤厚非有加重意

維清全旨○此周人深有意于用典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特其為致治之評正見其所當法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章○此亦祭文王之詩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續而明之使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續之使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文王之典皆歸天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聞國承家者用之而成永清之業繼体守成者用之而成日靖之休莫不有成緝之可紀焉則是典也所以兆一代文明之維新啓萬世太平之盛焉不爲周之禎祥乎信乎後人所當淸明而緝熙之也

文王之神在天文王之心在法必淸明而緝熙者以文王之德原緝熙敬止也肇禋自武王剏業時言迄字中含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有成兼創業守成言禎字實根有成來

烈文全旨○此詩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示以報功之意末節不必作戒勉要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厚如此儀禮賓三獻尸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

烈文章○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曰宗廟之祭我主之而辟公相之者也今日之獲福豈我之自致哉盖由烈文辟公竭誠以助祭神之格思而錫此祉福之大也是福雖錫于先王而所致之者則辟公助祭之功居多矣然非惟惠我一身已也且惠我以無疆之福使我之子孫永保此祉福于不替萬年如一日焉

烈文二字連看烈正贊其文祉福說得儼然無成業致盛治非徒當貴也祉福就王者一身言下二句是祉福衍于無窮四句緊相連稍緣便非口氣

[illegible]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音訖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無封靡于爾邦[illegible]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illegible]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之女邦則

邦世守大王之法而敢且者貴無其以專利潤先王之規而害出者
無斁以傷財維王固當祭於宗廟以尊其祭汝又念今日有此功
祭錫福之大功則當及不忘未足以爲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序之
而益大之所以制汝而保不廢者將由汝之子孫相爲續者可也如
是則所以戀我無競者歷乎其心矣
○上二句疏其已然當有之事以戒用以引起下戒功非戒詞
也序者以位相傳之謂且遠之以繼我一祖不墜而土實是益大非加
物進爵之賞錫報功與以子孫繼德方其極言之
無競章○然我之爲不止此也強之非強哉其道乎能盡人道而
參修成備則大道立四方之神明其瞻仰以爲訓矣何爲如之爾位
非爾莫道其德乎能備其職而保埋必其則繼德立百辟之準百辟
維衆許于我乎儀刑矣何顯如之天道德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
於乎前王沒世雖云久矣而今之天下猶且訓之刑之而不忘豈有他
哉亦以前王道之强德之顯故耳汝能于道德是勉則所謂無競之
皇之者自求于不精矣可不勉哉
此又欲以道德下將先王感人者來做箇徵驗正見不可不修也只
事無競不顯上四方訓正見其强百辟刑正見其顯與大雅庶感人
者不同上四句已直指前王故下繫接不忘亦倒裝文意但訓刑在
當時不忘在後世語亦有辨
天作全旨○此以善修與善守見宗祖以一岐山而有天下子孫固當
以天下保此岐山也首是主岐言故知重在太王上文王之康承太
王也子孫之保亦守太王也



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功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天作章○此祭太王之詩曰國之興也必有開創之君以肇其迹我周業成矣太王之功寧可忘哉彼岐山之高天實作之以待興王之君者也太王于是上承天意以荒治之彼岡作乎前文王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岐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文王以安于後以彼昔為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平易之道則太王之創是以貽我後人者實難矣繼之子孫者其盈成之業思締造之艱尚當以文王康之之政上承太王作之之功此岐山不替永為藩固朝宗之地可矣否則負太王望我後人之意哉

荒之康之保之三之字俱指岐山而言天作是天有意以俟太王以荒之不但作屋修宇亦兼君民教田者作字即指荒字說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彼岨矣句重太王啟文王以安岐上有夷之行則見地闢民歸矣子孫保之不是守之去保有修德行政以保之意

昊天全旨○此美成王能修德承命也上二句本受命之自下著保命之功不敢康分明是敬止敬勝怠傳所謂其命宥密者亦不過推不敢康之心而到精微極處耳

昊天章○此祀成王之詩也曰我周王業創之固本于文武而守之實賴于成王彼昊天兩周以天下既行一定之命而文武二后實受之矣使承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是命也故惟我成王繼文武而蒞七業不惟忍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泰寧為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純佑天命者則密而深無一毫之或逸又極靜而寬無一毫之或雜是[illegible]



岨矣岐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緝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

文武之業[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天下
高國咸寧觀四方攸同四海永清之日皆故也孰周之命其不保之乎
無疆耶此成王之功所以爲可頌也
成命如維新之命既受之命一定無改移之意受之本德意不敢康
者競競業業恐墜此命也二句一串說下不可拆開心德乎宥其
存心即是積德也夙夜是工夫無有間斷宥密乃工夫到極至而
德已成矣宥是德之深密不淺露處也○宥密不疏略潛處細微
是纘續先業而能增光之意敬心即不敢康之心單心即細觀玫讀揚
武烈言其成王二句本上夜德業命而讚美其能光前業而能盡心也詩
則緝熙無間斷無窮文武之成烈而永清也指後王詩說單字是推原其
故言今日之所以靖者由成王單心而致此也○張壯林曰宥密
心體言心肆卽天命之其也宥則與天命之合弘著命容則與天命
之所一者合此樣心體全在不敢康待來而夙夜正用功處也
我將全在○此詩既以尊親並重則不得分輕重首節與天之享二節
享文之享以祭時言未欲保天與文之享以常時言篇中法文處絕
不言天以文之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天一文也
首節○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曰明堂之祭主享之者上
帝也我常季秋之月而尊享帝之祀所以將而進之享而獻之維此少
牢之羊太牢之牛焉一念享帝之誠故將維此而少仲維此上帝之
尊庶其鑒之來格而降牛羊之右乎蓋不勝仰望之殷已
明堂之祀自我義起所以享天之享而又不敢必其享之○我字有
深意來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祀義其儆與閤

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叶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音假 **文王既右饗之**叶虛良反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詩[illegible]矣
丘不同意維天其右其字與堂之詞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
主於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餕在左而神在右矣。
二節○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文王有典則以遺子孫我其儀式刑文
王之典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寔藉此以爲之本也則
此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蓋不勝慶幸之至
已
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意則皆係之焉儀擬獲務之儀式顏
畏持之爲刑發言儀式刑見無一不法文王典則就樂刑政日靖謂
無時不法文王法典即所以日靖其兩驕伊嘏何辭祭將稱之之詞
以典貽後人即以治安之福貽之既者幸詞有享者居常之志氣流
通故臨祭而感格也
我其節○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我敢幸其既享而自肆哉我其
自夙而夜憂勤惕厲常畏天之明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也
蓋天與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
王之降鑒亦有常矣不然其降鑒乎我者未必不厭棄乎我也而可不
敬哉
此節根上文說乃推原右享之意也夙夜畏天在乎日就只常存法
文王之心自不外上節所云儀刑文典故畏天之威即是畏文王時
保時享從夙夜來保者守而勿失也此句兼天與文王言保之亦不
敢時爲可保是心上揣想如此
附考劉氏之祭以天道祀天則藁秸以爲所陶匏以爲器牲用繭栗
[illegible]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饗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

[illegible]以近祀所以明親也此
正明堂祀天而配文

時邁全旨○此詩武王巡守[illegible]以巡狩一時言之宜以昊天其
子之詞[illegible]是以神人受職信其君天下
未[illegible]天[illegible]允王維后允王保之
[illegible]

時邁節○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曰我周當開命變革之初正
人心[illegible]朝[illegible]則荐[illegible]而時巡之
于以朝會諸侯[illegible]百神[illegible]而行之者也不知天子神稷之
中有以默相乎我而子之以爲神人之主政幾之宗乎否耶吾誠不能
無望于天矣
此二句總言巡狩之禮以發端也時邁其邦言承于戈甫定之時周
行方岳以奉巡狩之典也此乃革命之后最初一巡勿泥定周制十
二年之說亦勿認時爲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子之以命爲神人
之主言其字雖亦有不敢必意盖此時已爲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
之心而言耳以下節驗之自見○昔王巡狩殷同柴望祭告殷衆也
柴燔柴以祭天也望七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
曰望

右序節○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焉天子我周實右之
于臣民之上而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朝會而示威于諸侯也
但見法制號令之所頒而四方之諸侯莫不震懼焉祭告而懷柔乎百

堂亦以親文王也[illegible]親則道備
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illegible]
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
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
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
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
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遵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

神也但見位號牲帛之所加而河之深廣岳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夫君
者神人之主也今人神受職如此則昊天之子我為可驗矣不信乎周
王之為天下君哉
實言[illegible]序以承受[illegible]此何且[illegible]求此
說夫[illegible]曰我周之下[illegible]自[illegible]時而來
發[illegible]是朝[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他此人之歸
心也懷柔指祭告言見我王懷柔他懷[illegible]訓來是來格來享訓數見
無怨無恫二字見至而德自神祇得與河嶽特舉其大者耳河循其
槪而無洗嶽嶽安其所而不[illegible]便是懷柔此神之歸心也末句總
承說王與神在序相應對天言則為子對神言則為后惟為神人之
后則必為天之子
末節○[illegible]大意[illegible]于神人而保命實賴于政教肆我今日之天下一
洗殷濁之風以開文明之治是昭明乎我周也既以慶賞黜陟之典式
序在位之諸侯則有以彰善癉惡而其政修矣又戢干戈于不用韜弓
矢于不試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偃武修文而其教洽
矣夫天道顧君道為去留也今政教兼舉如此則昊天其子我為有常
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哉嗟若周王者真能達觀于天人之際矣
上節[illegible]已然之事此節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明昭句暗繳
濁而有清明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若其典章之[illegible]旨曰
武以其功業之等差曰序然節以典章為功罪不兩乎天子者序之
于天諸侯者序于天子在守之命悉出于天則式序之規當行于天



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戢聚櫜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

明[illegible]制而定樂之事更始之初人心易[illegible]于舊[illegible]新求[illegible]之可以消人心不靖之志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此教之所行也未有根滋發榮蓋政教乃天子之大機能兼舉則足以當上天君師之眷矣非樂于將來也末須補足其予之意

執競全旨○通詩並論三后功德之盛而因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以首節為主

首節○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曰王者之興功德在當時其福祚在來世王[illegible]人所當崇報於無盡者也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而當持此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振揚天地亘古今天下莫得而競之是武王固為天下莫能而繼之者成康也一則省密緝熙一則對揚光謨其美哉不顯之德也由是以德凝命是以克配上帝亦上帝之所君也

武王功在于[illegible]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省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須武王無競之烈而推本于執競見武王之武非猶夫人之武也成康本緝熙之者而亦曰上帝是皇其德足以凝命非專藉承藉於前人也上二句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

二節○然成康之德亦豈何如盛自彼成康不煩締造而奄有四方治之所統者無外而德之照臨者亦無外斤斤乎無遠而不普明也處不顯者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自彼成康三句緊上不顯兩字顯應之奄有四方重在德之無遠弗届上故下緊接斤斤其明句明著固全由心體上一私不累而就

---

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叶謨郎反○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鐘鼓喤喤。**音皇 **磬筦將將。**音鎗 **降福穰穰。**音攘○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君臨四方上說便帶前樂文節綸倫色等
三節○夫三后之功德各極其盛矣我后人之奉祭也其敢苟乎彼祭必有鐘鼓也鐘以宣之鼓以動之喤喤然其和鳴矣亦必有磬筦也則磬以辨之筦以會之將將然其畢集由是和聲所感三后來格福之降也不穰穰其多乎
此言樂盛而獲福喤喤將將要見三后功德宜播其中以致降福重在功德之盛足以裕後上然亦不外乎是皇皇之命而維無斁之烈
降福節○夫降福穰穰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矜也威儀之著反反然益謹重是以一敬誠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簡而大穰穰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有存之道溥不其能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降于後此三后所以可頌也
此言祀謹而獲福上言祭時此言祭終而歆祀事將畢而式祀其慾意見其敬既醉而就尸之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
思文全旨○此形容后稷配天之功人但知其養民而不知其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此詩大意尊養民所開關教化之原者亦是就但養民功用推到極處耳思文正于陳常時夏見之首尾相應
思文章○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曰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其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幬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真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蓋天生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粒食之一類肖其德之至極也且貽我民
[illegible]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叶訖力反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 **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 **陳常于時夏。**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illegible]
此雖不界之疆皆得以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后稷之功如此
信乎可以配天無愧矣南郊之祭詎曰不宜
首二句贊頌帝臣配天立我烝民言其宜也配天非與天同大之謂
稷未生以前與稷既生以後世道之文明遂啟一似
有天不可無稷有稷而天始可與稷並有我烝民二句見其
百穀無所不備來牟又抽出言之帝命率育如說重帝命而
曰思特承天意之則不見重稷之意陳常句應文字陳字甚活俱就
五倫中相生相養處自見非必稷自陳之也
臣工全首○此詩乃戒農官之詩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于賜成法之時非昔
已賜敬公乃一篇大節成法所該甚多然不外下及時修事意維暮
之春二句是緊二句字正是咨度光景與上咨茹相照
首首○此戒農官之詩也曰爲農之事重爲民務爲而農官則行令
令而致之民者也嗟乜臣工或在鄉遂之官或在都鄙之官皆職于農
者也尚宜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爲藉田之事雖微皆出于
朝廷所經畫凡承天之時盡人之事者我既有成法以詔汝矣汝當來
咨以請之來茹以度之庶講求詳悉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
命官之意可也
嗟乜深致戒飭之意臣工如鄉遂之司農司稼都鄙之田畯田正是
也敬爾在公猶云恪共乃職是也指不成就爲賜將各成法也
如下節所云皆是咨是茹受而行遵其科條節是量度而行盡其意
義夫成法已賜而又曰助以咨度者蓋五方風氣不同土宜各異其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音離]爾成。來咨來茹。[音汝]

音禧○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嗟嗟保介。[音界]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音峙]乃錢[音翦]鎛[音博]。奄觀銍[音窒]艾。

音刈○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

中幾暑麥由是非調停斟酌則成法亦具文也此正微示在公之事
二節○然成法之所當咨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
乃維莫之春而東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
芟柞何如爾然爾毋謂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莫春之時將
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矣時如此
其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勸課命我衆人具此錢鎛
之器以治此新畬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銍艾而收成矣夫收成將在即
東作可不早哉此農官尚其治新畬以守成法而無負我意乎
此頌所謂成法也首句是呼起之詞上臣工統于農者而言之此
獨呼保介者以其助王耕籍田故又特申勑之責者以已至之時言
最審下文反覆只是欲其不失此時耳亦又何求言不可舍農事而
他求也如何二字有許多經畫在內止是求之之實獨言新畬者以
其新墾田力爲難舉此以該餘也於皇四句只點莫春之時見麥熟
下遂則穫秋不多時也正見治新畬之不可緩迄字內有其利
甚速意時易至效易見故事當急也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命衆
人是農官命之也錢去土者鎛去草者銍艾言用銍以艾也奄字有
錢鎛之用方作而銍艾之收已見從春至秋特在奄忽之間耳何不
第二節末句是預道秋成之在即也此皆成法所在而臣工所當敬
守而咨茹者也註中虛字宜玩
噫嘻全旨○此後王遵成王遺法而申戒農官之詩戒意只在率字上
也一爾字是着實懇語
[illegible]



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
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
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
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
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
新畬以豐年矣於是命甸徒具農器
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假音格）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叶）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擬○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
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
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
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上言以播種之也亦嘱官其急之乎噫嘻是成王[illegible]嘗如[illegible]者之之
時既有成法以昭格尔矣尔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大原隰之壁宜
黍稌之與穗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地
三十里也使之大發其私田盡三十里而止焉一川之衆十千人也使
之皆服其耕事併力齊心合爲人萬一耦而並耕焉若然則無不耕之
地亦無不耕之人百穀之所播者廣矣尔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格
之意亦庶乎無負也不設官其勉之
戒農官而以噫嘻發端便想見當日成王一種真切惻怛至意語農
夫幸法乃田光景故嘆息言之以爲都昭格尔而成王已明訓示矣
就戒命說不粘上成法說率時以下一氣不斷率是統率督率之意
欲播必先耕而耕必駿發以協力耕于下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
遂盡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
而人自人也不可以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分看入惟以田爲已之田
事爲己之事故多自愛其力田曰不私耕曰不耕以已力耕己田必
無敢自怠者
振鷺全章○此只一見便喜而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車爲先代後
立言自應如此不必以容之美與之永推到德上即如有客一篇亦
並不說出德字
首節○此二王後來助祭之詩曰宗廟之祭必藉先代以助潔精凡以
爲国家羽儀也彼振然鷺之羣飛于彼西雝之水其羽毛潔白容止舒
閑蓋極其美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于此但見以純潔之心精白之
意形見于周旋進退間亦有斯鷺之客矣何其美耶

亦戒農官之辭言[illegible]假[illegible]言格汝衆庶王成
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
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
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
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併力齊心如
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
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
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振羣飛貌鷺白鳥鷺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
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
有助祭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

振鷺二句不是興體乃即物以象之也鷺只言其潔白容之曰容觀之曰我愛敬兼至也戾止助祭也容乃動容之容如周旋進退是也就祭時見之斯容斯字指鷺言亦有正對鷺也

二節○然我客之可美尊止此哉其在彼而居其国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無有惡之者其在此而來朝也[illegible]以得在此之人心無有斁之者愛敬之何至也夫[illegible]無間則頌德有常庶幾自夙而夜循環無窮以永終此譽而不替矣然予夫既積其容之美又幸其與之久周八百年之後[illegible]之深矣彼此不兩乎乃由此而說彼也爲勝国之遺固易起猜疑在革命之際尤易生厭薄而我客獨能無惡無斁美之無惡無斁之爲吾也無斁尊之爲客也夙夜循環無窮之意庶幾幸詞非期望意永與譽說因其得人心幸其能保與言下有無限眷戀咨嗟之意

附考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

豐年全旨○此詩極陳豐年之利以明神休之溥正以見報賽樂之意

一章○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曰国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我[illegible]徐宜下濕而暑難乎其甚熟也今則[illegible]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illegible]之也而有爲億及秭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以之爲酒爲醴進于祖[illegible]

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

[illegible]先農方社之祠有以與於天地之功者[illegible]
[illegible]年而用之周者此也神之降福于我者不其福乎今日報賽之典
信不容以不舉矣
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而予多黍二句見之黍稌舉二者以見其
餘耳高廩二句言豐多[illegible]十萬億及秭以廩之數言[illegible]
通天下而言非專指一家言也[illegible]
百祀[illegible]
類隨[illegible]
有瞽全六○此周[illegible]而合[illegible]先祖是聽一語見合樂
于祖之[illegible]七[illegible]二語[illegible]合樂之[illegible]
首節○與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因有一代之[illegible]之樂我[illegible]當
治定功成之後而六樂于是乎作[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予[illegible]今有[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神人者在是
矣
此二句總敘以發作樂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無而今始有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便見
備官作樂意言在庭便有合祖之意係之以周見其為昭代之新聲
要知先祖在上衆客在旁神聽人觀正在此庭備始作之餘而[illegible]不
備而音不和何以為一代之完音乎
二節○然所作之樂何如彼樂必有懸也則設以大板之業加之崇牙
之虡所以懸鐘磬者有其具矣業必有飾矣則此崇牙於樹業樹彩羽
以為儀所以設虡業者有其文矣小鞞之應大鼓之田而皆懸之虡業
夏商之舊制于是而一變矣柷圉有鞉垂鑿有磬而又傍列柷圉始終

矣亦助[illegible]而至[illegible]
黍進是[illegible]也○此[illegible]報[illegible]
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illegible]也其收
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
福將甚
備也

##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illegible]應田縣鼓縣音玄鞉磬柷圉鞉音桃柷尺叔反圉音語既備乃奏叶音[illegible]簫管備舉以上叶蒸字○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

詩[illegible]矣
之條理于是而皆具矣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之交宣也而又編竹之簫直吹之管亦從而備焉蓋合衆音以成声而爲一代之完樂矣
此言備器而奏音廣上有業業上有崇牙樹以彩羽綴一帶而盡制盡飾如此應設則業亦設非而次設也縣鼓周制非鼓名節指懸田而縣于虡業之上也此已度虞商楹足之制以備樂器以收樂行以來樂聞以此樂既備指上六者言盡堂上之樂也奏數上敍序若乃奏分明已作矣簫管堂下之樂備舉則盡作之此所序大合諸樂意
末節○夫樂既奏矣而樂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動和與上然厥声之和純如之内而有皦如者存矣繹矣而未嘗不肅也皦如之中而有繹如者存矣而未嘗不離也其雝相済其鳴也何異上其和平由是和而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其上之宏洋上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雖二王之後爲我客之矣止者亦皆永觀音樂之終出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于厭斁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乎信乎我周之樂極一時之盛矣
此乃咏嘆樂聲之盛其美盛也喤喤二句一順說肅雝和鳴止是喤喤而和鳴則肅雝也先祖是聽根上三句來要本功德說功成樂作是見其盛也我客觀成則樂之美可知故尤以是爲盛也
潛全旨○此當祭之外另爲薦新之典西北少魚故重之周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同歌此詩故一詩而兩用也
首旨○此詩[illegible]



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喤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亦纖反

至眉一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致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哉猗與此漆沮之地是水所聚而魚之所有也積柴以養之魚之潛于其中者則甚多也有鱣也有鮪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鰷鱨也有鰋鯉也魚之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焉所以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歆其時食之存而景大之福於是乎介矣豈虛致哉

漆沮只以產物之所。言不曉起語在輕重在積柴養魚上○有鱣二句正言其多魚。祀正是薦魚也與作祭說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孝子宜以人道事之也介福要發出祖宗祚福天子隱微氣象

雝七全章○此武王既有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禘得人奉祭上宜以第三節爲主見今日得合萬國歡心以祭崇皇考者實皇考之德所致不敢忘所自也不是推其奉祭之由。

首章○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也曰天子合天下以爲家則亦合天下以爲孝要之不能無賴于先澤焉今我之祀先王也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雝雝其和無所勉強其至止也肅肅其敬而無所怠忽以如是之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是維辟公也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穆穆是百辟者但見凝至和于無迹斂至敬于無形惟見其穆穆之容而已

有來至止勿分在途在廟總只言諸侯之來雝雝和順從容肅肅恭敬齊莊穆穆和無迹至敬無文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俱就祭時言須得由內而見乎外○曰辟公曰天子見非復晝士奉璋公侯執豆之行矣巳伏末節兩右字案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賦也。猗與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雝與公叶篇內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公。辟音璧天子穆穆。○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於音烏相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哉皇考。假古雅反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獎里反○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

二章○彼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諸侯荐其廣牡以相予陳祀于宗廟之中是蓋為國徹心以祀我先王而以天下孝矣任孝子之心方欲皇考之一享也此大哉皇考庶其享此廣牲使予孝思之誠遂得而安我孝子之心乎

廣牲助祭內抽出一事言祀事而曰肆祀却陳也謂陳牲以祭之事也天子雍祀有諸侯荐廣牲以相之正是肅雝意綏予當作並詞不作寧詞蓋此篇是徹祭時所歌也

三節○夫得人來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來是祭者就非皇考裕後之德所致哉彼人道未易盡惟我皇考宜無不通哲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君德未易備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戡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是宣哲則聰明所及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越上天求莫之心而天心用眷隆休所備有以克昌厥后矣

此言先王之遍德格天而裕後也宣哲文武俱要着文武實事上說宣以心之虛言哲以心之靈言文以綏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維宣哲斯盡人道維文武斯備君德燕及皇天及字內有安民意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克昌就文王得大眷言厥后即武王自言然不直夫眷文考來夫眷上

求節○是後之實何如彼人之不可必得者也今則綏我以秀眉之壽有以消其憫之霞長為人之所不可易致者福也今則介我以繁庶之祉有以傲天下之尊皆皇考之所以如此故我今日得享和敬之



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音口**亦右文母**叶滿彼反○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之矣亦在文母以毋居之儀而天下皆以毋道尊之矣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皆由後之所昭也則我何以有今日哉綏以介祉承其先緒作已綏我以我何以可久之福介以句昌以可大之福武王老年受命若非開我後得大統之集以自壽其心若非繁祉安得今日助之一齊皆以備祭祀典惟降佐不明畢先之日長得福多則今助之一統而後之寔觀也右者皇以天子之祀樂卽今日之諸侯也烈以功言婦人無諱故夫之德故稱文母烈考文母應上烈祖斯總題之后所以久為亦在哲文武得此爲助者不淺但祭必以十句文母則配之耳

載見全旨　此詩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三節皆七個承說末節以承上昭考二句為主而助祭上

首章○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自上首之來祭也合天下之辟以為孝斯徵天下之福以為稱今日之來祭所賴于辟公者豈淺鮮哉方有事于昭考之廟而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之先其載見於王也亦曰王朝樂法度頒朝自有常是于見王而受之以為恪守之規耳自其來也見之車上有交龍之旂其旂則與七而鮮明也軾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聲則央央而和矣為轡之條轡首之革其聲則有鶬而和也周官城儀侈于見聞之間列侯制度燦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乎

此美諸侯來觀之祀而盛其儀見其車王也諸凡樂刑政昭考時已頒為世守奉辟王之命正以欽昭考之靈陟降下意在此識來祭之先言之龍旂指所見言革之所建有文明之象和鈴條革指所聞言車所載與然有節奏之宜焉之所御鶬然有和鳴之應實威

---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卽此詩論語亦曰以雝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音現**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音英**央鞗**音條**革有鶬**音槍**休有烈光**叶音晃○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

物采有烈上圖故曰烈光亦本忠順之心昭著出來
二章○夫諸侯之來固以禀王章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烝之以見昭考
之廟合萬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
志物而享矣
此章又說之德。享[illegible]親之祀也率見昭考特王享之孝享天子率諸
侯時助之祭[illegible]者皆以[illegible]追[illegible]享[illegible]物然孝是王享亦孝中事
求節○孝享[illegible]行由是招孝之福介我以眉壽之[illegible]使我永保其壽[illegible]之
多祜焉大以孝者而保佑則多福于此而誠格天下之純嘏又然[illegible]
我所能致哉由[illegible]文[illegible]格[illegible]
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嘏之全也[illegible]
之孝享于先王者固[illegible]辟公之助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福于[illegible]者亦借辟公之
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此言獲福先之德而歸德于諸侯也以介示上孝享求永保只是長
命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壽考多福純嘏即上文繁嘏即上永
保下不過提出辟公以示歸功之意[illegible]在綏字俾字上認緩以自
諸侯致之說俾緝熙自我得之言由諸侯獲之是以使我得之也
有客全旨○此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周人美之當時萬
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祗遇之盛矣是以稱中多道主人
換留愛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首節○此微子來見祖廟之時曰夫人之德尚可係吾之愛一見未足
以舒懷一去適足以增思者今我客既已被微子來見祖廟我周固有
[illegible]

**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叶音古○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滿補反 **有萋有且** 萋上聲且音疽 **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 音執 **以縶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論懷[illegible]之賢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可美者如是

首句提起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之也薄且句本倒裝文斷當連下屬其旅此只用七從陪到人上見其無非可愛稱其衆臣之有次則主之賢可知全章得初至今人快讀尤然

附考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食采于微故曰微子紂無道微子乃抱祭器適于荒野武王伐紂克殷遂封武庚以續殷祀武庚畔誅之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国于宋

二節○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遽縶來已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進而計之不過宿七而已有客于此進而計之亦不過信七而已信宿之外將藝乎不可親矣吾將何以爲計哉殆必言受之勢以縶其馬羈其馬不得行而我客亦得以少留乎

縶馬與下追之一套是設詞全要描寫戀戀周旋而不忍聽其去意

末節○奈何客之終必去也我則薄言追之旣其已遠之而以爲復還之舉又或左或右無方以安而留之一斷且客之意去而不可留者豈以我殺亦有也復天子禮樂器之大者也今承統承先王時用天子禮樂亦既大有淫威是我周之降福于宋者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猶不舍彼而少留哉可謂入于微子而謂曲盡其情矣

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追以身言綏以心言左右是形容其留之無方有淫威即所降之福夷訓易大易者顧新大者能冠一時旣有淫威二句正是綏之之切要處此推言乎自待之之厚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

大武全○此詩兼推用武之意不專誦武功人知武王以武得天下

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

**旣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而不知惟在于止殺是武烈中仍有文德非武王之武固無以繼文王之文矣。

一章○此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曰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況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皇大哉我武王也致一統之盛治建不世之大功其功烈之盛誠得而競之所以然者果孰開而孰傳之耶蓋由信有文德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于前者有以開厥後之丕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遂戎衣一舉勝殷遏劉而會朝清明以致定爾無競之功焉蓋勝殷乃伐暴之義遏劉乃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今日象而作樂以告之其容已乎

若章句四起無競維烈上含受民意尚說不出允文字可味全在祗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看言克開以起下武王能受之而受之乃武王嗣文王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也遏劉言獨夫獎伐會朝清明戎衣一解天下大定宇內殺機就此消融耆作止殷之殺其義小作自此其殺不復用武亦以反𢾺求功即無競之功

閔予小子全首○詩意專在繼序上而夙夜敬止亦又爲繼序根委一節○此成王免喪始朝于廟也曰閔哉予小子也今者天命初屬人心初附方遭家之未成而皇考已遊我嬛嬛在疚病之中無所依怙也吁是思之於乎我皇考善繼善述世德作求蓋終其身而克孝其心不純然如此哉○閔口下一閔字使含無限悽愴遭家二句非徒自鳴哀痛要以閔繼序之難未世克孝宜虛渾以下有念茲皇祖二句不言上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往事此處念處動處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一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音煢**在疚**音救**於乎**音烏**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二節○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我皇祖陟降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繼述孜孜然念皇祖而不違常若見我皇祖之陟降于庭而如與之相值焉此固皇考之承世克孝而實皆此一念之敬爲之也維予小子當明夜敬止其所以念乎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見其陟降可矣

念茲一句連上文說正見皇考克孝處蓋言皇祖陟降庭止即此念所呈露須知念不是[illegible]乃是[illegible]以行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繼以自已勉敬承之夙夜二字連[illegible]亦即是思念在繼志述事上說

本節○我所以如是其[illegible]哉我周王業開之者皇考也皇考[illegible]緒在皇考之[illegible]在小子於乎我之文武王[illegible]以念于我[illegible]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不忘耳如[illegible]文武之業可繼大化之業可繼不遺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illegible]不[illegible]

興也[illegible]上文勉敬求者[illegible]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忘荒失陵之道不忘指序言然全在思字上[illegible]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訪落全旨○通詩是延訪之辭以率時昭考一句爲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illegible]懷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正是率處

一章○成王既朝於廟因道延訪羣臣之意曰不愼厥始則難以圖厥終而道則所以保其終也我也[illegible]以聽天下國繼序守成之始也

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叶去聲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辭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

故訪汝羣臣謀之於政之始以循我昭考之道於乎昭考聖人也其道
遠矣朕躬涼薄未有以盡其極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力
求所以繼之者猶恐與道爲二而判渙不合也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
繼況予小子又未與國家之多難道又不容予不求也今日者亦于昭
考之上下于庭者皆道之所著也我則紹其上下于庭者以治外焉昭
考之陟降于家者皆道之所行也我則紹其陟降于家者以治內焉庶
幾因事以求道頼皇考之休于以保吾身而在朝在家庶安吾之無
侮吾之迷也倘何判渙之足慮而多難之未堪哉今日之謀如此羣臣
以爲何如夫當繼體之始即爲訪道之策成王所以爲基命宥密也
落乃莅政之始非即位之始也道之判渙者在國家始故訪落以
率昭考之道未有艾悠哉求將予二句以工夫未純一言繼予二
句正見不可不求意多難就天命人心未附上說紹字應上率
字實下二句紹庭是法其治國之道陟降是法其齊家之道休字即
休道而有賴於人處是保明即是休蓋落言訪即就身上說蓋身
既保明則可以保國家矣現集註亦庶幾字俱是未敢必意正合
延訪語氣

敬之全旨○上節是成王述羣臣戒己以敬下是答羣臣之戒勉己以
敬也總以敬爲主而歸重末二句上見非敬無以祈天永命而非臣
無以輔弼之也

首節○成王受羣臣之戒言此君曰我當以道而訪諸臣亦以道而
正諸我其告戒之詞有曰吾王以一身爲天下之主國宗社國家之所
寄非尚[illegible]敬之哉敬之哉[illegible]以當敬者何也蓋天道甚顯而天[illegible]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齎反命不易去聲哉叶獎里反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賦

特轉移于敬忽之閒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匕在上而不吾察當知
其聰明匕畏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為無一日不鑒臨乎此者使一有不
敬天必棄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此述羣臣之戒詞總見所以當敬也首句重看就人君心學說不可
認作敬天重言敬之替無事不敬也顯思只是分別善惡未說到禍
福上不易句便有禍福意無日是戒詞此句是轉語卧陟降二句一
氣說下不作兩層士訓事陟降猶言上下察也日監即是無將不然
當玩索正擬士字此二句正說天道之顯以見命之不易處

末節○不是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固欲我之勉敬矣維予小子不聰而未
能敬也洪願學焉是必体念于幽獨之中擴充于事為之際庶幾日焉
學之而日有進就之功月焉學之而月有造修之益其所就而將之者
又繼而熙之以至于一疵不存豁然明淨而復其光明之本体而后已
然此豈予所能自致哉尚賴尔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
明之德行凡夫修已治人祈天永命可以資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開
示于前使我有持循可也如是則內修于已外資于人庶乎敬可格天
命可常保始不負尔羣臣敬之之戒乎

不聰以資言日就月將正是顯學工夫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遊
將得來人之心体原自光明緝熙適得其固然而已此光明之心正
堪與顯思日監之天相對而又曰顯德行則德之顯而可行者正
以光明之本体未易臻須要從此顯處尋行之則就將緝熙方不是
弄虛頭話

小毖全旨○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訪羣臣以所當懲之事而

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去聲叶戶郎反○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並音俜**蜂自求辛螫**音釋

下則示以求助之意欲懲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語意歸重毖上一章○此亦延訪群臣之詩曰凡人之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謹于後予今何所懲而謹後日之患哉彼蜂小物而有毒本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求辛螫之毒是辛螫者蜂也而輕使之失實我始之不謹耳桃蟲小鳥而能變大本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拚飛而為大鳥是拚飛者桃蟲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慎耳凡此皆予之所傷于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幼沖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用賴之間且求之以輔助之內賴起拚飛其情誠可憫也尔群臣奈何舍我而勿助我哉是可謂處憂深矣

予其懲字甚有所指也懲不平知所懲即是謹后患現本文而宗可見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當管叔與蔡叔流言更進逸剁如蜂也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墜于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武王誅紂封其子於人以為孤雛卻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宜作賦體作文只在蜂鳥上發揮管蔡事勿露出以如二字對下即上懲毖意并蜂輕使之過桃蟲輕信之過此皆謂予前者多難之指上言新建天命人心未固言參即指管蔡言集有萃聚意未字又字緊相呼應見防之而不勝防也

載芟全旨○通詩重報賽上宜以末節為主自首節至茨梓言耕耘收穫為稼穡之事為酒至之寧言祭祀燕享為豐年之應末節則總承上意而推其由來之遠更見神功之當報也

首二節○此亦報祭田事之樂歌也因農人以力田為事而豐年之慶[illegible]



**肇允彼桃蟲拚**音翻**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去聲**又集于蓼**音了○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者也[illegible]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載柞**音窄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賦也除草曰

所芟也[illegible]
芟載柞焉而除其木草不既除則耕無所施其耕則澤澤焉而土之解散矣始之雖士以耕者如此既耕之後耘亦不可緩也故時當迎合千人而衆耦協其耦而並耘先彰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人之不適於鄰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芟作不如非耕將耕而先使除其草木及耕以潤之斯土膏澤澤而解散也千耦是一川之衆千耦而耘[illegible]言而來受人力之齊衆協耕之齊而私治之美[illegible]侯主節○[illegible]曰伯仲叔曰亞衆子曰旅[illegible]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附之人力齊彊又民有餘力來助而謂之彊將有適[illegible]人所左右而謂之以[illegible]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來由是出而在田其婦與[illegible]餉之[illegible]然其有[illegible]也[illegible]夫者見婦之來[illegible]相媚其婦而見勞以順之[illegible]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出而見勞以愛之人心協和矣力競勸皆以有略之利耜而始事乎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澤者于是乎無遺力矣

此載芟耕之事以見人力之齊首三句有內外協力意前喻疏換六者之衆而又以起媚婦二句皆然食之事思媚當是婦能媚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當是士能慰其婦以餉饁之勞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俱不自知有略二句無一人不力於鹽是耕中事不必看作德言春耕男女長幼盡力于耕如此則草木之萌蘖宜乎無不消矣安苗飾意應

之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耘去苗間草也隰為新發田也畛田畔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illegible]**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叶滿委反○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民者也以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叶巨列反○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

播厥三節○以耘之事言之但見播厥百穀之種其實含氣而始生意萌于內矣既而驛驛然苗生而出土而生意發于外矣然物雖同時而生間有受氣足者則傑然而先長殆造夫氣化者齊則苗皆厭厭然氣足而盛長矣由是而耘之則緜緜其詳密而人事無[illegible]是耘之後苗生漸盛如此所謂下種其耘都[illegible]

此申言[illegible]播[illegible]載[illegible]

者生意[illegible]于[illegible]未[illegible]

又[illegible]然有[illegible]之形[illegible]

受氣[illegible]是而[illegible]

詳則無[illegible]不耘[illegible]

也

收穫節○[illegible]秋成也[illegible]穫之于[illegible]然其人之衆[illegible]

是以其所穫之[illegible]收成之[illegible]

如此故以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醴[illegible]以進于祖考

之[illegible]以致[illegible]以[illegible]治矣豐年之慶有以見于

祭祀者如此

此言收入[illegible]而祀禮[illegible]也[illegible]三句連上耕耘看穫與積

物[illegible]德及[illegible]所積之數[illegible]酒醴[illegible]祀先[illegible]老尊賢三項看百禮

就祭祀言

有飶節○然豈特祀禮已哉且見酒醴也有飶然其香者以之燕享賓

客而[illegible]則[illegible]邦家所以光也有椒然[illegible]以

之供[illegible]老而[illegible]

者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反○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載穫濟濟濟上聲有實其積上聲萬億及秭叶[illegible]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illegible]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illegible]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illegible]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音疽叶子余反茲叶津之反

無韻未詳○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illegible]

之慶有見于斯者如此

共承酒醴來進上文祭祀與此節尊賢養老作三項看此豐年之慶也飶其香乙如飶也椒其馨乙如椒也俱形容酒醴之美燕享供養該公家言

匪且節○然此稼穡之事非獨此處爲然而豐年之慶亦非此時爲然也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蕃庶諸之事祭祀燕享而穫豐年之慶無時無處而不如此矣然年之慶既極其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于神者多矣觀乎此則其當以報

根上節來首二句雖從事說來分出知是今意而互見之末句言字照上今字茲字照上且字然落起振古意

良耜全旨○通詩專以稼穡上宜以末句爲主首五節言耕耘之事穫之二節言收成之慶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賽之典

畟乙二節○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曰農爲天下之大本而農事之有成則非神莫予助也今敢忘所自哉方其春也嘗有事于耕也則取我畟畟之良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矣○由是而種之則播厥百穀之種其寔含氣而始生其播之也時矣是其春耕而蓄之生有如此

此言春耕事畟乙訓嚴利謂嚴整而銛利也只形容良字意耕時做載先時而器悉備故臨時而耕之早便耕而播蓄皆生矣則可有事于耘

或來三節○迨夫夏也時則有事于耘矣但見豐夫在田可耘爲之婦子者或來瞻女則持方器之筐及圓器之筥以盛其餉之伊黍焉○

應亦不殊

畟畟（音測）良耜（叶養里反）俶（音尺）載南畝（叶滿委反）○（賦也畟畟嚴利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說見前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音蒿）荼蓼（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茂盛而茵盛）穫之挃挃（音窒）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去聲）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挃挃穫聲）

婦子來饁而農夫耘耔笠藏于畝計然其輕緊新利之銷趙然其利刺于以薅夫荼蓼之草焉○夫荼蓼既薅而朽則土熟而黍稷日見其暢茂矣是其芟耘而苗之盛如此

此言農耘事方條圓爲不一之詞載僅二句一順說其芟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不重貧儉意農夫合當如此此二節言婦子服事于饁農夫服事于耘見舉家力農意朽止二句乃招說事見耘者益于苗不平看黍稷句却本草朽土熟來○土熟荷木終作土熟說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穫之二節○這夫西成之日穫之于野挃挃然其有聲積之于場栗栗然其甚密語其積之崇高則其勢如墉語其積之比密則其狀如櫛百室開也適力而作今則同時入穀以開其百室焉○由是百室盈止而皆有蓄積之富婦子寧止而皆獲安逸之休是其秋收而獲豐登之樂者有如此

此秋成事上節言收入多下節言士女安嬉櫛俱承積之說如墉自堆起言如櫛自堆數言總是壯其積于場者高且密也盈止備積皆富術仰有賴寧止就豐年家給人足大氣象講如含哺鼓腹之衆不知有饋餉之勞

末節○凡此皆由社以社所貽也祭祀之禮容可緩乎于是設此特牡之特有捄然其角之曲而報賽之禮舉焉所以然者蓋我先祖于農事有成之日當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以似以續上古之人而備此祀典于不墜焉俾神之既而永顧神休而土報以豐穀



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盈滿寧安也同時入穀也

**殺時犉**音淳**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古之人**黃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說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叶魚其反**鼐**音乃**鼎及鼒**音咨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

繹承上文而言[illegible]賓尸之典以答神休也作祭方社因祖之屬牛當以黑而牡為上故用黃牛與羊之腥以[illegible]其豆而不違禮者[illegible]其誠而不絕續古之人不敢祭繹重其事[illegible]古[illegible]見今日之祭在容不敢也

絲衣全旨○此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illegible]也重其祭[illegible]不可與飲酒對看讀詩柄亦祭而[illegible]酒飲便知亦有[illegible]文[illegible]大夫祭宗廟以絲衣[illegible]以絲衣飲者也

首言○此亦祭而後酒之說曰祭以敬為主而始終一于敬者乃所以通神明之感而受福于無疆者[illegible]以絲衣則絲然其敬潔[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升自門[illegible]視[illegible]姓則視[illegible]門外自羊[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入于基以告充[illegible]既而[illegible]又由門外[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之[illegible]曲[illegible]思[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孝德不失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失之[illegible]也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夫[illegible]終始[illegible]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神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休[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與[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休[illegible]士之[illegible]祭[illegible]為[illegible]

首二句[illegible]服此[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不重表[illegible]上[illegible]常[illegible]言[illegible]鼎[illegible]此[illegible]祭之[illegible]未祭而行[illegible]就三句[illegible]祭而[illegible]在堂上[illegible]在東[illegible]故[illegible]牲與鼎在門外[illegible]王[illegible]者[illegible]

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紑俅牛鼒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

紑 [illegible]

於音烏鑠音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音矯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

也在廟門內西夾室之梁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𡺁即是夾室此時主人立于碁不動雖其器已具牲已殺鼎已潔而主亦當自飲然故自堂而門自外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觀又一一往甚而告之㫖體至人躬視之猶而不憚其往來之煩既飫一句即是飲酒盡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至人與賓飲而士亦與者也不是笑語卒獲不教禮儀卒度此正見其敬無有懈怠朗者句是敬爲神格而主者之誠而無斁則主之爾系亦與之無斁矣此是視頌之詞重于之能感神不在神之能福也

酌

全旨○大武頌武王之武功在于止殺此詩頌武王之武功在于乘時只重武王足以爲後世法不在後人當法上

於鑠章○此亦頌武王之詩曰時也者聖人建事而立功者也我武王之功人知其昭垂乎天下矣孰知其酌時而爲之乎於乎我武王也始養王師鑠然甚盛非不可以成功也顧天命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尚將也武王則退自循養與時偕晦而恪守臣節不逆乎紂惡既稔酒天命人心已絕于商此其時則純熙然後順天應人與時偕爲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遵養非無用介非樂殺皆時爲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後人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大功其爲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事而是師耳時未可爲則師其止時有可爲則師其行雖非不能以若此所以繼酌而順養惟師其意而已可矣如是則蹻蹻之造可不鑠而熙之王亦可無𢘅此武王所以可嗣也

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綏萬邦。婁音屢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

之任何服當終無事固亦終不序矣序介正序此於鍾之王
乎又有不順締造意蹻匕王之造匕王者大定之功蹻匕蒙大介
果曰造者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締匕則後人受之者樂光
莫加矣故曰遵受有嗣業王法來有嗣則照下師字師者師其時行
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機與時行止便是善法處凡君
國于民者矣

桓全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始而終匕而定行是承天心迎
此歸重在明賢圖治上

桓章○此亦頌武王之功也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之治也以戢禍亂
正使之合德以綏天下也我武王其克遂是道也彼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此理數之常惟我武王之克商也乃綏以安天下故感召和氣而屢
豐年之祥有非理數之常所能拘是天命固有在矣然天命之于我
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匕之武王有眾多之賢士列爵分土而用之于
四方以克定其邦家而又久安長治之基焉於乎我武王之德昭于
天則其君天下以代商而享天祚于無窮也宜哉此武之功所以為可
頌也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勝之用兵而曰綏匕而及萬邦此人心和天心
應所以不凶而豐匕而且屢也即此便是天命然亦是承上起下之
詞匪懈謂不止命之伐乘安民而益後其用賢圖治意桓匕是呼遏
之詞保有二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
邦者保存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適于以四方所謂列爵分
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於昭於天言任

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行求

賚安民之功上昭于天與天命何相應蓋天命其安民而武能承天
意也是亦歎美之說僴者君天下而代商也
賚全旨○此詩並頌文武大封雖出于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則本于文
王之德故歎美之而欲諸臣繹思其德也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之
事重敷時繹思二句兩繹思不同上指文王之可繹思者下就人當
繹思文王說
賚章○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曰封建者帝王公天
下之大典今日分封之典行矣尔諸臣其亦知所自乎念我皇考文王
也倘和紛亂用咸和萬民其勤勞天下至矣我予孫受而有之以成一
統之業豈專之以自私哉蓋此土地人民皆文王功德之所在而可繹
思者也于是分土授民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
使之輕重相謝大小相維以往求天下之安定焉然此皆出于我周之
所命而爲報功報德之大典非復商之舊政濫及惡德者比矣於乎有
文王之功德斯有今日之封賞汝等臣之受封者當繹思文王之德而
不忘也然思之則知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而所以綏安天下者自
不容已矣否則寧不孤我大封求定之意哉今日大封之功有武王以
成其終實文王以開其始此二后之功所以均可頌與
開口只說文王一我字如武王自言勤止指修和輯寧惠鮮懷保等
照下安定意應者適當其後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敷者廣
布之欲其無縫遺之難也不曰分茅土曰敷繹思見寸尺土地無
非當功德之所存可繹而可思求定即文王勤止心事我徂維求
定即云我欲諸臣繹而求天下之安定也是從人推武王意欲如此



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
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
思文王之德
而不忘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
詩說同
上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音惰山喬嶽允猶翕音吸河敷天之下裒音抔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
之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
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
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
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
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
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

時周之命一揭出以警惕受封諸臣見得新王之命錫命及予齊以答其
人非如商之濫及無功也於字嘆美文王勞思中有勉之効職意意耳
而繹思時相呼應誰向繹思者作之下則當時周者在諸臣矣
般首全篇○此夫周王時巡之典而歎其為一代維新之命巡狩重朝
會不與祭告乎者因其首而祭告也
般章○此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周受天命而興乃百神
之宗嶽瀆之宗也彼其朝會祭告之典正欲人之所係屬者而可不首
樂乎美哉我周也當天革命之初而爲巡狩之舉乃陟其高山以柴望
瞻維狹而長之嶞山高而大之喬嶽也是始巡乎一方而祭告之典盡
與朝會並舉祭四方非一處也又道允猶之河以周四方之境是巡
巡乎四方而祭告之典亦與朝會並行矣所以然者蓋以我周奉天革
命而天下諸侯莫不有望于我而欲與受其法度故我聚而朝之方指
之下班禮樂刑政之制與夫內治規模之宜以答其仰望之心焉凡此
皆我周之新命而為一代之盛典非有商之舊制矣爾諸侯可不知所
遵守哉夫巡狩之大典以對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儆人心武王受
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所以為可頌也
大為百神主故遍祀羣嶽墮山喬嶽正見高山此特祭一嶽下如
于河方周四嶽也允猶翕河下直河乃由翕順之河以周四嶽此
蹈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下面敷天之下對處方有著落數天之下莫
不想望我周新政故聚而朝之方岳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同律
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不止慶賞黜陟也聚者諸侯
合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再言時周見今列國朝會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
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
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
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
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
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
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
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以布此法令于方內皆周之新命非商之舊命此令人有油然易忘
知所避宗○張霸王曰首提一節時周未然一節時周盡提揭周家
以興隆天下之心周而曰時言此時乃周而非商也首稱時周而曰
馳也者君號也每解作天未似

魯頌大意

史記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于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
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序禽之後成王乃大啓
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域于是始定○禽曰周封伯禽于魯傳十
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尊賢取士修泮宮作閟宮凡十六
年會諸侯于淮上東與僖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
魯舊制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叫康成曰成王以
周公以天子禮樂祀謂夫升歌清廟下管象舞之類王者禮樂非所
止周公亦未為失後世用之羣廟故孔子非之若子孫自頌其祖臣子
自頌其君請命天子為之樂章此猶作器物銘以揚休命豈于名犯義
之事但所頌者僖公非甚盛德恐未必以當此而夫子錄之者亦以其
所歎之事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美之中不忘戒勉之意也不刻于
風者音律則有不同魯頌不可以為風猶小雅之不可以為雅也
駉駉全章○此美僖公能善思而舉一馬政以驗之考牧國之大事故
詩人獨以牧事為言

首章○此詩美僖公牧馬之盛也曰國家之富每徵于馬而要其馬之
所以盛者則以秉心之善致之也彼言之彼駉駉牡馬者之果何在乎
在于坰之野……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
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
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
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
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
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
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
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
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
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

駉駉音扃牡馬叶滿補反在坰音扃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
者叶章與反有驈音聿有皇有驪音離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

色何備也以是馬而選車則彭彭其盛是固可謂臧矣然
皇馬之自盛蕃由我公之思遠而無疆不爲目前淺近之計故思及
于馬自蕃育之有方而馬之蕃衍以駕車彭彭而斯臧之若此
耳
牧馬必于坰者恐其病民稼而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重駉駉意
謂言者譬擧之詞薄言猶何指一乘之馬言故下遂承以車也驈皇
驪黃擧其馬色之不齊以驗其多而馬之蕃盛則在彭彭以車以之
駕車也彭彭言馬盛大之勢非言車之彭彭也各重于思字之說乎
日在心言君國子民皆是說無疆何必與求句相關照也無疆者
思之遠而無界限言非地之所能域也思馬思字方指馬言亦不是
公思有馬政在見蕃育之有方而馬之斯臧若此耳臧應轉彭彭要
有斯字言思之所及物即應念而成也
二章○彼駉駉牡馬當之果何在乎在于坰之野惟牧之得其所矣試
以馬之駉者言之則有騅有駓馬有騂有騏焉色何不有也以是馬而
駕車則伾伾焉其有力是固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之
思遠而無期不爲一時苟且之計故思及于馬自牧養之有道而馬之
雖騅駓騂騏有以駕車伾伾而斯才之若此耶
三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而又有駱也有駵而又有
雒也以是駕車繹繹而不絕其作興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
之所思者始終久暫而無厭斁之意是以思及于馬斯考成于牧而馬
之驒駱駵雒皆斯作奮起有如是也
末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而又有騢也有驔而又有

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
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
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
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音丕**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也材力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音馱**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

魚也以是駕車祛祛然而強健其徂、而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思大中至正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舉而馬之駉駉驔魚皆斯徂利用有若是也否則一念稍懈則化原以窒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此下三章與上一章不過舉馬之盛以美其思之善耳伾伾言筋力之強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斯則非特之所能拘也才應伾伾繹繹當驍騰驟無中斷之思無斁思之深而無厭倦也作應繹繹有奮起之勢祛祛強力矯健無衰頹之處無邪思之正而無回邪也俱應祛祛有彼往之間須知通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占國政即物阜以推民安意僖公之可頌者以此

附考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其母成風初慶父殺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



驪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騂黑身白髀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〇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音區**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〇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

有駜全旨○此詩君臣燕飲之詩也上半于行樂句徵其因何其斷章
言燕飲下三句則自相好言之章皆以相樂有交歡之末一章云爾
是頌禱以相樂作收終
首二句比喻而興意在有也下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
燕無以達其情夜匪懈之時則固君之情也故我侯燕飲之燕
飲也則以從君公者有君之儀有序之義則已而樂治交燕必有
舞則詩以鷺羽言乃或坐或伏振振然如鷺之下鶴必有樂則咽其鼓不
矣不食飲已然而之長斯時也依然而醉已焉而舞矣君臣之際歡欣交
通宛然鹿鳴大保之遺風也
興意上借夜以為起語而發用燕字與兩在公字相呼應夙夜言時
之久在公明燕飲之所明明訓辨治辨則不逆治則不亂只就燕飲
燕說兼君臣言宜分說作合說則亦上在兩處字不同上鷺羽下
如鷺凡鷺冬翔而容因其持鷺羽以為形容舞態上鷺羽乃伶人
所舞鷺言羽之舞則謂君臣未有頌上四句若鼓舞以樂臣已醉舞
以樂作故曰樂
二章○有駜有駜則四馬尚壯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或夙或夜
而飲酒於燕必有舞則鷺羽振已行如鷺之飛舞必有樂鼓咽已而
與群相應斯時也獻酬屢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樂無閒依然
燕爲壯彊之遺休也
飲酒而曰在公則雖燕享之中非逸樂之私亦見臣有餘敬君有餘
惠君上言明明已嚴矣然恐過于嚴則其情不暢故結以醉言舞樂
而樂以成之也此章言飲酒和矣然恐過于和則其情太狎故結以

##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音必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音淵醉言舞。于胥樂兮。音洛

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有駜有

醉言歸和而以禮節之也

末章○有駜有駜已彼乘駽而驂服齊色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夙夜載燕而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爲頌哉彼我魯從守土田之封固當有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歲相仍則上以裕國用下以贍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爲千萬人之慶也我侯恭敬禮義之教固當有道洽然若有不備亦非國家之福惟願君子有穀貽厥子孫上以承天命下以保人心一世之慶而爲千萬世之慶也夫然則國本以固人心以培君子且休臣亦蒙其福而無歎以樂太平於他日矣其日樂且何如哉人臣道其祝之樂文致頌禱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在公載燕樂樂在內自今以下祝乎子孫後世平說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已無窮後將得賦孫子七而又子孫而又孫也此必有所以致之說則在先自有之於頌中觀此子胥樂兮與上節不同要見君臣偕樂上下感受其休所以相樂也

泮水全篇○詩本爲修泮宮而作因泮而飲酒因飲酒而致頌語有從宮勿泥詩稱而此重飲上方山云前四節有修內治意後四節有服遠人意

首章○此言僖侯於泮宮而國人樂詩之也曰建國子民立教爲先而化民成俗必由於學我公之觀學也誠無可考矣乎思樂哉此泮水也有芹生焉則薄采其芹我侯之至此也車行而旂建在觀其旂則茷以而飛揚從而動而鸞鳴閑其鸞聲則噦噦而和矣斯時也聽人一衆人[illegible]



駜駜彼乘駽音絢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里反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音洛泮水音判薄采其芹音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音旆鸞聲噦噦音誨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是始至泮而得入也如此

此章賦其事以起興蓋用采芹觀旂相呼應也講學行禮之所魯已久廢今僖侯一旦慨然行之則是聽與一新所以見其旂聞其聲人心欣樂不分而從無小無大咸皆以從公成人小子出于遊視其講學行禮也蓋和□見當時一段歡欣鼓舞氣象

二章○思樂泮水行藻生焉則薄采其藻我侯之戾止也則其馬蹻蹻矣其所乘之馬蹻蹻而壯盛其音昭昭而顯明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卜助之可親□怒不形於教之者雖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感予適之心焉是以學人如此其音樂備更音□須在樂泮上發揮蓋僖為一時辟雍貴為曠儀人皆和之故聲音如此昭昭也載色載笑只是飲人以和宛然家人父子相親之情無怒有怒意以教尚從公之象匪怒即色笑矣

三章○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茆矣我侯之戾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泮飲酒□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而□元氣而順天和永錫予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大道秉禮教而崇信義以屈服群醜之心焉豈非吾人之所頌乎

此節言永錫難老為君上長道見教信義是道之可久者順者無背矣之謂屈服群醜上若醜指魯邦百姓言屈者自我去屈他不重在民屈于我

四章○不特此也又願我穆穆僖侯德之備于己者敬以明之使洞然無私欲之蔽威儀之著于身者敬以慎之使嚴然有中禮之体則內外皆敬而表儀以端民皆仰之以為則矣又願我侯允有文武而政足以

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群醜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眾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經形允有武為而威足以戡亂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有不孝焉君然則繼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伊祜哉。

首句拈起合下國人祖宗二意欲明欲以明之威儀乃明德者于身重二欲字推民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允文允武之說在此德不徒為粉飾之具佳兵之亂也即此使足孝故可感神格福伊祜不必泥祖說只自求福

五章○然猶未也淮夷之世為魯患先在所當服者故我明七之魯侯也內外交修而克明其德以為懷來之本則所以服淮夷者已有道矣將見既作泮宮則文事之餘武備亦兼德威所加淮夷自為之攸服焉何則矯矯之虎臣在泮獻馘有格殺淮夷而取其耳者此告克也又有善問如皋陶之臣在泮獻囚有告淮夷而係虜之者于此服罪也如此則服遠之功有功于者多矣

此臣也其服之也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本作泮宮則出兵釋奠行地先所使自歸然後革其強暴故淮夷攸服虎臣以勇言淑問以智言謂以情理推詳不以刑罰為過也虎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獻功不專得人○獻馘莫不于學欲其先禮義而後武勇

附考皋陶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堯時為大理獄明察于人情天下無虐刑虞舜時皋陶為士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于中而天下無冤舜封之于皋

二德威而不能無頼于多士也又願

伊祜。音戶○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音號叶況壁反 **淑問如皋陶，**叶夷周反 **在泮獻囚。**○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濟濟**上聲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音 **狄彼東南。**叶尼心反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吳音話 **不告于訩，**音凶 **在泮獻功。**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角弓其觩**

[illegible]
行師之[illegible]由是觀之[illegible]
皇兵威[illegible]不逆[illegible]
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illegible]以所獲之囚馘而獻其功
于泮而已[illegible]上知此非[illegible]之所願乎
此言將帥也多士則將帥言克[illegible]囚之人所固有
但不能推廣之泮陳德心斯能[illegible]功[illegible]問以訊以功不
告二句和以獻功不爭[illegible]心所致也
七章○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振兵謀不固
何以為萬全之策乎惟彼角弓則觩然而健束矢則搜然而疾戎事之
車則孔博而利于衝突徒御之衆則無斁而勇于立功以是弓矢車徒
固足以克淮夷而使之莊順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illegible]謀又必審問
其謀猷運籌決策而不為苟且之計則淮夷落吾勝算之中自今以往
終當無不服矣
兵備兵謀雖均重猶重謀上承獻馘非徒攻戰之獻有忠信行蠻貊意
德服遠人意亦內含固當孔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有次順而無逆
道也不獲謂孔淑者終淑不逆者求不逆玩字寓自今以往畢竟
獲也指自後說方見頌禱之意
末章○夫淮夷既服則貢獻行將彼翩然之飛鴞本氣惡聲之鳥也今
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黮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夷不為淮化之
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
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蓋心向化故用此以

詩經 [illegible] 疑

[illegible]
**孔淑不逆** [illegible]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
命也猶謀也能審固其謀猶（）[illegible]
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illegible]
**獻其琛**叶救金反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illegible]之鳥也
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
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
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致其誠而百年負固之惡至是其永靖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此言終上文禱祝之意○以上四句興下四句。言鴞木惡聲之鳥今變而好音猶淮夷之獷化之人今服化而效順此皆喻也樂要見自情其非如是不可以[illegible]也從明德感化本誠正情性[illegible]者皆作者其所出今以一方之人而頌四方之備善以頌以終其誠也

閟宮全旨○此詩人為僖公修廟而作宜以首二句末二句為主通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皆言周公之孫十六句合言致[illegible]廟而後備言[illegible]大備[illegible]嘗之[illegible]特典[illegible]而以頌之不衰焉

首章○此詩美僖公修廟而作也因其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祀於中[illegible]我公[illegible]修廟之事[illegible]閟之宮血清靜下而[illegible]實實而[illegible]枚枚而[illegible]所以祭神[illegible]在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嫄自[illegible]本于周上本于后稷而后稷之生乃由姜嫄[illegible]以上帝眷之使其無災無害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夫既生后稷使不降之以福寧不虛生聖人乎于是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穋之類各有種穉菽麥之屬使所以受有部之封而奄有下國者以于此矣稷既受[illegible]之封由是以之播于也者而彌及天下遂教民如何而稼如何而穡焉稷也黍也稻也秬也[illegible]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天下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使民得以粒食是稷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音秘　侐音洫　回叶音限　遲叶陳　福叶筆力反　穋音六　稙音直　菽叶訖力反　國叶于逼反　秬音巨　緒音序○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赫赫顯盛也回邪也依猶言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

大音泰　王居岐之陽

之功不有以稷爲之功乎后稷爲周開基之祖如此
首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乃推其作廟之由也閟宮合修群廟言
有侐廟貌清淨也實實枚枚結構密也不可以實枚即爲
有侐楯也姜嫄六句言后稷降生之異自降之百福至下國是天降
福以及于稷俾民稼穡至下土是后稷降福以及于民是一串意百穀
云百福者以其能粒民命養民生也黍稷二句以黍稷菽麥[illegible]
穋者[illegible]不必分屬黍稷
菽麥黍稷[illegible]奄有下國[illegible]民稼穡俾有
下國指其所受封之國[illegible]之地[illegible]后稷之功則然
終始禹[illegible]土何用故曰纘禹之緒
二章○追大后稷之系下文上言[illegible]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迹
基實始翦商之漸至于王季而文王又因之而武王能纘太王之
緒在天命絕商之種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
猶且決然曰此舉也王其無二無虞上帝實臨汝矣于是武王奉行天
討遂伐大商而此治商之旅咸有輔助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
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汝一身則于
朝輔國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營列爵之國大啓爾
宇[illegible]當使之謹官所輸以爲周室之輔而[illegible]國咸休焉
周家之業盛于大王成于文武俱不能不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焉
下封魯張本厥功分土國周公輔翼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兼降
在周則受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其語非言太王之志也天之屆
以商命言其有之自絕于天已無[illegible]有由牧野一舉正是[illegible]頭

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上與反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 敦音堆 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叶奬里反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奬里反 龍旂承祀。叶養里反

處致其福則周命之臨有以致之無斁一句即是敦商之旅意中語
周公之功在克咸句說出王門以父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
爵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大啓宇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末句
須作與國同休存方見報功意
三章〇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于是乃命魯公使之侯于東
方而列爵賞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頒矣而魯之有國寔乎是
乎始然我魯之[illegible]而[illegible]錫之[illegible]今
我侯為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者乎日將執祀建之龍旂以往承祀
乘六轡之耳耳其儀衛[illegible]修廟祭又能順春秋匪敢有懈備
其享祀不敢有忒故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其享之享以騂色
之犧[illegible]是宜其降福既已多矣而周公與皇祖亦將來格來歆來
顧之也此皆我公之孝心所[illegible]而吾人所深頌也
首四句承上錫封先世受封之勳但見郊廟之俱錫意山川使主其祭
土田附庸使收其賦也附庸使歲其貢其邑也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王
國公[illegible]下六句不過說其世不能[illegible]二句主郊祀說春秋二句主廟祭
說龍旂[illegible]孝祭無所怠也不忒謂而[illegible]禮無所差也皇皇五句承
上能所承祀[illegible]而天神格是其歆其飲食也是宜民其[illegible]福也周
公二句承上春秋匪解謂駿奔[illegible]神格亦享饋上既享降福言
錫祐[illegible]下秋[illegible]四章此處福字且虛說亦不外保國[illegible]
〇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後言皇祖在周公下故指群公
四章〇夫魯之獲福我將何以顯之哉彼宗廟之犧遺于豫也則秋
而將[illegible]其夏而楅衡于[illegible]豫也[illegible]之色[illegible]于別也則祀閟



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反是饗是宜
牛奇反降福既多音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
女音汝〇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
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
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
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
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
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
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
群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〇秋而
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音[illegible]

[illegible]

毛炰（音庖）胾（側吏反）羹（叶音郎）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音羌）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陵與鶴邦是常也。

五章○然神之福若不特此也蓋我僖公以文教重于列國我公又以武事振于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田有萬井出車則有千乘焉其在車者有弓持矛有朱英以為之飾[illegible]有綠縢以為之約矛必有二刊擊利也弓必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雖千乘而徒則三萬焉其為徒者首戴于胄有文貝以為之飾且以[illegible]有朱綅以為之綴合進退之間增增乎其眾盛也六徒之盛又如此以是[illegible]彼戎狄[illegible]懲彼荊舒[illegible]莫敢當其鋒矛武功之盛如此則所以格[illegible]者不止于兵眾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illegible]壽而復富壽又必黃髮台背之徵又得老臣之[illegible]相與引[illegible]以共成平化[illegible]又不徒昌而熾也且昌而益大壽而不徒壽而[illegible]也且既耆而又必為艾又必萬有千歲而極其[illegible]年之久不但享[illegible]有之

[illegible]

[illegible]公車六[illegible]皆出師之事有田必有車[illegible]千乘有車必有徒節車雖千乘而行師之際止用徒三萬車千乘[illegible]訓也從三萬者舉[illegible]數也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從皆在車者[illegible]有矛則朱英以飾之車左有弓則綠縢以約之矛必夾而[illegible]弓必以車備折壞也此[illegible]其徒之冑則以貝飾之[illegible]

[illegible]

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公車千乘**，去聲，叶神陵反。**朱英綠縢**，**二矛重弓**。[illegible]

**公徒三萬**，叶姑弘反。**貝冑朱綅**，音纖，叶息稜反。**烝徒增增**。[illegible]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illegible]**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叶申[illegible]**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

却其兵也懲者我伐彼已艾之而創其背叛所作未然者則莫我敢
承以上美公之武功俾爾昌以下則因其有是功而祝以福壽昌熾
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宜是年宜之宜萬從來之日尚
多也黃髮台背試君得有壽之徵也
此何要無非上昌而大有富壽之福極于無疆眉壽以老言艾以養
言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遠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有
害則壽考且寧矣末段見保武功于不窮意

六章○不特此也泰山岩岩魯國之鎮龜蒙二山為魯國之奄有
夫固全吾固有之形勢矣然使止于是焉非所以昭我侯開擴之功也
安得遂荒大東以至近海之邦及彼淮夷之遠邈其來同之而凡是
海邦淮夷也莫不懾受而率從則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所服之非
魯侯之功其誰功哉

此與下章皆以舊訓言詞專以魯土字為說蓋洪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保
東方為邦土常之意夫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淮夷乃于東淮夷
連屬於南皆未有者遂荒以下乃為開擴之詞來同率從
無違逆尊奉從總承大東以下未何諸事魯侯兼文德武功兩者其
懷遠也是修文之功也其發奮征伐之功也

七章○不特此也我魯保有鳧之山繹之山徐宅之東南保有繹之山鎮乎
鄰之南吳夫固保吾固有之山川矣然使止于是焉未足以遂我侯啟
毅之志也安得遂荒徐土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之邦凡有
也海邦也淮夷蠻貊也南夷也莫不率從以歸吾之化莫敢不諾以聽

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詩得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泰山巖巖叶魚咸反魯邦所詹叶之廉反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吾□之若謂上世之所未服者今既有以服之矣魯侯之心不是若哉是謂魯之幅其洋有如此者所謂啓公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第非[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鳧繹以下有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連屬于南皆本非魯境以下亦與魯之兩疆不容從二國鳧繹徐宅以其下率是若心向依宅而成其國命令之所敷者雖不使之來而順之[illegible]魯之屬也今其之頌而時公守思之盡此有不然者乎

八章○天賜[illegible]如此天之[illegible]有何如我侯當效於郊矣故天賜之純之嘏為純嘏維何蓋周公分封其土宇亦廣矣今賜我侯常務得之許侯此東方之魯役常見侵于齊許常見侵于鄭今則齊人歸常鄭人歸許兼常許而皆之以復周公之舊宇焉以一身則獲乎燕安喜樂之休以[illegible]家則得乎令妻壽母之慶在朝廷則宜見大夫庶士而咸得其歡心在邦國則四方如故使地以復而邦國亦常有矣自身以及家自朝廷以及邦國我侯皆享其盛焉受祉亦既多矣猶未也又錫之以黃髮兒齒之壽以保此多祉于未艾焉所謂純嘏者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非吾人之深願乎

此申言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而下皆純嘏之寵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也錫壽一句重眉壽上保魯是保也條常許是復固有常見侵于齊者許常見侵于鄭者常許皆周公之宇居字正見復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之福[illegible]皆歸公受其女[illegible]曰眉宴其時風如故日成[illegible][illegible]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叶奴各反）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叶上止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

有包侵地在內既多何不上起以大約言閟宮續土之後受祉如此
而又有壽以享此福所以爲綿綿也
末章○承上廟後僖公人頌禱于公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
何如彼徂來之上有松新甫之上有柏皆材可以爲宮廟之用者由
是或斷之刀斧以成其材或度之繩墨以齊其宜尋以度其長尺以度
其短以松桷則有舃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安而新廟之成也奕奕然
其僖規矣是果誰作之歟乃奚斯主其事于上而一時奔走之勤者程
之課以重其事者則奚斯之力也是以体制深長而孔曼觀而宏大而
且碩所謂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者此矣然民不是若于萬周公創業而
有功于公守成而有德皆萬民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
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矣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悉我公尊祖
追遠之心而實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此我侯所以爲可頌也
此正詩言修廟之事與前閟宮相應斷是截于所生之地度是
量于工作之處度其長則爲尋度其短則爲尺之俱作廟之材松桷之
大以見其他材木無節寢之大以見一廟之規制總承看
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其比以大象戲正言奚斯不必亂只重新
君子恩所寄作詩教誨指令也屬功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功以能
也曼以廟連比有碩以廟底大言打練文亡說即路寢正閟個實枚
也閟公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感慰然其神有所安而順
民心者實在僖公耳○奚斯魯大夫
附遜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
毛鄭以閟宮爲姜嫄廟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爲閔公廟者尤非也

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
有常有也見閟宮洛東生錮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入聲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有舃音昔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

商頌大意

契爲舜司徒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然考之正考父益佐戴公時得商頌十二篇孔子殷人也亦周民也編詩亡其七雖周用六代之樂而寡七僅存商誰謂微亡之後盡無徵也刪詩正樂謗比先民孔子蓋正考甫七世孫云○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止存其五國語閔馬父之言蓋如此乃太史公謂宋襄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此本韓詩說也今觀頌詩大子之事非宋所得有且其詞古典不似周末之文恐韓詩太史公之言未必然

那與全旨○通詩總重聲樂格祖敵亦即在樂上見末二節只推言祭

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二句

商頌四之五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首節○此祀成湯之樂也曰禮莫重于祭、、莫先于樂我商人之祀先尚其聲矣果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見之猗與商人之樂其多矣乎但見樂之小者有鞉用以節樂也置我鞉鼓之小者無不備矣樂之大者有鼓用以統樂也置我鼓爲樂之大者無不備矣由是湯孫其奏鼓簡簡而和大雖牲牢未迎臭味未究而和平所感已有以樂烈祖之神矣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此見樂盛於將祭時也那與之歎總於前三章意謂鞉鼓樂所由成故先言之非是一以例其餘之說奏鼓七字兼鞉鼓言簡簡與奏相承是一時事與猗倚乃奏意同衎烈祖只是用樂以樂之未說到烈祖樂也

二節○迎天迎牲之後方祭之始爲湯孫者復奏是樂以格于祖考而惟有求於祖考者得而見之使湯孫所思者已見其人之成而心由以安也其綏我以思成者於祭所奏之一樂何如但見其鞉鼓也則淵淵而深遠有其管也則嘒嘒而清亮是樂之在堂下者既和矣而彼此之相濟也且平而高下之適均也雖堂上之玉磬其聲之和平不相雜依於堂上者有以依之而無乖戾衎衎之處矣於赫哉湯孫也穆穆然厥聲之美誠足以昭一時功德之盛而衎烈祖之神矣思成之綏豈不有由然哉是方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此言當祭而樂之盛也奏假是三闋之後臭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於烈祖便有思成意在思成是未祭欲思而見之既祭而若有形聲可接則是我所思者成也重在綏字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淵淵之深長嘒嘒之清亮總是和平處此其和平一依堂上玉磬之

猗音醫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

和平而無乖戾也鞉鼓四句即謂上奏假之樂此便是穆穆厥聲下只提出湯孫以歸美主祭者作樂以象功昭德而湯孫內則有嘆其功德于湯有光意穆穆字與周頌天子穆穆意同謂其深微之意溢于行声之表

三節○追夫九獻之後曰鏞曰鼓交作于堂斁然而其盛文舞武舞畢陳于庭奕然而有序斯時也豈但烈祖之神欣然來享哉雖庶夏之后爲我商之嘉客者亦且接于声音之盛心志释于和平之氣亦莫不勸其恭懌之念焉是祭畢而商樂之盛又如此

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鏞鼓雖作即鏞鼓迭作事奔既舞而舞列之也須要見九獻告成声容尤盛意亦不虛懌亦字最有含蓄嘉客亦悅而樂之足以行祖益可知矣然此句其輕只帶言之蓋此章作樂重樂烈祖也

四節○夫作樂奉祭而神人胥格其義自今始耶我聞自古在昔之時先民已有行之者故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而莫不溫恭自持無一時之敢慢自迎牲以至送尸事雖有彼此而莫不執事有恪無一事之敢忽凡若此者盖以極一念之精誠以盡感通之道矣今日之祭敢忘古人之敬乎

此節提出先民以見古來作樂奉祭精誠相感實有此事非虛埃待非謂上文但言樂此復引先民以見當敬也況行烈祖綏思成敬意已在祭上面發先民泛言古人不指商先祖說溫恭指溫溫其恭也有恪正是溫恭處自三閑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

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斁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言皆悅懌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

[illegible]

之烝嘗乎我烝嘗[illegible]其人[illegible]雖望其我[illegible]而今[illegible]
湯孫之將也以湯之孫[illegible]之祭精神相感[illegible]盡氣相感[illegible]不
庶幾其顧之哉
此以穆穆之而欲其鑒其顧予有與祭者[illegible]一氣流通不爲
非顧之謂[illegible]一心精[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衆[illegible]成心猶不敢必者
非[illegible]是[illegible]其顧也

烈祖全首○通首以首節爲主推本先祖以見樂祭之非中二節詳言
享祭饗禮之事而先祖之所以來饗先王之享之也
首節○此亦祀成湯之樂也以祀典國所當後而所以修者非子孫能
自致也必有所自乎嗟嗟我之烈祖也自湯德聖武何如其烈
也但見以穆天之命[illegible]格天之大業有秩有秩已然
中錫于無疆是以及爾今王之所命得以申錫之休壽當之福而
修祀事以承烈祖之也
此重湯德[illegible]祜字似要照湯以上德業來說祜不斷以
富貴言今天命人心於嘗[illegible]時偕無疆正應有秩有秩我衎序
按顧[illegible]也[illegible]自然無[illegible]事見誠工擧主祭之辭斷所指今王之承
業言而修祀亦在其內言流慶無窮令方始乎爾所而其後正未艾
也下二節似承及爾斯所說
二節○既我祀如何方乎廟饗爾而祀禮行有清酤則既載而在尊
斯時也樂戲之餘而誠以達神以格焉既賚我以思成之福而[illegible]處
聲容宛乎若有見聞亦必有和羹也則既戒而備之矣既和平而味

詩經[illegible]疑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音戶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既載清酤**叶侯五反 **賚我思成**叶音常 **亦有和羹**叶音郎 **既戒既平**叶音旁 **鬷假**奏假音格 **無言**叶音昂 **時靡有爭**叶音章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酤酒

亦謂其進退有度以格乎祖也則肅敬之至無譁言無紛爭則又
綏我以眉壽之黃耇而福小保于無疆矣凡若此者豈非先祖之
所及乎
只以忘物無盡乎也飲酌然福上見先祖所及意不必如舊說以齊
衛和羹作去反着先祖小有被酌時亦已就了但其序先進而後進
羹時宗亦宗相呼應據是以特書此因何可是乎誠以對越與承
接從假一句收起乾進和羹胙之樽也不命譁而失禮只無
言不爭乾而越嚴目肅乎無罷總承此壽黃耇二項求要歸結福之
福所及也
三節○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而來祭所乘有車
也則約軝錯衡治其制也有馬也則八鸞鶬鶬比聲其容也由是以
格以享于烈祖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是我之受命也已廣
大矣而天之下我又降之以豐年之慶使有黍稷穰穰之多而所以備
和羹酒醴者又有所資也既得人心以助祭又得豐年以備祭是以奉
祭之餘格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饗而降之以無疆之福矣凡
若此者又豈非先祖之所及哉
上文已完祭則此篇事矣此復說其得天人之正是反說所以
來降神曰假獻神曰享節載清酤進和羹之事就一以字繳成諸侯
言受與天字作起應命與天降因爲溥字載加發出爲將受命溥將承
上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蓋將人與天平對看來之多自遍天下言不
單指王畿求格求饗總承天人齊包要歸本先祖所以樂祀典又焉
祀典以承天順成以錫無疆無疆之福及下

戒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
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亦
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
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
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無言無爭肅
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
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軝**音祈**錯衡**叶戶
郎反**八鸞鶬鶬**音**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叶資
良反**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叶虛良反**降福**
**無疆**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
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
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
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今黃耇無疆今上之福又于後世言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

末節○然是承嘗之祭固賴先祖以行而烈祖在天之靈猶未敢必其顧我也尚其顧予之承嘗哉此承嘗乃湯孫之所奉而以湯之孫奉湯之祀則一氣之感通無疑其顧予之來矣試酒進奠而賚思成綏眉壽得天得人而又降福無疆寧非孝誠所格哉

玩上文先祖是享來假來饗處無多敘又丁寧之辭嘗即上蒸酤進饗得人得天等事頌予二句與前所補綃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處重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得來者也。

玄鳥全旨頌商之業開于契成于湯中興于武丁而實皆天之命也此詩宜以天命一句及武丁孫子二句總束而中間照緊任發命字

首節○此亦祭祀宗廟之樂曰我商之孫子今日固衍其盛矣而生商之始則開之由天命玄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契于是敷五教克擧司徒之職遂受封于商而宅此殷土之芒芒也是我商人之生實始于此我商之王業今日固克底成矣而創業之始則追之溯古昔上帝以湯備聖武之德可以作天下君也乃命之長此萬邦而造四方之封域焉我商之業寔造于此矣

此原商人受命之異而及王業之成契與湯並重月令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郊禖月天命又曰降尊之之神之也契命契敷五教故契受封即而啟我土亦見開基之有武湯武字不可輕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也正域是除殘暴立

詩經[illegible]註上下[illegible]

之將。說見前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

紀禘嘗四方兼人土言○簡狄帝母有娀氏長女爲帝嚳次妃祀于
高禖而生契。

二節○夫湯既肇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于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于我乎奄有蓋已盡四海而版圖之矣是商之元后受命者也何其堅固而不危殆乎惟湯之受命不殆則有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不獨再傳而太甲太戊又傳而祖乙盤庚已也故今武丁孫子猶賴餘福以建中興人心土宇無改昔焉

方命厥后承上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曰先后不殆言固也以武丁對先君言曰孫子○武丁廟號高宗小乙子

武丁三節○以武丁之事言之彼湯受天命而肇域昭湯常以武爲號矣今武丁孫子襲武王之徽號承乃祖之餘行古乎則是一武任之而有餘再造殷邦萬機總之而自裕其武王之德無所不勝焉惟其德之上繼乎先故其業亦不墜于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修而四方諸侯莫不建龍旂之十乘奉黍稷以助祭祀之方於厥后之日猶故也而以土宇言之但見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視奄有九有之日猶故也

此二節宜連看以武丁二句貫雖不勝就內修言撥亂反正言此正是嘆其德處不在號上說亦不在繼代上說旂二句與下句見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邦畿三句亦重來句見心無異于奄有九有當從行云云地所廣極乎四海正見天下一統龍旂二句要見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大糦**音熾**是承**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

以武德保爵人心上下商頌以武德發商之字
來命の古人心上與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其祿也今人心不改四海來格及邦亡之象古守邦故商頌山四嶽皆大河之統則是湯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商頌有武丁以武德而受命于終其受命事無不宜商命之所在湯之所在有祿不于此而是荷乎苦知人心承無還散之心[illegible]天祿有將之福所以荷天之休百祿是遒荷天之寵百祿是總[illegible]用能皆[illegible]所格所謂武丁孫子尤賴其福者此也[illegible]歌之際湯已于前[illegible]
四海二句即上[illegible]人心不改[illegible]句即上節城何節是止地如故殷受命于湯上受命[illegible]在武德上說係成守須先提湯而說致武丁不宜遠遙亦不須頂契來以未嘗受命也百祿是荷即帶命上說命之所在福祿之所在誥不外人心土地二項。
寔發命何の商之義歸于[illegible]湯于祖土成于湯而佐湯者則伊尹也故十六章敬[illegible]以湯受命之事未一章言伊尹佐命之功
首章の首[illegible]詩人知我商王業之成以為本于天命之降[illegible]其世德之[illegible]我商濬哲之君世世有之商而作后而承其受天之命[illegible]于湯有受命之符焉見也矣奈當大洪水茫茫之商作禹水[illegible]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疆商內之幅隕由以廣[illegible]之時有娀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曰契使為司徒敬敷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乎此矣其受命之長如何詳此此言商世德之深而受命之久也二句分首二句是全詩之綱大主聰明睿智之謂[illegible]曰濬明睿曰哲惟濬可以流天下之幾而

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圓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玄王桓撥**。撥必末反 **受小國是達**。達叶他悅反 **受大國是**

不遠惟其可以見天下之難而不遲也有若上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長發何以為商頌何來德無一世不盛則而無一世不顯洪水以下正往商之際洪水四方其前者其時以後有城求不數十方音數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地幅隕既長水外大國以來大國不與中國相聞今俗水患既除則中外合一無所限而幅隕始廣大生商號封國音即是契土地通於外而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立子言生商人此言帝立商言遠有娀一國之任已開其一之基所以爲祥也

二章○以辨之遠商者言之惟我玄王其相撥之不廣致之任其受小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其受大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爲其樂發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皆率祖撥之成而致嚴于倫數之間謹守其率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于規矩之外見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遂乃其民皆聽以應之自小大之國而無不達爲玄王以明德而基命者如此傳至相土之嗣侯服其武德所著烈七而顯盛是以諸侯向歸之雖海外莫不截然而整齊矣相土以明德而保命者如此

言商受命始于契而大于湯相土五句分界相土平存正見世七有商皆之器玄王五句俱要緊根數為敎下語相撥是撥于德治在德上說撥亂撥洪水之大心撥爲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正也相撥以湯其相土然不徒以撥亂人心而教之也文治數教四方則小大之國皆所受也適是化而其達耳從撥亂適達達則將行[illegible]

[illegible]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帝命不違，至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叶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

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者涵泳乎伊尹有神之意此正伊尹遺既發二字映相撥烈已弟其相撥徂自德之光顯言相土承契之後入長王宮由領諸侯而剛斷英武乃濬哲發越者然也有截已然向化不敢背其約束非謂有天下也玄王相土皆以濬哲之君而衍其祚所以啓成湯之興王也

三章○夫玄王以至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違而去之故延至成湯之進進膺天命之會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湯但見聖敬之修又日躋升以至名格于天久而不懈一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少間若是以天篤其眷命之作民君師以為法于九州而表正乎萬邦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也如此

也湯聖敬其時而敬極其至所以有天下也帝命不違即是昇之既發相土之君截見之曰齊曰不違見天命人事合之妙不是亦說相土見之敬乃湯一生學問故上加一率字見成地位言日躋非湯竟日不必以心上辦凡人心念則懈其日躋敬則覺其日升此乃格天處也本下文敕故以帝從此自昭格有與天心合一之意玄齊昭假昭假是敬已敬不息下罪心即是上帝是祇昭假湯帝上帝偏至聖敬三何遲說下式九圍是建極之意如天作天下之君師而為臣民所法式此湯以德受命之顯也

四章○然成湯以德受命之意何如彼九圍小大之國固有求賜者矣湯則受小國大國之球而為下國之綴旒是既有以荷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乎湯哉蓋其以日躋之敬而見於敷政也緩急得宜不失之競而亦不失之絿剛柔相濟不失之剛而亦不失之柔惟優優然寬裕

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音贅**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音囚○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綴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音尨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居勇反**敷奏其勇**叶丑勇反**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音赧**不竦**叶息勇反**百祿是總**○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

而得中正之道焉敬德之見于敷政者如此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
荷天之休百祿是遒也
五章○不特此也九圍大小之國固有來貢者矣湯則受小大之共而
爲下國之駿厖是旣有以荷天之寵矣然豈湯之有求于天哉蓋其以
日躋之敬而見于奏勇也仁以弔民不震動以懾乎人義以伐罪不戁
竦以畏乎已神武不殺而爲時雨之師焉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
以天下而貢一人所以荷天之寵而百祿于是總矣
此二章總是以聖敬之武德之詳上章言政事下章言武功各二句
分行政與奏勇俱自朝宜先事綏懷以一人而斷諸侯謂謝謂祥
能來歸以一人而自荷諸侯謂之執往但祀典自天休天寵而
祿亦于此意凡爲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苛子必爲柔以安
于不爲偏非中道湯則一無所者而惟寬柔優游以敷之此敬德之
見于處奏勇之言平日行師如此不震動不戁竦即所謂無武
無慮之道湯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何能不震動戁竦蓋
聖人行師難以臣伐君人情所駭彼直爲然無奈無咎不疑不阻有
何可謂何退縮此敬德之一頓宕處
六章○夫湯受命之質如此而當時伐夏之事何如惟此武王上承天命
恭行天討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但見無敵之威如火烈已東征西怨南
征北怨無敢當其鋒而遏之者哉本之苞與旁生之三蘖皆莫得以
遂其惡莫得以達其志而九有截然歸附所謂武九圍者于此而懾大
小國之共球于此而受矣然湯豈有利天下之心哉觀其行師之序初
戎韋次戎顧又次而伐昆吾蓋以三蘖以漸而除然後桀知攻圍則猶



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
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
詩作駿驪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武王
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音遏叶何葛反**苞有三蘖**叶五割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旣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木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旣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

言以義之征其不可□不得已而代夏桀
矣此成湯所以受命而放之事也
此正役兵而行天下討伐韋顧昆吾行天討與將出師者不同
有虔二字正有以家教而奉天伐暴不敢使一毫罪人不得也
如火二句正根有虔說全是以誠懼為殲故氣壯敵壺如此
莫遂不得其志莫達不得行其志從容致遠一氣直下三蘖既滅
則小國懷大國畏雖有行未必有所行者故曰有截不必
說到受明命其餘而除其本同是行師次序然亦須發出供狀倒
隨意方見成湯心事
末章言天受命雖在于成湯而佐命實在于伊尹之力焉昔商在中葉
之時為國家衰弱之際延至于湯出為撥亂反正天而制國之艱備賢仁
聖賢而奮武昭布允為一代興王之天子也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以
為之佐于是尹而任之實其官為阿衡而伊尹以取平焉而佛
士也其坐其左右之力以輔商王是所以救夾奚代殷民者
皆有所賴而尹之力蓋居多矣以為國爾是之相而尹亦為佐命
之元勲也今日大祫之祭以之配食誰曰不宜
此章專要依其言湯之任賢見以建治中彰見成湯未興以前昔
宸謂國勢不定業人情不安全為憂失其道今人危異語此不是
商中葉元也天子只是應期有之期備賢人之德未完到致政暴苛
上降言為天子降之卿佐之詞受天以何備衡平世伊尹湯所倚依
而取平救以為言名官于以敵政教制民度救民也用是字應降
字上字輔其天下寔字來相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子。叶獎里反 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音叶 又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湯之世中
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
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
阿衡伊尹
官號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
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
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
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
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
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
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

附考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曾孫也以寵有施多財力能伸鐵索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以妹喜寵之所言皆從爲瓊宮象廊瑤臺玉牀日與妹喜游爲酒池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湯待伊尹于桀伊尹醜其夏德不能下之時天兩日並出夏桀有夏宮存亦伊尹歸湯泰山崩川竭日出大泉地不可將總伊尹佐湯誅桀放之南巢三年死于亭山湯乃踐天子之位封夏之後以奉禹祀○伊尹名摯力牧之後以行佐氏生于空桑後居伊水故以爲氏耕於有莘湯進于下氏之聘殷樂邦聘之遂去夏歸湯後湯使官阿衡將大事尹言于湯遂作金鏡報湯有典于四方以聘佐天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子太甲嗣立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德不悉乎阿衡乃放之于桐宮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遂復收歸亦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塚七里太戊時其子伊陟爲相

殷武全旨○通詩總作詩高宗中興所以將廟而世祀之意伐楚是中興功業與民是中興根本

首章○此祀高宗之樂也曰我商宗際商道式微荊楚僭亂乃撻然用武而奮發之冒入險阻之區以致其夷散之衆使之變爲有所與而遂遂由是荊楚之地無不蕩平而截然齊一矣若此者豈皆我湯孫之撻亂反正之功有以弘先哲而裕後之烈者也而非高宗之振起而剪于已墜業不能如是哉



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音抔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音低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叶辰羊反○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

總是敘其伐楚之事以歸其功也首二句相連重在曰捷曰和言其果術神速兵不留行一豪波曰深入之後國勢漸弱棄莫能取者稍著一國仍始當之□□□□□不振矣故詩人頌武丁不稱其恭默思道而惟張其神武也○八三句一直說下荊楚據江淮之險扼巴蜀之咽方敢為鼓□氷為逆所恃者此阻耳今直抵其地而入之則在我之奪有必先之心在彼□須無逃之所雖有險阻不足恃矣哀旅衍捋來獻□之□所謂服則舍之也末何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上承湯業下垂後裔耳

二章○夫既以威克之遂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荊楚敢于是而構亂昔蓋恃不之遠可以自固不服也不知不之居鄉遠亦在吾國之南耳猶不聞昔有成湯之世自彼氐羌之遠莫敢不來享而輸其貢獻之誠莫敢不來王而修其世見之禮且曰此乃湯之常禮吾亦修其常禮而已夫氐羌且然況爾荊楚其視氐羌之遠何如而敢不至哉

此因荊楚既服乃以義而責之也○一何分獨舉氐羌為最遠者以責之乎蓋是雖方物職貢也王則覲□備世見也曰商是常作氐羌自言事商之禮常如此見其心服之至也末見氐羌且然以荊楚乎哉

三章○荊楚既平諸侯自服但見四方諸侯凡奉天命而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以歲時之事來至于商以新王之不謹其心者皆曰為君守國而土地既無則禍謫之及然無以自免也夫我盡力稼穡不敢少懈國不敢自以為功然庶幾得以免咎焉亦幸矣不知果可無禍否耶其諸侯畏服何如哉

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見汝荊楚曷敢不至哉○**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謫**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天命降監**監叶□**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商邑翼翼**

此言荊楚既平而諸侯來服也○殷武本命曰天子然明王奉天道以建邦故曰天命尚積聚以盡多辟耳歲事朝覲會同之類稼穡只是歲事中之最重者匪解指自耕省斂有禍適罰讓與黜也勿予禍適是多辟心口自付語有禀上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四章○夫荊楚平諸侯服中興之功偉矣而所以致此者以高宗之能敬天而畏民耳蓋天命降監不在乎他而在乎民之聰明下民有嚴而可畏矣我高宗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賞也必合民心而後賞之不徇私喜而至于僭凡有刑也必合民心而後刑之不徇私怒而至于濫也有觀乎僭濫惟恐有一毫之僭濫以獲戾于民而不敢怠遑焉夫畏民則畏天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先復舊物平翦楚服諸侯大建其福以振中興之業也

此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民之視聽即是天監不得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威也有嚴只說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總是敬畏民不僭以賞言不濫以刑言不僭濫處就是不怠遑處若一念怠遑便徇僭濫矣不必推深一層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以畏天此武丁恭默思道處書稱高宗始終一德嘉靖殷邦如此命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操賞罰之權意切毋封創作大邦與稱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

五章○此當時中興之盛何如但見內修外攘德威並著休徵正而廷尊商邑之氣象始尊矣其聲靈赫濯四方之遠于是乎取正故於是今遵行不悖不有以為四方之表範乎故其衛之風…中…

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音卓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賦也景山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濯乎其光明是中興之盛有如此者然豈特一時然哉又獲乎壽考之祥且有安寧之慶凡所以紀綱四方者胎謀燕翼者皆得而保綏之于以保我後生使得以共戴上之德而歸結尊榮之蘊蓄而承享永久安長治之福焉此非我高宗中興之澤哉

此正中興之盛商邑二句承上建極來翼之政教清明國勢改觀極不止四方歸往是環向取正意歟厥靈根此二句說賞一用而天下稱仁刑一用而天下稱武是賞之赫赫處賞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服是靈之濯濯處此皆高宗挺然奮武時尊服中外之勢見有此一番氣象者以道化積久言且寧以精神不倦言後生時王自謂對高宗曰後生以子孫根本盤

末章○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于以陟彼景山以取松柏之丸丸也斷之于景山之中遷之于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斷之以斧斤而又截之以刀鋸以松柏則有梴而長以旅楹則有閑而大而百世不遷之寢廟于是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報德報功萬代如見無有能毀之高宗之神不知是而孔安乎夫高宗有功德于中興之時而我後人極聲歌于始廟之日者建不世之功者自當隆百世之報也吾以知商之世德與商之所以王矣

此言作廟以奉高宗神主于廟而祀之景山二句是材木之美是斷四句是制度之宏桷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弘深可知寢成孔安就後人安高宗之神說祔主于廟使神于此親享盡而不遷禮以義起者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要知此立廟乃在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之時以中興功高故特建其廟而祀之非如崩祔廟之日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劉安成曰此詩與閟宮全篇大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爲頌僖公修廟而作殷武爲頌武丁時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淮夷享福祿皆未然之辭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荊楚享福壽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附考高宗武丁廟號高宗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德以達于神明及即位元祀宅憂甘盤爲相三祀既免喪高宗亦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說于傅巖之野立爲相高宗錫劇名曰說肜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高宗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三祀遠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三十四祀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高宗不敢荒寧修德行政天下咸歡殷道復興